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人形飞弹

 **eBOOK**
网络资源 中国版

人形飞弹

倪匡木兰花系列

在木兰花丧失目力的那一段时间内，消息并未曾传出去，知道这件事的人并不多，但木兰花的视力，在第一流的专家悉心医治之下，已渐渐恢复之际，木兰花在世界各地的朋友，都知道了这件事，是以接连几天，木兰花收到了许多书信、电报、电话，都是邀她前去休养的。

木兰花本来是不想离开本市的，但是各方面朋友的好意，她却又不能推却，有的朋友甚至要远从瑞士飞来，接她去休息。

木兰花心知自己留在本市的话，在接下来的几天中，一定会有更多的人前来，但是她必需要静养，是以她一定要拣一个地方避开前来探望她的人们。

那一天晚上，木兰花、穆秀珍和安妮王人二起坐在餐桌之旁。木兰花的视力，其实是还未曾完全复原的。

所以，木兰花家中的灯光，完全换过，变得十分柔和，平常人或者会觉得暗些，但是，对木兰花来说却是适合的，因为她的眼睛经不起强光的刺激。

在桌上，放着十几封信，穆秀珍只拿起一封，又放下一封，像是决不定应该选择其中的哪一封才最适合。

木兰花则闭着眼在养神，穆秀珍终于拿起其中一个信封来，道：“兰花姐，我看到纽西兰去不错，那里一直被形容为人间天堂！”

安妮立时拍手道：“是啊，我们顺道还可以游玩一下南太平洋上的那些岛屿，那些岛屿，是世上最美丽的地方了！”

可是木兰花卸缓缓地摇了摇头，道：“请我们去的人，是当地的大商人，到了那里，应酬一定更多，烦死了。”

穆秀珍叹了一口气，放下了那封信，道：“兰花姐，我们已足足花了两小时了，拣来拣去，都没有结果，究竟你想到什么地方去呢？”

木兰花笑了起来，道：“我也决定不下。”

安妮忽然道：“我有办法了，我每遇上解决不了的事情，我就抽签，我们何不让兰花姐闭着眼睛，在这许多信中，拣上一封？她拣中什么人的来信，就算是接受了什么人的邀请，我们就到那地方去，这样可好么？”

木兰花笑道：“这倒是好主意，安妮，你将信封叠起来让我抽上一封。”

安妮将十几封信，叠在一起，整顿齐了，来回掉动了几次，穆秀珍双手合什，低声道：“上帝保佑，别拣到一个人迹不到的去处！”

安妮将叠好的信封，送到了木兰花的面前，木兰花闭上了眼睛，手指在信封的边缘上轻轻地碰着，终于，她指尖挟住了一个信封，将之抽了出来。

“是什么地方？”心急的穆秀珍立时问。

木兰花睁开了眼来，笑道：“是日本！”

“日本！”穆秀珍耸了耸肩，“也好，请我们前去的是什么人？在日本，我们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朋友啊！”

木兰花将信递给了安妮，安妮取出了信纸来，看了一眼，立时抬起头

来，道：“是一个叫作大庭龙男的人。”

木兰花怔了一怔，道：“大庭龙男？”

“大庭龙男？”穆秀珍也立时惊讶地反问，“那是什么人？怎么我从来也未曾听到过这个名字？兰花姐，他是谁？”

木兰花并不出声，她仍然闭着看眼睛，但是从她脸上的神情，可以看到她正在凝思，穆秀珍已站了起来，一伸手，在安妮的手中，抢过了那封信来，大声念道：“兰花师姐，我们虽然从来未曾见过面——兰花姐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啊？他是你的师弟吗？”

木兰花道：“是的，他是我空手道和柔道的授业恩师儿岛强介的弟子。我听得师父说超过他，但是即未曾见过他，听我师父说，他在负责一项十分秘密的工作，他工作的单位，对外是不公开的，他还嘱咐我就算见到了他，也不可以问他。”

穆秀珍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

“他信中怎么说，你念下去。”

“好，”穆秀珍继续念道：“我们虽然从来未曾见过面，但是你的英勇事迹，一直是我所钦佩的，我想我们应该见见面，你最近受了歹徒的伤害，一定非常需要休养，我在琵琶湖的南岸，有一个小小的庭园，那庭园的四周围，全是参天古木，十分幽静，而琵琶湖的湖水又是世界上最清澈的，在琵琶湖上泛舟，实在是松弛神经的最好去处。兰花师姐，或许你会以为我们未曾见过面，而不肯贸然前来，那我实在太失望了。”

穆秀珍念到了这里，摊了摊手，道：“看来，那倒是一个好地方，琵琶湖不是日本最大的湖，和最著名的风景区么？”

“是的，”木兰花缓缓地说，“在京都附近，其实，它是在滋贺县的中央，儿岛师父就是在琵琶湖授业的，这封信唤起我的回忆了。”

“还有哩！”穆秀珍继续念，“如果你决定来的话，请打电报通知东京防卫厅，我将在羽田机场接你们，你们一定会有一个十分满意的休息的。”

“兰花姐，这个大庭龙男，是在防卫厅做事的吗？”

“我不很清楚，只知道是秘密工作，我从来也未曾见过他”木兰花犹豫了一下。

穆秀珍忙道：“那我们拣过第二处好了。”

“不！”木兰花却立时回答，“既然恰好抽到了这封信，自然应该接受他的邀请。秀珍，你去打电报，安妮，去收拾东西！”

“好啊！”安妮叫了起来，将其余十来封信，一起抛上了天空，任由它们落下来，跌在地上，她控制着轮椅，转了开去。

穆秀珍已经向门外冲去，不一会，便听到了汽车发动的声音。木兰花仍然闭着眼，在她的眼前，已浮起了明媚的琵琶湖景色来。

琵琶湖的确是极其美丽的，到琵琶湖畔去休养，本来也是再好不过的事情，但是木兰花这时，即另有所思！

她想的是：为什么多年不通音讯的、从来未曾谋面的师弟，会写信来邀自己前去休养呢？难道真的只是为了想和自己见见面？

儿岛师父一直只说大庭师弟负责的是秘密工作，却未曾说明是哪一种性质的秘密工作，是不是他邀自己前去，和他的工作有关呢？

木兰花想了一会儿，得不出什么结论来。她不禁觉得好笑，心想那一定是自己太紧张的生活，令得自己的神经变得太过敏了，或许，大庭龙男师

弟，真的只不过是想和自己见见面，那自己又何必想东想西，庸人自扰？

她笑着，走到唱机前，选了一张悠扬悦耳的唱片，又关上了灯，整个客厅都沐浴在暮色之中，木兰花在沙发上舒服地坐了下来，欣赏着音乐。

穆秀珍是一小时半之后回来的；当她回来之后，所有的手续都办好了，订下的机票是明天上午十一时起飞的，木兰花吩咐她们两人，别带太多没有用的东西，便上床休息了，虽然这时她已经可以看东西了，但是她还是依照医生的吩咐，保养视力，不敢在就寝之前看书，虽然这是她多年来的习惯。

第二天上午，她们三个人在十点钟已到了机场，云四风是先来到木兰花家中，和木兰花一起去机场的，高翔则在机场相候。

木兰花笑道：“怎么啦，我们常常独自驾着喷射机飞到西半球去的，这短短的旅程，算得了什么，还一定要来送我？”

高翔和云四风两人也笑了起来，高翔道：“我不单是来送机，而且，还有一点消息，可以供你们参考的。”

“那是什么？”木兰花十分有兴趣。

“昨天晚上，我听得穆秀珍告诉我，你们决定接受一个叫大庭龙男的日本人邀请，到日本去，我就去找这个人的资料。”

“我想你不一定找得到。”木兰花说。

“的确是，非常之难找，我通过了很多熟人和重要的机构，几乎花了整整一夜工夫，才算约略得到了一些零星的资料，兰花，你这位师弟，大概可以说是全日本最神秘的人物了，他似乎比日本天皇，还要来得重要！”

木兰花笑道：“你得到了些什么？”

高翔道：“他的工作隶属于东京防卫厅，他领导一个特别工作小组，似乎他的工作只是对他自己负责，可以不受任何约束，而他平时究竟做些什么工作，也没有人知道，只是有一次，他曾亲手捕获过两个人，那两个人是想炸毁日本第一条快速火车铁路的。”

木兰花用心听着，点了点头，道：“看来，他的工作和你的差不多。”

高翔耸着肩，道：“他比我重要得多了，因为我无法查询出他的样子来，所有的回答全是三个字：不知道！”

穆秀珍道：“这倒是一个十分有趣的人。”

“有趣是有趣，”高翔道：“正因为太有趣了，所以我想，他邀请你们前去，只怕不只是为了想请你前去休养那样简单！”

木兰花在昨天晚上，也想过同样的问题，这时高翔又提了出来，她沉吟了一下，道：“高翔，你放心，他总不致于害我们吧。”

高翔的两道浓眉，蹙得十分的紧，他道：“那我不敢说，但是，兰花，你总不能不承认，我们对这个大庭龙男，知道得实在太少了吧！”

“是的，知道得太少了。”木兰花承认。

“对一个知道得如此之少的人，是绝对不能太信任的，兰花，你说是不是？”高翔又进一步地提醒木兰花。

“我完全同意你的话。”木兰花点看头。

高翔苦笑了一下，道：“兰花，你看，你既然完全同意了我的话，那么为什么一定要去，你不能换一个地方去休养么？”

木兰花缓缓地道：“我想不能了，因为琵琶湖畔已然唤起了我的回忆，我恨不得现在就已经在平静如镜的湖水之上了。”

高翔苦笑了一下，不再说什么，只是道：“保重！”

“你也是，高翔，如果有什么特别的事情，你只消通知我，我一定赶回来的。”木兰花握耆高翔的手，柔声地说着。

这时，扩音机已经在催旅客登机了，穆秀珍推看轮椅，向闸口走去，木兰花跟在后面，高翔和云四风目送看她们三人。

等到她们三人进了闸口，云四风才道：“高翔你以为她们这次到日本去，会有什么意外的事情发生么？”

“很难说，实在很难说。”高翔答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，我们对于这个大庭龙男，知道得太少了！”

云四风叹了一口气，不再说什么，高翔看了看手表，道：“飞机快起飞了，我们也该回去了，随时联络！”

“好的！”云四风答应着。

他们两人，一起出了机场，各自登上自己的车辆，疾驰而去，当高翔和云四风的车子离开机场之际，他们都听到飞机起飞的震耳欲聋声音。

“巨型喷射机，将世界变得小了！”这是航空界人士的一句豪语。世界当然未曾有什么变化，但是时间和距离的概念，即已起了根本的变化。

只不过几小时的航程，木兰花、穆秀珍和安妮三人，便已经到了东京。仍然由穆秀珍推看安妮下飞机，她们才一下飞机，便看到有一辆大型的黑色房车，停在跑道上。一般来说，跑道上，是不容许有车辆停留看的。

但是，却也有例外的，那便是当有特别重要的人物，根本不需要经过海关，必须直接离开机场时，才会特准车子驶进来。

当她们三人看到那辆大型房车之际，她们还只当和她们同机飞来东京的，有什么要人在内，可是，当她们一下了机，本来站在车旁，两个穿黑色西服的男子，便向她们走了过来，十分有礼地道：“是木兰花、穆秀珍和安妮三位小姐么？”

“是的。”木兰花回答，同时打量看那两人。

她的心中在想，两人中哪一个是大庭龙男呢？

但是，那两人中的一个即立时道：“三位，大庭龙男先生，要我们代表他，向三位致极深的歉意，希望三位能原谅他。”

木兰花的心中暗忖，原来他们两人之中，并没有大庭龙男在！她见到两人，虽然只不过十来秒钟，但是她已经凭她敏锐的眼光，判断两人是久经训练的特工人员！她十分轻松地道：“是啊！大庭龙男先生说他会亲自来接我们的，为什么失约？”

那两人道：“临时发生了一件事，是非大庭龙男先生亲自处理不可的，是以他不能亲自来，请三位跟我们来，三位可以立时在东京近郊的住所，和他会面的。”

木兰花略为考虑了一下。

正如高翔所说，她对于大庭龙男这个人，所知的，可以说少到了极点，而他自己又不到机场来，这似乎更增加了事情的神秘。

而他这个人，也更不可捉摸了。

但是木兰花即知道，跟他们去，是没有问题的，因为如果不是政府机构的人，而且充分享有待权的话，是绝不能将车子驶进机场跑道来的！

所以她只考虑了几秒钟，便道：“好吧！”

她们一起向车子走去，穆秀珍将安妮抱进了车厢，木兰花也坐了进去，

那两人坐在车子的前面，车子立即离开了机场。

车子驶出了机场之后，仍然保持着极高的速度，经过了市区的一角，然后便一直在郊区的公路上，飞速前进。

东京对木兰花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地方，她知道车子是向郊区的一个十分高级的住宅区驶去的，住在那住宅区中的人，全是非富即贵的要人。

果然，四十分钟之后，车子已驶进了那个住宅区，而且驶进了一幢极大的花园洋房之前，停了下来。从洋房中，又走出了两个穿黑西服的人来，直趋车前，将车门打了开来，道：“三位请到屋子内去休息。”

木兰花跨了出来，听那两人的口气，他们之中，仍然没有大庭龙男在，她的心中，也不免十分不快，因为若是大庭龙男仍然未到的话，那表示他实在太没有诚意了，她有点不高兴地问道：“大庭先生呢？他在不在此处？”

那两个人十分恭敬，可是面上的神色，也十分尴尬，道：“大庭先生在五分钟之前打电话来，说他实在有要事，分不开身。”

木兰花比较沉得住气，心中虽然不满，但是却还未曾说什么。可是穆秀珍却立时嚷了起来，道：“这是什么话，又不是我们要来找他，是他自己请我们来的，为什么我们来了，他却推三阻四，不肯见人？这算什么道理？”

那四个人的神色，都极其惶恐。

他们争看道：“请别误会，三位请别误会，大庭先生说有事，那一定是他真有事，三位请原谅，请到屋中去休息！”

在那样的情形下，木兰花即不肯贸然进屋中去了。不管大庭龙男是不是真有事，他人影不见，事情未免太“巧”了一些！

她摇着头，道：“我想不必了，我们自己会去找地方休息的，只不过向你们借这辆汽车用一下，我想你们一定不会拒绝的！”

那四个人的脸上，现出了极其为难的神色来，道：“兰花小姐，如果那样的话，那我们一定会受到大庭先生的责怪——”

木兰花刚才在讲话之际，已经向穆秀珍使了一个眼色。

穆秀珍本来是想将安妮抱出车厢来的，但是她一看到了木兰花的那个眼色，便不再去抱安妮，而踏前一步，来到了前面的车门之旁。这时，木兰花不等那几个人讲完，便突然一声大喝，道：“秀珍，我们该走了。”

穆秀珍一声答应，她们两人同时拉开了车门，向车子中闪去，而穆秀珍不及坐下，便已经伸脚踏下了油门，车子猛地一跳，向前疾冲了出去！

那四个穿着黑西服的人一起惊叫起来，呼叫着向后跳了开去，车子像一头怪兽一样，冲向大门口。只听得那四个人中，有两三个人一起叫道：“关大门！”

随看他们的呼叫，两扇铁门已经缓缓地合拢。

但是穆秀珍还是使车子在大门完全合拢之前，驶了出去，只不过车头在铁门的边缘上撞了一下，将车头灯撞得粉碎。

而车子也因为那一撞，而突然向一边侧开去，幸而穆秀珍的驾驶技术，十分高超，在车子还未曾撞中围墙之际，便将车头转了过来，接着，车子发出惊人的声响，冲上了公路，以每小时八十公哩的速度，向前直冲了出去。

在车子疾冲而出之际，木兰花回头看了一下。

她看到那四个人也追了出来，在门口挥着手，他们似乎在叫些什么，但是在车子中的木兰花，当然听不到他们的叫嚷之声。

而车子是开得如此之快，转眼之间就看不见那四个人，穆秀珍十分得意，道：“兰花姐，你看，我的身手可还敏捷么？”

木兰花却皱起了眉，道：“或许他真的有事，不能接待我们，那我们这样做，未免显得太过小气一些了！”

穆秀珍撇了撇嘴，道：“是他怠慢我们在先的，可怪不得我们！”

木兰花不再说什么，过了片刻，才道：“将车子在可以雇到街车的地方停下来，我们到区去，找一家酒店住下来再说。”

安妮是第一次到东京，她感到十分兴奋，叫道：“我们到帝国饭店去！”

木兰花摇头道：“帝国饭店的房间是一定要预订的，只不过不要紧，现在并不是旅游的旺季，我想他们肯破例一次的。”

穆秀珍驶看车子，她回过头来，道：“为什么要换车子，如果大庭龙男要找我们的话，让他知道我们的行踪，又怕什么？”

木兰花也并不坚持自己的意见，因为这并不是一件十分严重的事，她道：“那也好，只不过你可得小心驾驶！”

穆秀珍扬了扬手，道：“放心！”

对东京的道路，穆秀珍不是太熟悉，但是也不致于生疏，她驶看车，驶进了千代田区，到了内幸町，绕过了半个日比谷公园，便在帝国饭店门前，停了下来。车子才一停下，立刻有两名穿着制服的侍者，走了过来，将车门打开。

穆秀珍和木兰花两人相继下了车，又将安妮抱出来，自行李箱中将摺叠的轮椅取出，让安妮坐了上去，一个侍者推着安妮，一起走了进去。

木兰花走到了柜台之前，另一个看了制服的中年人，非常有礼地鞠躬，木兰花道：“很对不起，我没有事先预订房间——”

可是她的话还未曾讲完，那中年人已经道：“我是代代木副管事，小姐，大庭龙男先生，已为小姐订下了最华丽的套房，是在敝店新馆的十楼。”

木兰花陡地一呆，这几乎是不能相信的事！

因为她们才来到帝国饭店，她们到了还不到一分钟，那么，大庭龙男是怎么知道她们会来，而替她们先订下了房间的呢？

木兰花礼貌地反问，道：“你是说——”

“大庭龙男先生为三位订下了房间。”

“那是什么时候的事？”

代代木副管事笑了起来，日本人就是那样子，看来他像是对你十分恭敬，但是他的笑容中，即又包含相当程度的狡猾。

那时的代代木副管事，就是这个样子。

他笑着，道：“小姐，大庭先生吩咐过我，别提及这一点，他在电话中有几句话留下来，我已经记了下来，小姐请过目！”

他双手将一张留言纸送了上来。纸上写的是日文，但木兰花完全可以看出，那纸上写着：“兰花师姐，我手下竟不会招待你们，十分抱歉，兹已代订下帝国饭店新馆最华丽的套户，实因身有要事，不能立时相会，抱歉之极！”

木兰花一面看那字条，一面心中在急速地转着念，在想着大庭龙男，如何会知道她会到帝国饭店来的。木兰花究竟是思想十分缜密的人，她只想了半分钟，便已经恍然明白了！

她知道，自己驾来的那辆车子，一定是有无线电示踪仪的，那样，大

庭龙男就可以知道她们是向看帝国饭店来的。

而且，大庭龙男的订房，一定是就在一两分钟之前的事情，所以代代木副管事的笑容，才会如此狡猾，而大庭龙男也要掩饰这一点！

一想明白了其中的曲折，木兰花自然也不再奇怪，她只是道：“好，请带我们上去。”

代代木副管事拍了拍手掌，几个侍者立刻走向前来，有的已经提了行李，他们一起走到了电梯的面前，升到了十楼。

大庭龙男替她们订下的套房，的确是华贵之极，安妮控制看轮椅，直来到了窗前，向外看去，只见不远处，就是树木苍翠，日本天皇的皇宫。

安妮推开了窗，深深地呼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在中心居然能吸到那么新鲜的空气，真是难得，兰花姐，我们到哪里去玩？”

木兰花已经遣走了侍者，她在沙发上坐了下来，她刚一坐下，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，木兰花拿起了电话，便听到了一个十分低沉的男人声音，道：“请木兰花小姐。”

木兰花道：“我就是。”

“噢，兰花师姐，我是大庭龙男！”那声音立时道。

“大庭师弟，我总算听到你的声音了！”木兰花回答看，她的话中，多少带有一些讥刺的意味，暗示大庭的言而无信。

大庭主时道：“师姐，我实在是逼不得已的，我想今天晚上，我一定可以和你见面的了，当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能早和你相见时，你一定会原谅我的；明天一早，我们就可以到琵琶湖去了。”

“如果你真有事的话，可以不必陪我，我倒想住在琵琶湖边、师父授业的故居，那里也十分之幽静。”

“可以，可以，我先派人去打扫整理一下。”

木兰花道：“好的，那我们晚上见。”

“晚上见！”大庭也说看。

他们两人，几乎是同时放下电话的。木兰花狡猾地笑了一下，她对大庭说“晚上见”，但是却没有说在什么地方见。

木兰花决定晚上到一个十分奇特的地方去，让大庭龙男找不到她们！她站了起来，道：“安妮，你想到什么地方去玩？”

她知道安妮的脑筋，最是稀奇古怪，安妮要去的地方，一定是古里古怪，人家都想不到的，那就正合乎她的需要了。

安妮听得木兰花那样问她，转过身来，道：“兰花姐，我说也没有用，你一定不肯依我的，还是你说吧！”

木兰花笑看，道：“不，我一定答应你。”

安妮闭上了眼睛，说道：“那么，我要去看马戏！”

“看马戏！”那的确是木兰花再也想不到的怪主意。

“怎么样，你不肯答应的，是么？”安妮有点失望。

“你错了，我们去看马戏，可是，安妮，你是怎么会有这样古怪念头的？”木兰花走向前去，抚摸着安妮的头发。

“刚才车子经过一个广场的时候，我看到的，好像是一个从欧洲来的大马戏团，有看世界知名的各种精彩节目，太好看了。”

穆秀珍笑道：“还有，可以一面看，一面不断地吃东西！只不过马戏棚中，灯光太强烈，不知道兰花姐是不是适合。”

“不要紧，我可以戴黑眼镜的。”

穆秀珍笑道：“好，我吩咐柜台去订票。”

“不，我们自己去买，稍为休息一下就去！”

安妮高兴得叫看，拍着手。

她们休息了并没有多久，便离开了房间，穆秀珍推着轮椅，在街道上慢慢地走着，六时左右，木兰花带她们到一家专卖日本食品的小店中，吃了一个饱，然后，她们又散步到了马戏团演出的空地上，买了票，进了帐幕。

一路上，木兰花都在留意看是不是有人跟踪看她们，但是即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人，她们在对号入座的位置上坐了下来，穆秀珍已买了两大卷棉花糖，和安妮两人，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，惹得不少人都对她们看。

还未曾正式上演，但是马戏帐幕中那种特有的气氛，即已经传染到了每一个人的身上，人人都是兴高采烈的。

七点半，马戏正式开演了，一群戴着彩色缤纷彩络的白马绕场疾奔，安妮使劲地拍着手，以致她的掌心也变得通红了。

精彩纷呈的节目一项接一项地表演看，时间也慢慢地在溜过去，已经是十点钟了！木兰花心中想，大庭龙男一定找不到自己了！

她满意地笑了一笑，而这时，一阵急骤的鼓声，表示有一项极精彩的节目，将要开始了，一道布幕，随着鼓声拉了开来。

在布幕之内，是一尊漆成粉红色的大炮。

那尊大炮十分之大，足有两个人高，而且口径也十分之大，足可以容得下一个人！

安妮兴奋地转过头来，道：“兰花姐，这是大炮飞人，最精彩的节目了，他们将一个人，从大炮中射出去！”

木兰花笑道：“你可别眨眼啊！”

鼓声越来越急，两个穿着古代炮兵制服的人，抬着一个小丑走了出来，那小丑的身子，直挺挺地，但是他脸上即挤出各种古怪的神情来，令人发笑。

安妮又开心地笑了起来，接着，那小丑便被塞进了炮口之中，他两双脚在炮口之外，不断地踢着，然后，只见一个人用力扯动了一根绳子，灯光射向上面，帐幕之上，已经卷起了一大块帆布，现出了一个五尺见方的大洞。

突然，鼓声静寂了，人人都屏气静息，忽然，一个炮兵拿着火炬，走近炮身，火炬向炮后碰了一碰，突然之间，“轰”地一声巨响，那小丑直飞了出去。

帐幕之中，几乎每一个人，都响起了一阵骤呼声，因为那小丑被射出来之后，整个人已从帐幕顶上的那个洞中，直飞了出去！

帐幕至少有三十尺高，那小丑直穿了出去，真难以想像，他落下地来时，会有什么样可怕的结果！而就在众人的惊呼声中，全场的灯光，突然一齐熄灭，本来灯光是如此之强烈，忽然黑了下來，在那刹间，实是什么也看不到！

但漆黑的情形，只不过几秒钟而已，接着便立时大放光明，而在大放光明之际，音乐响起，人人可以看到刚才被射出去的那个小丑，正在场中，大翻筋斗！于是，掌声、欢呼声，久久不绝，这节目实在太精彩了！

木兰花也和别的观众一样，鼓着掌。

但也就在这时，她听得身边，突然响起了一个低沉的男人声音，道：“兰花师姐，这个节目非常精彩，是不是？”

在人声喧腾中，那声音实在显得十分低沉。但是，这声音却令得木兰花陡地一怔，她一听便认出，那是电话中大庭龙男的声音。

她连忙转过头去，只见就在她的座位旁边，坐着一个男人，正在向她笑看，那男人，自然就是大庭龙男了！

她吸了一口气，但是她即也难以掩饰她的惊讶，她一时之间，又不明白何以大庭龙男会知道她在这里，而赶来与之相会的。

当然，最大的可能是他一直派有人跟踪看，如果是那样的话，那么，他派出的跟踪者，跟踪的本领，可以说是一等一的了。

木兰花立时道：“大庭师弟？”

那男子立时点了点头。

木兰花在那半分钟之间，已经将对方打量得很清楚了。

大庭龙男虽然说是她的师弟，但是年纪却在她之上，师弟和师姐的称呼，自然是根据先投入儿岛强介的门下而来的。

大庭龙男大约三十二、三岁，他有看长方形的脸，和很挺直的鼻子，而他脸上最特出的，便是他的眼睛，那一对眼睛中，充满了机智，但是都又一点也不浮滑，反倒显得十分深沉，他的左太阳穴上，有一道疤痕，好像是利刀所留下来的。

他穿着一套非常称体的西服，是以更显得他风度翩翩，木兰花和他握了握手，大庭龙男道：“兰花师姐，你比我想像中更美丽。”

木兰花微笑道：“对师姐是不可说那样的话的。”

大庭龙男笑道：“是，遵命！”

这时，安妮和穆秀珍两人，也转过了头来，木兰花道：“秀珍、安妮，这位就是我们的主人，大庭先生！”

大庭龙男站了起来，和她们两人一起握手，然后道：“我们一起看马戏，看完了马戏之后，我带你们去游夜东京！”

“游完夜东京之后呢？”安妮兴致极高。

大庭龙男摊了摊手，道：“只好休息了，第二天早上，我们就要到琵琶湖去，啊，那里简直是人间仙境！”

大庭龙男的声音，十分富于吸引的，他的神态，也绝不讨人厌，这是一个十分易与亲近的人，木兰花的心中想，而且，木兰花也知道，自己实在不必对大庭龙男怀疑什么，虽然大庭处处都在表现他的才能，例如他总知道自己是在什么地方。

木兰花问道：“你怎么知道我们在看马戏？”

大庭龙男有点抱歉地一笑，道：“我有两个助手，我派他们在保护着你，兰花师姐，你来到东京，很多人会心惊肉跳的。”

木兰花道：“我这次纯是为休养而来的。”

“是啊，可是做坏事的人，总是心虚的，他们一知道大名鼎鼎的女黑侠木兰花来了，便自然而然，会立时想到：她是来对付我的！”

“你真会说话，看来我们得快一些离开东京了，哦，你的紧急事务处理得怎样了？可以使你有空闲了么？”

大庭龙男皱了双皱眉，望向场中。

场内正在表演美女飞刀，但是大庭龙男望向场中的眼光，却显而易见，是心不在焉的，木兰花是观察力何等敏锐的人，她自然一眼便可以看出来，那件紧急事务，并不是假托的，是真有其事的，而且，这件事，现在还未曾解

决，正困扰着他！

然而，大庭龙男却道：“这件事，现在已经算是告一段落了。”

木兰花沉声道：“大庭师弟，我不知道你负责的是什么工作，而且，儿岛师父也吩咐过我，就算我们见了面，我也不要问及你工作的情形。但是我还是要说，如果你有什么疑难的话，我们可以在一起研究一下、商讨一下的。”

大庭龙男忙道：“兰花师姐，我的工作，对你来说，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，我领导一个特别工作小组，凡是军方、警方有什么茫无头绪，或是无能为力的事，都拨归我这个小组处理，你这次来，纯粹是休养，你的好意，我心领了。”

木兰花道：“我明白，你虽然心事重重，但是你不愿求助于人，是不是？可是你别忘记，我是你的兰花师姐啊！”

“是，是！”大庭龙男有点狼狈，他显然是自尊心极强的人，而木兰花虽然并没有说什么，已经使他有点敏感了。“我自然不会忘记，但是这件事虽然棘手，我想，我还可以应付得来，不致于干扰你的休养的。”

木兰花点头道：“好，那么，你若是没有时间的话——”

“我有时间，”大庭龙男立时道，“别为我担心！”

木兰花笑了笑，没有再出声。

木兰花和大庭龙男在交谈，穆秀珍和安妮两人，却没有参加，她们只是津津有味地看看各项节目，直到散了场，大庭陪看她们，一起走出了帐幕，离开了空地。门外早有一辆车等着，大庭踏前几步，一个男人迎上前来，和他低声讲了两句话。

大庭呆了一呆，像是那男人的话，十分突兀，全然出于他的意料之外，木兰花本来是紧跟在大庭身后的，这时她也站住了。

她并没有听到那男子对大庭讲了些什么，但是却听得大庭低声道：“三天！”

木兰花也不知那“三天”两字，是什么意思，她看到大庭的神色，十分惊怒，也十分惶惑，然后又听得他自言自语地低声道：“好，我们总还有三天的时间！”

木兰花如果和大庭只是客人的关系，那么，大庭已经表示过，这件困扰他的事，他可以独立应付，木兰花就不该再表示什么了。

但是，木兰花却是大庭的师姐！

是以她又道：“大庭师弟，三天的时间，如果是处理一件重大的事，那么，那并不是一段很长的时间！”

大庭龙男并没有说什么，只是苦笑了一下，他随即挥了挥手，道：“兰花师姐，我们的计划不变，我带你们去看看东京的夜色。”

木兰花缓缓地摇着头，道：“我们并不是第一次来东京，不必人带领，你既然有急事，那你完全可以不必理会我们的。”

大庭叹了一口气道：“那真是太不好意思了，你应邀前来，可是我却不能好好地招待你，唉，那真是意想不到的事情！”

木兰花只是淡淡地笑着，道：“没有什么，明天早上，我们自己会到琵琶湖边去的，你不必因之而感到歉意。”

大庭还想说什么，可是穆秀珍却已抢看道：“大庭先生，如果你有什么为难的事情，而不向而兰姐道及的话，她会不高兴的。”

木兰花忙道：“秀珍，别胡说！”

大庭握着手，道：“我知道，可是我还想先独力来处理这件事，当然到了最没有办法的时候，我一定会来求助的。”

穆秀珍是一个性格十分直率的人，她想到什么便讲什么，也不理会听到的人，会不会不好意思，这时她立即道：“哼，到时只怕迟了！”

大庭龙男既然是一个自尊心特别强烈的人，听得穆秀珍那样讲法，自然也感到格外的狼狈。他笑着道：“秀珍小姐，你或许是对的。”

木兰花忙道：“秀珍，你太低估大庭师弟了，我相信不论是什么为难的事，他一定有办法解决的，我们再见到他的时候，事情一定过去了，那时，我们听他讲起事情的经过来，才知道真正的惊险哩，我想，我们该说再见了，大庭师弟！”

大庭有点无可奈何，他和木兰花握了握手，道：“我将车子留给你们，你们可以随意吩咐司机将你们载到任何地方去。”

木兰花向他道了谢，只见大庭和另外两个人，匆匆地走了开去，不一会，便已经消失在人丛之中了，那名司机十分恭敬地站在她们三人的身边。

穆秀珍道：“兰花姐，我们上哪里去？”

木兰花想了一想，道：“如果你和安妮不反对的话，我想回酒店休息了，你们可以请这位先生陪看，再到处玩一下。”

穆秀珍忙道：“不，我们也不玩了。”

安妮也道：“好的，我们一起睡觉，明天还要到琵琶湖去呢，明天我们怎么去法？我想由公路去，沿途可以多看一些风景。”

木兰花道：“好，我们可以请这位先生送我们去！”

她一面说，一面望着那位司机。

那司机忙道：“小姐，我叫三木，别称呼我为先生，那使我不自在，明天我送你们到琵琶湖去，我知道沿途什么地方风景好。”

木兰花等三人上了车，不多久便回到了酒店。

那一晚上，她们三个人都睡得很好，只有木兰庇在午夜醒了一会，她在想：大庭龙男所遇到的困难，不知究竟是什么？

但那是全然不能猜测的事情，所以她只是略想了一想，便未曾再想下去。而她在和大庭龙男会面之后，已知道大庭在日本，实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，而因为大庭龙男是她的师弟，所以这一点，令她感到十分快慰。

第二天早上，她们就启程了，她们的目的虽是琵琶湖，但是她们来日本的目的，即只是休息，是以也并不急于赶到目的地。

她们自己有一辆车子，在离开了东京之后，看到有什么，值得游玩的地方，便停车观赏游玩，一天也赶不了多少路。

当天晚上，她们是宿在一个小镇上，小镇上的旅店，还保持看古代日本的风味，恬静而又舒适，一直到第二天下午，她们才到达了琵琶湖边、木兰花的师父儿岛强介的故居。那是一个隐在绿荫丛中的院子，清静到了使人以为不是在人间。

木兰花一到，就发现在屋子的附近，有很多人在保护着，那也就是说，她可以完全不为一切事担心，而放心地休养。

对大庭龙男这样的安排，她心中也十分感激。到达之后的第二天，穆秀珍和安妮去划船，木兰花坐在布置得非常精美的园子中，闭着眼睛，听看泉水的淙淙声，回忆看多年以前在这里学习柔道和空手道的种种情形，真是怡然自得。

人处在那样幽静的环境之中，而又全然没有心事，真是不知时间在什么情形下溜过去的，等到木兰花偶然睁开眼来时，已经是黄昏时分了！

她竟然就那样地坐看，坐了两个多小时！

木兰花自己也觉得好笑起来，她伸直了双臂，伸了一个十分舒服的懒腰，就在这时候，她听到了一阵“轧轧”的机声！

那一阵声音，可以说将大自然的美景，全然破坏了，木兰花实是想不通何以在那样幽静的地方，会有那样的声音传来的。

她连忙抬头循声看去，只见在暮色苍茫之中，一架小型的直升机，正在低空盘旋看，显然是在寻找着降落的地点。木兰花呆了一呆，连忙站了起来，她才一站起，便见到一个仆人向她走了过来，道：“那是大庭先生来了！”

木兰花“噢”地一声，道：“他不应该用直升机前来的，他将这里优美的情调，全都破坏了，你说是不？”

“是的，”那仆人回答着，“但是我相信，大庭先生一定有十分看急的事，不然，他是不会用直升机来代步的，看，他奔来了。”

大庭龙男的确是奔来的，他奔到了木兰花的前面，道：“对不起，我必需搭直升机来，我没有打扰你么？她们两位呢？”

“她们在湖上划船，”木兰花回答着，“你那件事情，可是已告一段落了么？”

大庭默不作声，在木兰花的对面，坐了下来，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没有，而且，事情变得更加棘手了，我可以说不遭到了失败。”

木兰花并没有说什么，因为大庭龙男那样的回答，早在她意料之中的，大庭的神色上可以看出，他一定是受了挫折。

而这时候，他赶到琵琶湖边，是为了什么而来的，木兰花也可想而知，她知道，根本不必自己发问，不消多久，他就会请出一切来了。

暮色越来越浓，整座庭院，都笼罩在暮色之中，双方大约沉默了五分钟，才听得大庭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这件事，可以说是有生以来所遇到的事之中，最难应付的一件了，到现在为止，我们一点线索也没有，可是敌人方面，却已造成了两次破坏。”

“是什么破坏呢？”木兰花平静地问。

“说出来，你或许会不信，兰花师姐，敌人造成了两次火山爆发！”大庭龙男挥看手，虽在黑暗中，也可以看出他神情之激动。

木兰花听了，也不禁陡地吃了一惊，道：“这难道有人已研究成功，可以控制火山的爆炸了么？这不可能吧！”

“兰花师姐，请你跟我进屋子去，我给你看一点和这件事有关的文件，这是一件十分严重的事，兰花师姐，关系着两千万人的生命财产！”

木兰花又呆了一呆，她也站了起来，道：“你太夸大了吧，全日本，也只不过一亿一千万人，你卸说两千万人受看威胁。”

“的确是那样，我并没有夸大。”大庭龙男回答看，他们已经走进了屋子，大庭立时将一封信交给了木兰花。

木兰花先看了看信封，那是十分普通的一个信封，信封上是英文打字机打出来的字，打看“东京防卫厅最高长官”收的字样。

木兰花坐了下来，取出了信纸，也是用打字机打的，既没有称呼，也没有署名，只是一句话：“如果我们说，亚斧岛上的死火山，会在八月七日下午两时突然爆发，你们相信么？”而在那句话之下，则是一个星形的记号。

八月七日，木兰花对这个日子，是有印象的，因为那正是三天之前，是她到达日本的那一天，可是木兰花看到了这张字纸之后，她即仍然有莫名其妙之感，道：“那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这封信，是八月四日寄到的，最高防卫厅长官的秘书处，将信转交警方，认为这封信可能带有威胁的意味，警方又将这封信转给了我，因为信上所说的事，十分奇特，超乎常识之外，这一类的怪事，常常由我来处理的。”

木兰花用心地听着，道：“那又怎样呢？”

大庭龙男没有继续说下去，他只是拍了拍手，立时有两个人各自提看箱子，走了进来，他们打开箱子，里面是幻灯机，他们迅即找到了电源，大庭龙男道：“兰花师姐，我们先来看一看那个小岛的位置，以助了解。”

木兰花点头表示同意，大庭向那两人，做了一个手势，幻灯机发出“喂”地一声响，对面的墙上，立时出现了一幅地图。

那是日本本洲东海岸的地图，在一连串的小岛之中，有一个箭嘴，指看其中的一个，写明着“亚斧岛”三字。

木兰花道：“看来，那像是一个没有人住的荒岛。”

“是的，那是一个没有人的荒岛，整座小岛，就是一座死人山，最后一次爆发的记录，是在明治三年，也就是一八七〇年，已将近一百年了，在那一百年中，绝没有这座死火山的任何活动的记录——这就是在我看到了这封信后的调查所得。”

“嗯，你对工作很认真。”

大庭龙男苦笑了一下，又道：“但我们既然收到了这样一封信，当然不能就此调查一下便了事，我们还派了专人到亚斧岛去调查了一下，这便是摄得的图片。”

他又挥了挥手，幻灯机转换看图片，一张又一张，一共有六张之多，那六张图片，全是这个荒芜的小岛的各方面，有一张是从空中俯摄的，可以清楚地看到死火山的火山口，火山口已经长满了小树，那当然是久无活动迹象的死火山了。

大庭龙男又继续道：“我们又去请教了火山专家，在我国，火山的研究是十分发达的，但是专家异口同声地说，那简直是笑话，亚斧岛火山，是根本不可能爆发的了，因为那不是一座休眠火山，而是一座死火山！”

木兰花静静地听着，在大庭龙男的叙述告一段落之际，她道：“那样说来，这件事情，似乎可以告一段落了。”

“是的，我也这样以为，我命手下将我们的调查所得，和火山专家的意见，写成了一个报告，送了上去，一切资料就归入档案了。”

大庭龙男讲到这里，略停了一停，又道：“到了八月七日，那天我一早起来了，因为你是在那一天到的，你们的飞机是下午两时半到的，两点钟，我正准备离开办公室时，却接到了最最紧急的报告：亚斧岛的死火山爆发了！”

在灯光之下，大庭龙男的面色，十分难看。

木兰花急速地吸了一口气，那的确是太不可思议了，有什么人，竟能够预言一座死火山的爆发日期呢？

而且，这预言又是如此之正确。

大庭龙男苦笑了一下，道：“我接到了这个报告，自然不能再到机场去接你们了，我立时和几个火山专家，一起出海，去看亚斧岛火山爆发的实际

情形，当我们赶到的时候，岩浆还在不断地涌出来，和我一起前去的那几个火山专家，正是前几天断言亚斧岛死火山，绝对没有再爆发的可能的那几个！”木兰花完全被大庭龙男的话吸引了，她忙问道：“那么当他们看到了实际的情形之后，又说些什么呢？”

“他们无话可说，他们说，亚斧岛的死火山，是绝不会爆发的，但现在居然爆发了，人类研究火山的所有成就，将全被推翻！”

木兰花道：“那当然是他们未曾考虑到人为的因素的缘故。”

“是的，我立时想到，亚斧岛火山爆发，可能是人为的，人为的火山爆发，这虽然是匪夷所思的事情，但是既然在事先，有人能如此正确地提及这次爆发的时间，那么就不应该抹煞这个可能，兰花师姐，你说对不对？”

“对的。”木兰花同意。

“既然假定那是人为的，那么就一定会有下文的，所以我留下火山专家，自己又赶了回来，果然，一回来之后，又有了新的发现，使得我本来，要和你们见面的打算，又被打乱了。”大庭龙男叹了一口气，“真对不起。”

木兰花忙道：“我应该对不起你才是，当时，我竟对你起了疑，抢了车子走了，我想不到原来你有那么要紧的急事！”

大庭苦笑着道：“我一回到办公室，便看到了这第二封信，那是最高长官刚派人送到我的办公室中来的！”他将另一封信，交给了木兰花。

那第二封信，和第一封一模一样，信纸也是一样的，而且，一望便知是同一个打字机所打出来的。

那封信如此道：“第一次的预言，你们或许不信，但是却已经实现了。现在，我们再说，奄美列岛以南八哩的海底，有一个火山口，将在八月十日下午两时爆发，你们可会相信？你们如果要观察的话，最好保持距离，因为这次海底的火山爆发，将造成相当猛烈的海啸，并且请预早通知所有的船只避开，我们暂时，绝不想造成过大的伤害。”

信末仍然没有署名，只是一个星形的标记。

木兰花在看完了之后，放下了信，道：“八月十日，那就是今天，我想，不幸的事，已经发生了，是不是？”

大庭龙男点看头，道：“是，我才从那里回来，一下机到了办公室之后两分钟，直接飞来这里，兰花师姐，最高长官已托我代向你请求，要你助一臂之力，因为我们又收到了一封信，你一定猜不到他们下一个目标是什么！”

木兰花道：“不，我已猜到了。”

大庭愕然，道：“猜到了？”

“是，”木兰花一字一顿地道：“富士山！”

大庭龙男叹了一口气，又将一封信取了出来，道：“不错，是富士山，兰花师姐，你再看这第三封信。”木兰花立时拉出信纸，那第三封信道：“两次，我们的预言都实现了，你们第二次的空中观察，组织得很完善，一定有所发现，但不论你们发现什么，你们都将没有时间来深究，因为八月十五日下午两时，富士山将爆发，富士山爆发的结果如何，你们一定是知道的，简言之，便是整个东京的毁灭。但是事情也可以遏止，如果你们在八月十五日正午十二时（东京时间）之前，将一笔存款，存进瑞士银行之中的话。”

“这笔存款的数字应该是一千零八十七万七千二百一十七英磅，或许你们会觉得这数字十分零碎，但是这是这一年统计的东京人口数字，对遭受毁灭命运而言，等于每人只需出一磅之资，那不是太便宜了么？”

“还有，存款的户口号码是六〇七四一三，这个号码，我们和银行方面已有了默契，一等到大量存款收到之际，立时取消，而代之以另一个号码，而另一个号码当然只有我们知道，所以你们如果想从这个号码上找些什么，那一定是白费心机的。”

“我们想，即使你们肯忍受整个东京的被毁，也一定不肯让富士山被毁灭的，因为富士山是日本的象征！”在那封长信之后，仍然没有署名，而只是一个星形的标。

木兰花看完了那封信，呆了半晌，道：“这封信，已经过你们的讨论了么？”

“还未曾全面讨论，但我知道结果将如何。”

“屈服？”

大庭龙男难过地点了点头。

木兰花吸了一口气，来回踱了几步，又道：“信上说，你们的空中观察，一定会发现什么，你们发现了什么？”

“空中观察的报告说，在雷达萤光屏上，有高速飞行的物体，落入海中，在几秒钟之后，海底的火山爆发便发生了。”

“高速飞行的物体？那可能是什么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木兰花呆了一呆道：“是飞弹？”

大庭龙男直跳了起来，道：“飞弹！兰花师姐，你想得对，将飞弹射入火山口中，由飞弹的爆炸，而引起火山的爆发。”

木兰花摇头道：“你还是先冷静一些，这个可能十分之小，那样的飞弹，一定要有良好的发射基地，而且还要有高强的性能，如果是远距离发射的话，那么，要将飞弹射进火山口，技术上的成就，也已经极其惊人了！”

大庭龙男大踏步地走着，又怕着手掌，向走进来的人吩咐道：“命令调查海岸一切可疑的船只，向岸上报告，火山爆发，可能是飞弹所引致的。”

那个人答应一声，立时走了出去。

大庭龙男仍然大踏步地走着，又问道：“兰花师姐，你肯帮助我么？”

木兰花立时道：“你这一问实在是多余的！”

大庭龙男道：“那太好了，兰花师姐，那我们应该向何处着手才好呢？”

木兰花对这个问题，即没有立时回答，她只是呆了一呆道：“富士山是一个世界罕见的大型火山，它的火山口直径不会少过七百公尺，是不是？”

“是的，”大庭回答，他苦笑说：“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开始才好，我们只有五天的时间了，而我们却一无头绪。”

木兰花道：“第一点我们要肯定的是，是不是有人真的有使富士山复活的力量。”

大庭龙男不出声，在他的脸上，现出一个苦笑来。

大庭龙男苦笑了一下，又来回踱了几步。

木兰花又重覆地道：“这是必需研究的，如果根本没有这个可能，那么，也就不必理会这封信上所说的一切！”

大庭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兰花师姐，我们不能说不可能，因为对方已成功地进行了两次！

并不是空口说白话的！”

“那两次只是小型的火山，而富士山是大型火山，我建议你先找火山专

家去研究一下可能性，同时，我们再设法对付。”

“可是——”大庭龙男苦笑着，“只有五天时间了，等火山专家研究下来，我们可能根本已没有时间再去对付他们了！”

木兰花并不说什么，她站在窗后，向外望去，天色已很黑了，她听得穆秀珍和安妮的笑语声，隐隐地传了过来，她们显然已划完了船回来了。

木兰花到日本，本来是来休息的，她实在未曾想到，会遇上一件如此棘手的事情！这件事情之难以着手，是难在它一点头绪也没有！

现在唯一的线索，只是那三封信用打字机打出来的信，和信末的那个星形标而已，而这样的三封信，对于寻找歹徒的下落，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！

木兰花心中急速地转着念，在穆秀珍和安妮两人的笑语声渐渐接近时，她才转过身来，取了那三封信在手，仔细地审查看。

大庭也一直沉默看，直到这时，才道：“那是一种德国制的轻便型的手提打字机打成的，兰花师姐，你刚才说，飞弹引致火山爆发——”

木兰花脑中十分混乱，她可以说一点头绪也没有，但是，她听得大庭说，那三封信是“轻便型的手提打字机打成的”，她的心中，却为之突然一动。在那一刹那间，连她自己也难以说得上来她究竟是想到了了一些什么。但是，她却感到了奇怪。

木兰花的确是相信自己的想法不错，那便是，两次的火山爆发，都先由于飞弹射入火山口，飞弹在火山口中爆炸而引起的。

现在，这个组织（木兰花还全然不知道那是什么组织，然而那是一个组织，这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），竟向日本政府勒索如此惊人的钜款，那么它一定也是个极其庞大的组织，那三封信，毫无疑问，是发自这个庞大组织的。三封信能发自一个庞大组织的信，却是用一具轻型的手提打字机打成的，这不是有点奇怪么？因为一般的大机构，都不会使用这种只适宜在旅行时使用的打字机的。

木兰花心中一动之后，不等大庭讲究，便扬起手来，打断了他的话头，道：“你肯定那是一具轻便的手提打字机？”

“我肯定。”大庭回答。

“那么这三封信是在那里投寄的？”

“东京。三封信在三个不同地区投寄，那是千代田区，新宿区和品川区。这个组织的代理人显然就是在东京，可是东京有一千多万人！”

大庭摊了摊手，要在东京那样大的都市中，在上千万的人中，找出一个犯罪组织来，除非已有了很可靠的线索，不然，似乎是不可能的！

木兰花又叹了口气，这时，穆秀珍已推着安妮，走了进来。两人本来一直是在说笑着的，可是她们才一进来，便已经觉察到气氛不对了。

是以，她们都立时住了口。

穆秀珍还立即问道：“兰花姐，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木兰花并没有回答，只是挥了挥手，示意她们两人坐了下来。她们心知有事，是以也不再问，穆秀珍仍然推着安妮，她走开了出去，在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，木兰花也不再望她们，只是道：“我的看法，倒和你略有不同。”

大庭忙道：“你说！”

木兰花却又摇了摇头，道：“可是我的意见，却必须是在我的假定得到了证实之后，才起作用，我的假定是，那是一枚飞弹——”

穆秀珍和安妮两人，都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，所以她们只是用心听着，等到她们听到木兰花讲到了“一枚飞弹”这四字之际，她们都吃了一惊，不由自主地叫了起来，道：“一枚飞弹，兰花姐，究竟是什么事情啊？”

木兰花没有回答她们，只是继续道：“如果对方根本不是使用飞弹的话，那么我的意见，也就没有用了。”

大庭忙道：“这——”

他才讲了一个字，他手上的腕表，竟然发出了一阵轻微的“滋滋”声，听来就像是他所戴的是一只闹表，这时突然闹了起来一样。

而大庭在一听到那滋滋声之后，立时自上衣袋中取出了一只镀金的烟盒来，他打开了那烟盒，道：“有什么事情？”

所有的人，都可以听到一个相当清晰的声音自那“烟盒”中，传了出来，道：“有极重要的发现，我们已派人送去你处了。”

“什么发现？”

“奄美列岛上空的空中雷达追踪站，摄到了几幅图片，是显示那以极高速度在空中掠过，射进海中的物体的，而且还纪录了它的速度。”

“那是什么东西？”大庭问，一面伸手抹了一下汗。

天气其实并不热，晚间，在湖边，甚至还很凉爽，但是大庭的额头上，却在冒汗，那自然是他心中太紧张的缘故。

“从记录得的速度显示，只有固体燃料推进的飞弹才能达到，而且摄到的照片，也显出那是一个飞弹型的飞行物体。”

“照片什么时候可以送到？”

“十五分钟之后。”

“知道了，海面巡逻展开了没有？”

“已经开始了，但还未曾接到任何报告。”

“嗯，”大庭略一考虑，“通知所有的人员，随时随地，等候我的命令。”

大庭“拍”地一声，将那“烟盒”关上，抬起头来，道：“兰花师姐，你的假定，已经被证实了，你的意见是什么？”

穆秀珍第三次大声问道：“究竟是什么事？”

木兰花沉声说道：“别多发问，大庭，我的看法是，如果对方是利用飞弹引致火山爆发的话，那么，飞弹不可能是从远处射来的，如果是远程飞弹的话，在飞越之际，一定会被沿途的许多雷达站所发现，你说这个组织的代表人在东京，我说，这个组织，就在东京。”

大厦现出了难以相信的神色来，道：“那么 难道飞弹也是在东京发射的么？”

“我想是的，你沿海的搜索，可能白费心机，因为在海上，或是在荒无人烟的海岛上，去建立一个发射飞弹的地方，太容易被人发现了！”

“那么，会不会在海底？”

“当然有这个可能，但是可能性不大，因为在海底发射飞弹，需要克服许多困难，甚至不是一个国家的力量所能做得到的，当然，或许某些特殊人物，利用他们的新发明，可以做到这一点但可能性究竟小得多，而在陆上发射飞弹却比较简单！”

大庭沉吟着，未曾出声。

木兰花又道：“还有一点是不可忽视的，要引发火山爆发，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，飞弹之上，可能附有原子弹头的。”

大庭龙男的身子，陡地震了一震。

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，曾经受了两枚原子弹之苦，是以一提起原子武器，日本人就特别敏感，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！

大庭呆了半晌，才道：“那不可能吧？”

木兰花却立即道：“要制造简单的核子弹头，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，很多国家都可以做到这一点。当然，那只是我的另一项假设，可能他们另有新的办法，来导致火山爆炸，我们可以肯定的是：这个组织一定是掌握了极其先进的飞弹发射技术，所以不能以我们寻常对飞弹的认识来推断他们！”

大庭只是苦笑着摇了摇头，穆秀珍又忍不住了，她第四次问道：“究竟是什么回事？世界大战了么？”

“不是，”大庭回答了她的问題，“请你看这三封信，你就明白了，我们面对着极大的困难，所以逼不得已，来求助的！”

他将那三封信交给了穆秀珍，穆秀珍接了过来，安妮连忙也回过了头去，两人一起看着，木兰花和大庭两人，则来回地踱着。

就在这时，一阵直升机的“轧轧”声，又传了过来，在他们这样的心情下，机声听来，似乎格外令人心烦。

而在直升机声停止之后，只不过一分钟，便听到了急促的脚步声，一个男子奔了进来，将一个文件夹，放在桌上，大庭立时打开了那文件夹，文件夹内有三张放大的相片，每一张，都有十寸乘十二寸那样大，大庭忙取了起来。木兰花踏前一步，大庭将三张相片，一起放在桌上。

在相片上看来，那天的天气不是十分好，云层密布，是以相片也相当模糊，但是却可以看到，在云层之中，有着一个飞行体。

那飞行体是长形的，在尾路，有一股白气，表示它是以相当的速度在飞行着的，三张照片都同样模糊不清，那飞行体，实在只不过是黑色的一道而已。

穆秀珍和安妮，这时已看完信了，她们也一齐凑了过来，看那三张相片，大庭已拿起另外几张文件在看着，那全是空中侦察站的记录，有着许多专门名词，而其中有一点，是对木兰花的假设有着很大的证明作用的，那便是飞弹飞行的方向。

飞弹正是从东京方面飞来的！

木兰花一直在凝视着那三张照片，她甚至取出了放大镜来，仔细地检视着，又将手臂伸直，便那三张照片，离她的眼睛较远来观察。

穆秀珍望着她，道：“兰花姐，你老是看那三张相片，又有什么作用？”

木兰花并不出声，她又足足看了两分钟，这才转过头来，道：“我已经从这三张相片中，看出十分可疑的一点来了。”

“那是什么？”穆秀珍接着问。

木兰花却并不回答，只是笑了笑，道：“秀珍，你刚才说我看那三张照片，起不了作用，现在，你倒来仔细地观察一下，看有什么发现！”

穆秀珍不甘示弱，道：“好！”

她接过了那三张相片，也学木兰花一样。先用放大镜来看；然后，又从远处凝视，可是过了三五分钟，她叹了一口气。

“怎么样？”木兰花问。

“见鬼了！”穆秀珍愤然道：“有什么可以看出来的？那三张相片的摄影技术，简直差到了极点，是谁拍的？”

穆秀珍自然知道那是雷达摄影，她这样讲，只不过为她发现不了什么，而自己在解嘲而已。安妮抿着嘴，笑嘻嘻地望定了穆秀珍。

穆秀珍给她笑得不好意思，瞪着眼，道：“你鬼头鬼脑，笑些什么？我没有看出什么来，难道你看出来了么？”

“我不是笑你。”安妮忙分辨着。

“安妮——”木兰花忙着：“你是在笑秀珍，而且，我也知道你一定看出什么来了，你不妨讲出来听听，看看我们的发现是不是一样。”

穆秀珍不信地瞪着眼睛，安妮道：“这几张相片，当然是电眼拍摄的，而且飞行体的速度十分快，当然是谈不上拍摄技术的，但是这三张照片的软片却特别好，是以照片的层次很明显，这个飞行体深浅不一，可以相信——”

她请到这里，略停了一停，望着木兰花。

木兰花和大庭龙男两人几乎异口同声地道：“说下去！”

而在他们两人一起请出了那三个字之后，他们又互相望了一眼，各自一笑，显然他们也都知，对方也和安妮一样，注意到了这一点！

安妮得到了木兰花，和大庭龙男两人的鼓励，更是有了勇气，忙又道：“而那种深浅不一，则看来这个飞行体，如果用彩色拍摄的话，它是彩色缤纷的！不然，就不会在黑白的相片上，出现如此不同的深浅层次，是不是？”

木兰花和大庭龙男两人都嘉许地点着头。

穆秀珍却不以为然，道：“那又怎么样？”

“秀珍！”木兰花叫着，道：“这不是奇怪的一件事么，你想想，这飞行体为什么要将它弄得五颜六色？”

穆秀珍瞪着眼，她答不出所以然来，但是她的心中，却仍然很不服气，道：“那么，你倒说说，那究竟是为了什么？”

木兰花不禁又是好气，又是好笑，道：“秀珍，当然我现在还不明白那是为什么，但是那总是十分可疑的一点，是不是？对方在发射飞弹，那是绝对非法的，飞弹在空际飞行时，自然也不希望被人发现，可是，为什么，又要将它漆成五颜六色呢？”

大庭龙男，安妮和穆秀珍三人，都紧蹙着双眉，思索着，木兰花自己，当然也不例外，可是他们却一点头绪也没有！

在他们沉思之中，屋子之中，只是一片难堪的沉默，这种难堪的沉默，大约维持了五分钟左右。木兰花才道：“大庭，我想，如果我答应帮助你的话，那我不应该再在这里，我应该到东京去，和你们一起工作才好。”

大庭龙男还未曾回答，穆秀珍已经高兴了起来，道：“对，到东京去，安妮，我们可以再去多看几场马戏，这个马戏班快回欧洲去了。”

木兰花沉声道：“秀珍，你对这件如此严重的事，好像并不关怀！”

“我关怀又有什么用？”秀珍一摊手，“第一，我们一点头绪也没有，而时间，只有五天了。第二，日本政府又不是拿不出钱来——”

穆秀珍还未曾讲完，木兰花的面色，已陡地一沉！

穆秀珍极少看到木兰花的神色沉得如此可怕的，是以她立时伸了伸舌头，不敢再说下去，等候着木兰花对她的责骂。

但是木兰花却没有责骂她，只是叹了一声，道：“秀珍，你应该为你刚才的话，而觉得心中惭愧的！”

穆秀珍扮了一个鬼脸，并不在乎，大庭龙男反倒觉得十分僵，他忙道：“兰花师姐，或许你应该在湖边静养，不应该——”

木兰花不等他讲完，便挥手打断了他的话，道：“你刚才看了资料，那飞行体有多少长？应该是有纪录的。”

“是的，记录说，它在五尺六寸至五尺十寸之间，那是一种小型的飞弹，据推测，它的发射台，也不会十分庞大的。”

木兰花又来回踱了几步，才苦笑着道：“在东京，一定是在东京发射的，在东京那样的大都中，要隐藏一具不是很大的飞弹射台——”

她讲到这里，突然住了口。

穆秀珍和安妮，都立时向她望来。

她们两人都知道木兰花的习惯，如果木兰花在讲话讲到一半之际，突然停了下来，那么，她一定是想到了什么重要的事！

大庭龙男也在这时，吸了一口气，道：“东京自然是最理想的隐匿地点，但是对方要发射飞弹，就一定要在没有阻隔的地方，我们是不是要注意所有大厦的天台，和区内的空地呢？”

“这正是我刚想到的！”木兰花说，“你可以动员多少人，大庭？”

“那得看需要，如果有这个需要的话，我可以动员全东京的警员，再加上其他的力量。”大庭十分有信心地回答着。

木兰花点着头，道：“那么，就立即动员一切人力，去搜查所有屋子的天台，和市区内外的空地，并且注意每一个工厂的烟囱，但是调查必须以别的名目进行，例如假借检查工厂烟囱的高度是否适合等等，立即进行，这必须你亲自去布置！”

大庭龙男用心听着，这将是一个极庞大的搜索计画，为了这样的一个搜索计画，至少要动员上万的人，是以大庭的心中，虽然赞成，但是也不免有点疑虑，他道：“那样的搜查，是不是会有所发现呢？我看——”

他并没有再向下讲去，而只是发出了一下苦笑来。

木兰花立时道：“是的，这样的搜查，只能劳师动众，一无所获，但是你要知道，敌人一定也在极度注意我们的动静，敌人方面见到我们在展开那样大规模的搜索，他们的心中也必然会发慌，就算他们隐蔽得再好，他们也会想到：在这样地毯式的搜查之下，是不是会暴露目标呢？那么，他们就会有一些新的行动，我们也就有可能获得一些新的线索！”

大庭龙男肃然起敬，道：“兰花师姐，你这种为了获得成功，不惜一切代价的工作态度，令我十分佩服！”

木兰花只是问道：“你驾来的小型直升机，可以容纳多少人？”

“四个。”大庭回答。

“那很好，你留一架给我们，还有，我要随时和你联络，你刚才用的那‘烟盒’，是无线电通讯仪吧？我也要这个通讯系统和你联络。”

“当然可以。”大庭拍击着手掌二个男子走了进来，大庭吩咐着他，道：“我要三副女式的无线电通信仪，快去拿来！”

那男子出去之后不一会，便走了回来，他手中提着一个手提箱，他将手提箱放在桌子上，并且打了开来，取出了三个相当精致的粉盒，和三只女装表，道：“这是我的设计，将通讯仪和接命通讯的信号，分离开来，我们有时，可能面对着敌人，那么当我们接到信号的时候，就可以托词说是闹钟发出的声音，那就不会使人起疑了。”

木兰花笑道：“那是很聪明的设计。”

大庭龙男受了木兰荷的称赞，显得十分高兴，木兰花取过了一副无线

电通信仪，放在身上，将那只“手表”，戴在腕间。

她反倒催促着大庭，道：“你可以去了，我们明天一早，便立时展开行动，你有什么消息，要立即通知我。”

大庭大声答应着，匆匆走了出去。

大庭龙男走了之后，木兰花便在椅子上坐了下来，任何人一看她的情形就知道，她是完全陷入了沉思之中！

穆秀珍和安妮两人，也不敢去打扰她，只是在一旁等着，等了十来分钟，穆秀珍便觉得不耐烦了，她打了一个呵欠，低声说道：“安妮，我们去睡了！”

安妮道：“秀珍姐，我还不困，我要等候兰花姐。”

穆秀珍心知安妮如果不想睡，拉她去睡也是没有用的，她又打了一个呵欠，道：“好，由得你，我可得去睡了！”

她站了起来，向里走去。

她们现在所住的，是一幢纯日本式的房子，她移开了门，门外是一条走廊，在走廊外，有两个人站着，都是大庭派来的守卫。

穆秀珍并没有走出走廊，因为她的睡房，就在走廊左侧的第二道门，她来到了门前，向走廊外的两个守卫，挥了挥手。

那两个守卫，身子倚着假山石站着，其中有一个，还是面对着走廊的，穆秀珍在走廊中走动的时候，又不是蹑手蹑足，而是大踏步走向前来的。当穆秀珍走动之际，她看到那两个守卫，只是呆立着不动，心中已有点起疑了。

这时，她向那两人挥着手，可是那两个人，却仍然像是未曾看到一样！因为他们仍然是一动不动地站着！

穆秀珍不禁呆了一呆，心想日本人都是十分懂礼貌的，自己向他们两人挥手，他们明明看到了，为什么睬也不睬自己？

她一面挥着手，一面又道：“嗨！”

那两个人仍然不出声，也不移动！

穆秀珍的心中陡地吃了一惊，她已经知道那两人一定是已经发生意外了，而在那刹那间，穆秀珍只不过呆了一秒钟！

她呆立了那一秒钟的原因，是因为一时之间，她说不定是立即奔过去看视那两人出了什么意外，还是立即去讲给木兰花听！

而就在那一秒钟之间，事情却又生了变化！

在穆秀珍不注意间，她的睡房门，已被悄没声地移了开来，等到穆秀珍决定先去告诉木兰花，再一起来看视究竟，身子才动了一动间，自打开的门缝中，已经伸出了一只手来，而那只手中，又握着一柄枪，枪口正对着穆秀珍的面门。

穆秀珍陡地吃了一惊，“唿”地深吸了一口凉气。

房门也在那时候，全被移开，穆秀珍看到在她的面前站着一个人，那是一个欧洲人，面上的皮肤，十分之粗糙，最令得穆秀珍奇怪的是，当她一看到那人的时候，她第一个感觉便是：她是见过这人的，一定是见过的！

可是，那人在她的记忆之中，却只是一个十分淡薄的印象，她虽然肯定自己见过这个人，但是却无法想起是在什么地方见过他的。

而房门才一移开，那人伸手便来抓穆秀珍的手臂。

穆秀珍在那刹那间，身子陡地向下一矮，同时左足突然飞踢而出，踢向对方的小腹，穆秀珍是估计对方不敢开枪惊动别的人，是才大胆回击的。

可是她那一脚才一踢出，那人的身子向后一退，却立时扳动了枪机，发出了“卡”地一声响！

在那一刹间，穆秀珍当真整个人都呆住了！

她的身子连忙向侧倒去，但是，自对方的枪口中射出来的，却并不是子弹，而是一蓬极细的迷雾，穆秀珍的身子晃了一晃，跌倒在塌塌米上。

她身子倒地时，发出颇为沉重的一下声响，而在那片刻间，她只觉得天旋地转，眼前发黑，转眼之间，便什么也不知道了！

穆秀珍倒地时，所发出的“蓬”一声响，木兰花并未曾注意，因为她正在沉思之中。但是安妮却立即听到了。

她忙大声问道：“秀珍姐，怎么了？”

她一面问，一面控制着轮椅，来到了门前移开了门，可是，她手一移开了门，一柄枪口便已对准了她，令得她发出了“啊”地一声！

那人的动作，十分之快，立时转到了她的背后，枪口对准了她的后脑，同时，推着轮椅，向前走了两步！

这时候，木兰花自然也已惊觉，看到了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但是，安妮既然已完全在对方控制之下，木兰花却也无法可施！

她只是抬起头来，看着那人。

在那刹间，她的心中，是十分吃惊的，这幢屋子的附近，守卫得极其严密，木兰花是知道的，而那人居然直闯了进来！

由此可知那人不但身手十分了得，而且也必然有着过人的机智！

面对着这样的一个敌人，又是在自己处于下风的时候，最要紧的，自然是保持极度的镇定，所以木兰花仍然坐着不动！

而且，木兰花立时想到，来人定然是和大庭龙男的那件事有关的，是以她非但面上没有丝毫惊惶之色，还十分从容地道：“你终于出现了，那很好，我早知道你一定会来的，请坐！”

木兰花的话，使那欧洲男子怔了一怔。

他微笑着，在那一刹间，木兰花也觉得这个人，自己以前是见过的，一定是见过的！可是她却想不到是在什么地方见过的了！

她立时又道：“我们原来是早已见过面的，那更好了，是不是？”

木兰花的确感到自是见过那欧洲人的，是以在她来说，那样说法，实在是十分普通的话，可是她的话，却令得对方吃了一惊！

只见对方的脸色，白了足有一秒钟之久！而他的身子，也震了一震，接着，便听得他道：“我们见过面？小姐，你在说笑了！”

在那刹间，木兰花更是心念电转，她迅即问了自己好几个问题：为什么自己见过这人，却想不起是在什么地方见的？为什么他一听得自己说见过他，便如此之震惊？为什么他以为自己未曾见过他，这是为什么？木兰花心知回答了这三个问题的话，一定可以使整件事都露出曙光来了，但是这三个问题的答案，还是一个谜！

木兰花一面迅速地转着念，一面轻描淡写地道：“哦，那或许是我记错了，我们可能根本未曾见过面，但是阁下的面貌即给我十分深刻的印象！”

后一句话，木兰花是特地说的。

她那样说的目的，是为了再一次引起对方的恐慌，会露出马脚来！

那男子果然又再一次现出了不安的神色来，他勉强的笑了一下，道：“不会吧，你见过我，那除非你曾”

他讲到这里，突然住了口。

而他刚才的话，也分明是一时失言讲出来的。

这令得木兰花的心中陡地一动，几乎“啊”地一声，叫了出来！那人的话，虽然未曾讲完，但是木兰花已可以知道，自己确实是见过他的了！

而且，木兰花还可以知道，见到对方的时候，一定是一个十分特殊的场合，所以便对方觉得惊讶，觉得那几乎是不可能的！

然而，那究竟是什么场合呢？

木兰花苦苦地思索着，她像是已经捕捉到了一些什么，可是，她却无法将她已经捕捉到的那一点灵感具体化起来，而她的思路也立时被那人打断，那人发出了一下听来十分奸诈的笑声，道：“让我们来讨论一下比较实际的问题可好？”

木兰花沉着地点着头道：“好的，你是谁？”

“小姐，你是在明知故犯了，你是应该知道我是谁的，大庭龙男一定已将一切对你讲了，对不？我现在想知道，你是不是多管闲事！”

“我是最喜欢管闲事的人，先生。”

“小姐，我看不出你有管这件事的理由。”

“有的，”木兰花微微挪动了一下身，“大庭龙男，是我的师弟，他来向我求助，我怎能不管他么？”

那男子呆了片刻，才道：“哦，原来是这样，那的确算不得是多管闲事，只怪我们事前的调查功夫，做得不够透彻。如果我们早知和兰花小姐有这层关系的话，那我们也不拣日本下手，而转移目标，去找墨西哥政府了！”

木兰花听得对方这样讲出，心中又是一动，她立时反问道：“噢，原来你们的飞弹发射基地，已经进步到可以随时移动了么？”

那人的面色变得十分难看，“哼”地一声，道：“看来你已经知道不少？”

“还不够多，但是在奄美列岛附近的海底火山爆发事件中，空中雷达侦察站，却摄得了三张相片，使我们知道你们所用的方法。”木兰花从容不迫地说着，“不过令我不明白的是就算你们的飞弹发射设备，已经是精巧得可以随时移动的了，又有什么方法，可以随意带进一个国家的国境中去呢？”

“那是我们的秘密，小姐！”那人再度奸笑着，“如果给你知道了这个秘密，那我们的工作，自然也无法再进行了。”

木兰花道：“我相信这一点，现在，你来看我的目的是什么？可是劝我不要理会这件事，快离开日本？”

“是的。”那人坦率地承认。

木兰花沉默了片刻，才道：“抱歉得很，我难以做到这一点，我已经答应了大庭龙男，要帮助他，找出你们的飞弹基地来。”

那人耸了耸肩，道：“在五天之内？”

“五天之内！”木兰花再强调着。

那人吸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兰花小姐，如果你执意与我们为敌的话，那我感到荣幸，但是我要提醒你一点，现在，你的生命便已我的掌握之中，不但是你，你的妹妹秀珍和安妮——”他用劲向前指了指，安妮的后脑被枪口指得生痛。

木兰花摇头道：“先生，我发现你对形势估计错误，你只是潜入来的，而这幢屋子的四周围，全是保护人员，你看看你的背后——”

木兰花讲到这里，故意顿了顿。

通常，在那样的情形之下，听到了这样的话的人，总免不了要回头望一下的，可是那人却绝不回过头去反而笑了起来。

他道：“兰花小姐，这是八百多年前的把戏了，怎么你也来玩这一套，你这样一说，那未免使我要修正对你的估计了。”

木兰花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原来你以为我是在玩把戏么？那也难怪你，你本来就看不到背后的情形，好了，事情结束了，你放下武器投降罢——别射他的要害，我要他的口供。”

木兰花说这句话是大声讲的，而且她也站了起来。在那样的情形下，那人的身子不能不震动了，可是他仍然不回过头去，反倒伸手抓住了安妮的肩头，手中的枪，对准了安妮的后头。

木兰花心中也暗自佩服他的镇定，但是她却仍然笑着，道：“先生，我们对这件事，本来可以说是一点线索也没有，你来节外生枝，那是自投罗网了！”那人冷笑着，道：“你这样说，未免言之过早吧！”木兰花的笑容更加自然，道：“也不早了，安妮！”

她突然叫了一声安妮，那人有点莫名其妙，但是安妮却早已迫不及待了，安妮的手指，早已按在一个掣上，一听到木兰花的呼叫，她手指用力按了下去。在那人根本还未曾觉察到发生了什么事之际，在安妮的那张轮椅之后强力的弹簧，已经将一块木板，向后疾伸了出去！

云四风在设计那块弹簧木板的时候，所用的弹簧，弹力达到一百磅，是以等于在不到十分之一秒中的时间，有一百磅的力道，向后撞击了出去，而那人正站在安妮的背后，而且，他还自以为是控制了安妮，进一步可以威胁木兰花的！

刹那之间，只听得“砰”地一声响，自轮椅后面伸出的那块木板，正撞在那人的胸口之上，令得那人的身子打了几个旋，向后跌去！

其实，这一切，是早在那人一到了安妮的背后时，就应该发生的了，但当时，当安妮想按下那个掣的时候，她却看到木兰花向她使了一个眼色。

木兰花不想安妮立时出手，只想在对方的口中，多套出一些内幕来。但是当她看到那人正要对安妮不利之际，她立即命安妮按掣，那人做梦也没有想到，安妮的轮椅，实在是极之厉害，可以有多种用途的一件武器！

那人一向后倒去，木兰花的身子便向前一扑而出！

可是，那人的身手灵敏，实在有点不可思议，他的身子，分明是在狼狽之极的情形之下，向后倒了下去的，可是在突然之间，只见他的身子向上一挺，已经疾弹了起来！木兰花绝未曾想到这一点，是以在那人的身子弹了起来之后，木兰花仍在向前冲去！

那人在疾弹而起之后，立时扳动了枪机！

一蓬细雾，直喷木兰花的面门！

木兰花一看到那蓬细雾喷了出来，便可以知道那是极其强烈的麻醉剂，她连忙屏住了气息，一掌向那人的胸前砍了下去。

那人身子一闪，可是这时候，安妮早已控制着轮椅，转了过来，大叫一声，又按下了另一个掣，三粒铁珠，疾射了出来。

那三粒铁珠，一齐射在那人的右腿，令得那人的身子，突然侧了一下，木兰花一下赶了过去，右手已经捞上了那人的肩头。

同时，木兰花左手突然向外一格，正格在那人的右腿之上，令得那人的手指不由一松，手中的迷雾枪，也脱手落在地上。

本来，在那样的情形下，木兰花是一定可以将那人抓住的了，可是尽管她屏住了气息，强烈的麻醉剂，还是起了作用，她的左手，纵然已搭上了那人的肩头，可是五指僵硬，却已使不出力道来了！那人用力一挣，单脚向外，跳了出去。

他的右腿虽已被三粒铁弹射中，可是他的行动，仍然十分灵敏，只见他连跳了三跳，已经跳出了门口，到了走廊之中。

而木兰花在这时候，已经是摇摇欲坠了，她向前踏出了一步，叫道：“安妮！”安妮忙道：“兰花姐，你怎么了？”

木兰花勉力挣扎着，道：“别理我，千万别让人走了，快 快 去追 他！”

木兰花身子一慢，“砰”地一声，跌在地上。

安妮连忙捏制着轮椅，转了过去。

当她转过去时，那人已到了走廊的尽头了！

安妮按下了扶手上的攻击掣，“砰砰砰”连射了三枪，枪声一响，那人的身子，便伏了下来，连滚带爬，向外滚了出去。

他一滚出了走廊，便立时没入了黑暗之中，看不见了。而前后只隔了几秒锺，只见两个人奔了进来，道：“什么事？什么事？”

安妮认得他们是大庭龙男的手下，忙道：“快吩咐所有的人搜查附近，有人混了进来，是一个欧洲人，一定要捉到他！”

那两个人立时转身奔了出去，刹那之间，屋子外面立时人声嘈杂起来，强烈的灯光，来回照射着。安妮先去看穆秀珍，穆秀珍和木兰花一样，也昏了过去。安妮俯身把了把她们两人的脉，知道她们只不过是昏迷，这才放下了心来。

大庭龙男是在两小时之后赶到的。

那时，医生早已来了，木兰花和穆秀珍也醒来了。

屋子附近的搜寻仍然在进行着，但是即一直未曾找到那欧洲人，而且，他们也知道，找到那人的可能性，是微乎其微的了。

因为，屋子是在琵琶湖边，十分冷僻的地方，四周围全是林子和小路，一个身手灵敏的人，要逃过搜查，是十分容易的事！

而且，安妮最后那三弹，也显然未曾射中那人，因为在走廊的尽头处，根本没有血迹，最早被派守在走廊口的两个人，也是被麻醉药昏迷过去的，他们也无法知道那人是从何而来，根据他们的说法，那个人，是“突然出现”的！

大庭龙男赶到之后，向木兰花、穆秀珍和安妮三人，不住地道歉，和申斥着他的部下，但是木兰花却止住了他，道：“你不必责怪他们，这个人露了面，倒使我们的工作，容易进行得多了，这个人，真可以说是自投罗网，来帮助我们的！”

大庭龙男苦笑着道：“你得了些什么线索？”

“第一，”木兰花道，“他们的飞弹发射装置，是十分轻巧的，随时可以移动。第二，听他们的话，他们似乎有一种十分巧妙的方法，可以令得他们的飞弹和飞弹发射装置，毫无阻碍地进入他们所要进入的国家之中！”

大庭龙男摇着头，道：“这实在是令人难以相信的。”

木兰花道：“可是我们非相信不可，因为事实上，他们已成功地将飞弹和飞弹发射装置，运到日本来了！”

大庭龙男沉声道：“那对事情并没有帮助。”

木兰花道：“还有一点，这个人，我是在什么地方见过他的，当我提及这一点的时候，他表示十分震惊，并且不相信。”

“我也见过他的。”穆秀珍抢着说。

“我也是！”安妮紧蹙着双眉，“我也见过他的，我好像还十分熟悉他的神情，可是我却想不起是在什么地方见过他的！”

大庭和穆秀珍两人都张口想说什么，但是木兰花突然一扬手，道：“等一等，你们都别出声，让我想想！”

这时候，木兰花只觉得在听了安妮的话之后，犹如千头万绪的线头之中，找到了一个线头，她必需立时握住这个“线头”，要不然，她就会失去它了！

这个“线头”是什么呢？

这个“线头”便是，她、穆秀珍和安妮三人，都曾看见过那个不速之客，但是她们三人，却都又想不起是在什么地方见过他的！

当然，她们三人共同相识的人十分之多，要在那一方面的记忆中去找出那是什么人，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。

那么，应该从哪一方面着手呢？为什么自己三个人，都会觉得这个人面熟，而又想不起这个人，究竟是什么人来呢？

木兰花明知道，只要想出了那人是什么人，那么，也就可以得到整件事的关键了，可是不论她怎样想，却都不得要领！

就在这时，两个男子走了进来，向大庭报告道：“湖边发现有杂沓的脚印，我们要找的人，可能潜水由水中逃走了。”

大庭望向木兰花，道：“兰花师姐，我还不免有些疑问，我从东京来，是搭直升机来的，如果有人要跟我而来的话，那该用什么交通工具？”

木兰花笑道：“大庭，你想想，对方既然有着发射飞弹的设施，一架小型的，可以在水面降落的直升机，还成什么问题呢？”

大庭点着头，道：“那么，照你的看法，这个人，已经回到东京去了？他到这里来，特地是来警告你的？”

木兰花道：“我想是，他们不知道我和你的关系，在他们的想像中，以为我一定会接受他们意见的，而那人也十分聪明，他在一知道了你是我的师弟之后，他就知道说也没有用，是以，也没有再说什么劝我别理的话了。”

大庭道：“可惜我没有见到这个人——”

安妮忙道：“不要紧，你拿纸和笔来，我可以将这个人的大致轮廓勾画出来，看看你可认识这个人。”

大庭用不信的目光望着安妮，但木兰花却立时道：“那是安妮的特殊本领，她非常易于捕捉人脸型上的特征，画出来也是维妙维肖的。”

大庭立时回头向身后的人望了一眼，那人也立时走了出去，不一会便拿了纸和笔进来，安妮在纸上，慢慢地动着笔。

不到三分钟，她已经以十分简单的线条，勾勒出了一个人脸来，她看了一眼，又略为改动了一下送到大庭的面前。

大庭还没有说什么，穆秀珍已叫了起来，道：“是他！”

大庭龙男皱着眉，道：“这人我也见过的！”

大庭用手指叩着他自己的前额，不住喃喃地道：“我是见过这个人的，我的确是见过这个人的，好像是最近！”

大庭龙男是在自言自语，但是木兰花心中又陡地一动，她立时道：“大庭，我们四个人，是最近才在一起的，是不是？”

大庭愕然道：“自然！”

“而我们四个人在一起的场合也不多，我们都见过这个人，但是又都在当时，对他不是十分注意，你想想，那是在什么地方？”

木兰花显然是已想到了什么，是以才会那样问大庭的，而她在发问时，那种兴奋的语调，也正证明了她已想到了什么！

大庭、穆秀珍和安妮三人同时一呆。

但是他们三人，却只不过呆了半秒钟！

接着，便听得他们三人，异口同声地叫了出来，道：“马戏团！这个人是在马戏团中的。”

安妮更尖声叫了起来，道：“我记起了，完全记起了，他就是大炮射人表演中，那个用火把点燃大炮，射出小丑的那个人！”

木兰花陡地站了起来。

每一个人都望着她，只见她吸了一口气，一字一顿地道：“现在，一切都再明白也没有了，那马戏团！”

可是大庭、穆秀珍和安妮三人，显然还有些不明白。

他们都望定了木兰花，即并不出声。

木兰花用十分快的速度讲着话，她是很少用那样快的速度来讲的，她道：“事情实在是再明白也没有了，那马戏团就是歹徒组织的大本营，一切疑点都解决了，我们都见过那个人，但是我们却都认不出他来，因为我们见他时，他脸上有着夸张的化装，而那座射人的大炮，毫无疑问，就是飞弹的发射台！”

大庭骇然道：“有这个可能么？”

“为什么不可能？那人已提及他们有可以随时移动的发射台，而且，他们还几乎可以毫无困难地进入任何国家，你想想，挂着著名马戏团的招牌，他们自然可以周游全世界，谁会怀疑一座表演‘射入’的大炮？”木兰花挥动着手。

大庭等三人面面相觑，因为木兰花的话，虽然很有说服力，但是，那究竟是太出乎人的意料之外，难以想像了！

穆秀珍开口想说什么，但是木兰花却已经立刻接着道：“而且，我敢说，马戏在中午二时，是日场表演射人的时候！”

安妮吃惊地道：“兰花姐，你是说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他们将飞弹射了出去？”

“是的，有谁会想得到是引致火山爆发的飞弹，他们将飞弹的外观造成人形，而涂上和小丑衣服一样浓烈的色——彩，这便是照片上飞弹是彩色缤纷的原因，而飞弹速度极高，一出帐幕，便已直射入云层之中了，这可以说是最大胆的犯罪设计！”

大庭立时道：“那我们——”

“大庭，”木兰花转过身去，对着大庭龙男说，“你用最秘密的通讯方法，通知你最得力的部下，去包围那马戏团的场地，但是要记得，在我们未赶到之前，绝对不能有任何行动，以免打草惊蛇，再要找他们就难了！”

“是的，”大庭回答，“我们的大规模搜索也应该继续，便对方以为我们仍然不知道他们的真面目，那样，他们会疏于防范。”

穆秀珍已急急地道：“兰花姐，我也要。”

她是知道木兰花会不让她前去，所以才这样要求的，可是她得到的回答，却仍然是一个“不”字，木兰花道：“你和安妮在这里等我，我想，明天中午之前，我就可以回来了，你们在琵琶湖边休息的计划，依然不变！”

这一次，是穆秀珍和安妮一齐叫了起来。

但是木兰花却坚决地道：“你们实在不必去了，因为已没有什么别的事，他们被包围，我们一去，将包围圈紧缩，那就全然解决了。”

木兰花的话，对于十分失望的穆秀珍和安妮，并不能起安慰的作用，她们两人，仍是嘟起了嘴，表示不快。

大庭笑着，道：“兰花师姐，我看——”

“不，大庭，有我一个人参加行动，已经是不十分适宜的了，如果参加的外人太多，是会影响们特种工作人员的声誉的。”

大庭对于木兰花设想之周到，心中十分感激，他只好向穆秀珍和安妮两人，无可奈何地摊了摊手，表示他也无能为力。

木兰花道：“大庭，你快去下命令，我们该走了。”

大庭立时走了出去，木兰花在屋中来回地踱着，大庭在五分钟之后就回来，和木兰花一齐走了出去，穆秀珍和安妮两人，早已赌气去睡觉了。

木兰花和大庭龙男用直升机返回东京，那种小型的直升机，速度十分之快，当他们在秘密的机场降落时，天才刚亮。

一下了直升机，立时有两名男子向前迎来，其中一个向大庭龙男另行敬礼，道：“包围已经完成，参加包围的，一共有二十个小队，配有重机关枪和各种轻型的武器，马戏团的成员，已经起身活动，看来并没有什么异状。”

大庭不住地点着头，木兰花则问道：“一小队有多少人？”

“十二名，全是经过挑选的干员。”

木兰花笑了一下，道：“只怕他们做梦也想不到已被两百四十名大汉包围了，大庭，一到那里，你只要说出事实，令他们投降就可以了。”

大庭龙男的神情，也全然是重负已释一样，他十分轻松地道：“真想不到，那么复杂，茫无头绪的事，一下子就解决了！”

他一面和木兰花一起跨上汽车，一面又道：“兰花师姐，你真是名不虚传。”

木兰花谦虚地笑了笑，道：“大庭师弟，那只不过是凑巧！凑巧我们到了东京的第一天，就会去看马戏，那是对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事，如果对方早知我们曾去看过马戏，那么，他就算要来找我们的话，也必然要经过化装才来的了。”

大庭笑了起来，道：“想不到他们想警告你不要插手，而你竟然就凭他们的这一个行动，破了这件案子！”

木兰花摇着头，道：“那不是我一个人的力量，不是安妮将那人的样子画了出来，引起了你的记忆，我也不会想到这个人是属于马戏团的！”

他们交谈着，车子正以极高的速度，在向前进发，十五分钟之后，他们已可以看到飘扬在马戏团帐篷之上的氢气球了。

而这时候，大庭也已利用了无线电话，和每一个小队的负责人通了话，使他明白了包围在那旷地的形势，马戏团中还没有一个人发现他们已被包围了，他们的活动和平时一样，有的在练习，有的在照顾着动物，谁也看得出来，这样充满着欢乐气氛的马戏团中，会隐伏着如此惊人的巨大危机！

等到他们到了旷场的边缘之际，便进了一间小屋之中，那间小屋，本来是出售汽水等饮品的，但这时已被用来作临时的指挥部。

大庭和木兰花两人一进去，就看到一张桌子上铺着一张图，图上画的是一幅那旷场地形图，有许多小红旗插在图上，每一面小红旗代表一个人，小红旗插着的地方，也正是那人隐伏的地点，隐伏得都十分之巧妙。

另外，还有三架直升机，随时准备升空，如果敌人想由空中逃走的话，显然也不能成功，包围圈严密之极。

大庭看了几分钟，便取过了望远镜来。

那小屋距离马戏团的大帐幕，约有一百码，在望远镜的观察下，马戏团成员的一切行动，全都看得十分清楚，大庭吩咐道：“准备扩音器！”

立时有人将一具扩音器递了过来，道：“有八只喇叭，可以同时传播你的声音，为了避免惊扰市民，我们也已作了必要的措施，劝所有的车辆绕道而行，我们可以放心进行一切。”

大庭按下了扩音器上的掣，吸了一口气，用沉毅而坚决的声音道：“马戏团全体人员注意，马戏团全体人员注意！”

他的声音，立时通过了八只安装在四面八方的喇叭，传了开去，那八个喇叭，正是安装在旷地的四周围，向着旷地的。

是以，大庭的声音一传了出来，在旷地上活动的每一个马戏团成员，都可以听得到，持着望远镜在观察的木兰花，可以看到每一个人，不论在做什么事，都停了下来，而且，人人都面现惊愕和莫名所以的神色。

大庭的声音继续传出，道：“你们绝不必想到反抗，因为你们已被包围了，你们甚至不必想逃走，包围是十分紧密的。和你们讲话的，是东京防卫厅特别工作组的长官，大庭龙男。你们投降的话，绝不会受到攻击的！”

木兰花在望远镜中，看得十分之清楚，在大庭龙男一开始讲话之际，似乎所有的人，都从帐幕中奔了出来，他们相顾愕然，大惊失色。

木兰花还看到一个胖子，正在挥着手，在说着什么，而许多人都向他奔去，围在他的周围，那胖子自然便是领导人了。

大庭龙男的话才一讲完，四辆有云梯设备的救火车，疾驶而至，云梯升起，在云梯的上端，是两个手持轻机枪的射手。

那两个射手，背对背地蹲着，居高临下，就是他们八个人，便可以说已经控制了全场！

而各种各样的惊呼声，也开始从旷地中传了过来。

大庭继续道：“每一个人都必须听从我的命令，将双手放在头上，从指定的地方走出来，绝对不准反抗！”

随着大庭的话，有十二个人已经奔向前去，六个一排，分两排站开，同时，呼喝着众人，在两排人中走过去。

木兰花看到，几乎所有的人，都已将手放在头上了，她放下了望远镜，道：“我们可以前去了，那胖子一定是他们的头子。”

大庭首先走出了小屋子的，和木兰花一齐向前走去，他们走近了几十码，便听得那胖子在两个人的押解下大肆咆哮着。

他的嗓门十分之大，只听得他厉声道：“这算什么？日本是一个野蛮国家么？为什么要这样对付我们的马戏团？我要求日本政府公开道歉！”

大庭来到了他的面前，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那胖子气呼呼地道：“我是萨氏马戏团的团长，萨克廉，你是谁？”

“我是东京防卫厅的官员，大庭龙男。”

“是你，原来就是你带领着这些人来包围我们的？”

“不错，”大庭一面回答着，一面已挥手令两小队人冲了进去，他事先早已命令过他们，一冲进去，便立时守住那尊射人的大炮。

大庭面带微笑，道：“团长先生，刚才你说，你要求日本政府什么？”

“公开道歉！”

“我想你是记错了，你是向日本政府要求付出一千一百万英镑！”大庭露出他整齐而洁白的牙齿笑着。

在那一刹那间，胖子团长脸上的神情之惊愕，当真是文字难以形容的，他张大了口，好一会一个字也说不出！

胖子团长足足呆了半分钟之久，在那半分钟之中，大庭也不催他讲话，只是微笑着欣赏着他那种惊诡的神态。

半分钟之后，胖子团长才缓过了一口气来，道：“天，你说什么？我向日本政府要求付出一千一百万英镑？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疯子？”

“我不是疯子，只不过你想不到你的面目已经暴露而已，将飞弹发射器装置隐藏在马戏团中，真不错啊，嗯？”大庭仍然微笑着。

胖子团长的眼睛是睁得如此之大，真叫人担心他的眼珠子会从眼眶之中，突然掉了下来！他望定了大庭，像是想说些什么，但是除了他喉间发出格格声之外，却是一句话也讲不出来。过了许久，才听得他道：“你究竟在说些什么？飞弹？”

大庭冷笑道：“是的，飞弹，团长先生，就是你们用来引致火山爆发的，我想你不必再抵赖下去了！”

胖子团长突然怪声叫了起来，他用手拍打着自己的脑袋，转过身去，向着身后，马戏团的其他成员，嚷道：“你们听听，这个疯子在说些什么？唉，我们是在什么地方？我们是在一个全是疯子的国家中么？什么飞弹？火山？唉，我的天！”

其他马戏团的成员，也都七嘴八舌地嚷了起来，大庭大喝一声，道：“住口，如果不是找出确实的证据来，你们是一定不肯承认的了！”

胖子团长厉声道：“你要我承认什么？”

“你们利用飞弹，引爆火山，向我国政府，勒索巨款，我可以在你们这里，搜出飞弹发射台和飞弹来，看你还有什么话说！”大庭的声音也十分严厉。在他那样严厉的声音下，任何犯罪份子，实是都不免会失色的。

可是那胖子团长，却是一副怒极反笑的神气，道：“好，那你去搜查吧，反正你们是野蛮人，我也不向你索要搜查令了。”

大庭冷笑着，道：“搜查令在这里！”

他将一份文件交给了胖子团长，可是胖子团长连看也不看，只是将之紧抓在手中。也就在这时，只见两个大庭的部下，快步奔了出来。

他们两人，正是刚才冲进去的那两个小组的负责人，大庭一见了他们，便立时大声问道：“怎么样？找到了那‘大炮’没有？”

那两个人急步奔到了近前，一面喘着气，一面道：“找到了，在帐幕之中。”

大庭十分高兴，道：“好，可是派人守住了，不准任何人接近么？必需千万小心，我们还要进一步地搜寻飞弹！”

那两个人互相望了一眼，又互相用手肘碰了一下。

大庭立时吩咐道：“你们两人，鬼头鬼脑作什么？”

那两人苦笑着，道：“组长，我们已经检查过了，那一尊‘大炮’，只是一尊魔术用的道具，它有一个强烈的弹簧，可以射出一个假人，同时，炮床是空心的，可以供钻进炮口去的小丑躲起来，在灯光黑暗时，再钻出来，那并不是什么火箭发射台。”

大庭龙男呆了半晌，回头向木兰花望了一眼。

木兰花在听得那人作了如此的报告之后，她也呆住了。那是不可能的，一定另有一尊“大炮”是火箭发射台，而有一尊，则是魔术炮。

她沉声道：“继续进行搜查。大庭，命令马戏团所有的人员，都在此处集中，我们找出昨晚的那个不速之客来，他们就不能狡赖了。请海关的人员来，证明他们团中一共有多少人，海关应该有入境纪录的！”

胖子团长气呼呼地道：“不必了，我们所有的人，全在这里了，只有一个人，他不在，从昨天晚上起就不在团中了。”

“那是谁？”大庭立时问。

“他是表演大炮射人节目中，担任炮手的威勒，是马戏团中一个无关紧要的人！”胖子团长也立即回答。

大庭龙男“哈哈”笑了起来，道：“好一个无足轻重的人！我们要找的就是这个人，你却将他藏了起来，你这老奸巨猾——”

大庭的话还未曾讲完，胖子团长已发出了一声怒吼，道：“我没有将他藏起来，是你们将他‘藏’起来了！”

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大庭一呆。

“昨天下午，威勒在酒吧中和人打架，被警察抓了起来，一直到现在还没有释放，是谁将他藏起来了？”胖子团长的声音越来越大。

大庭龙男不由自主，后退了一步！

这是不可能的，那个人，昨天晚上，还到琵琶湖的屋子中去袭击穆秀珍和木兰花，也就是凭这个线索，他们才认出那人是属于马戏团，是以才想到歹徒是利用马戏团作掩护的，而如今，团长却说他一直在拘留所之中！

如果胖子团长所说属实的话，那么他们的一切推断，也就成了毫无根据，而他们的行动，也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笑话了！

大庭龙男并不是没有急智的人，可是在那样的情形下，他确实在不知说什么才好！这时，不但大庭龙男受了极大的震动，木兰花也是一样！

一时间，他们两人都说不出话来，胖子团长却在继续咆哮，道：“你们如果要想找他，应该到东京警察局去，而不应该到这里来，你们用这样的手段对付我们，我们要到全世界去广为宣扬，证明你们的国家，是一个疯子和野蛮人的国家！”

木兰花轻轻碰了一下大庭，低声道：“吩咐你的手下，和警局联络，将那个威勒带来，还要请看守威勒的警员一起来。”

大庭点着头，道：“那么这里——”

“你尽管去下命令好了。”木兰花又立刻转过身去，道：“团长先生，我们的行动，绝没有野蛮和不文明之处，我们发现了可疑的地方，持着搜查令来搜查，也未曾损害你们的一切，难道在日本的国土上，你们竟享有可以不受日本法律的限制的特权么？”

胖子团长本来不知还想讲些什么的，但是木兰花一申斥，他翻着眼，便没有再在意料中的一切，对她是十分之不利的。

但是，她却还保持着镇定，她沉声道：“好的，寇利先生，我们要搜查你住的帐幕，你和这位先生可以一齐跟着来。”

小丑寇利作了一个发可奈何的表情，木兰花转过头来，道：“大庭，派三个干练的人员，和我一齐去搜查他们的帐幕！”

大庭挥了挥手，立时有三名男子，向前走来。

木兰花向小丑寇利道：“请你带路。”

寇利又耸了耸肩，和那人转身向前走去，木兰花等四人，跟着后面，他们经过了一列铁笼，关在笼中的是各种各样的野兽。

那是一个规模十分大的马戏团，甚至有两只长颈鹿，而小丑寇利和那些野兽，都显然十分熟，他一面向前走去，一面不断地和各种各样的动物，做着手势，当他伸出手来时，那两只长颈鹿中的一只，弯下颈来，舔他的手掌。

他们大约走了两百码，来到了近二十个小帐幕之前，那些小帐幕，全是马戏团团员的住所，而这时，搜索人员也正在进行搜索，小丑寇利指着一个帐幕道：“就是这个，我看，已经有人搜查过了，还要再查么？小姐？”

木兰花冷冷地道：“要再查！”

她一面说，一面掀开了帐幕，走了进去。

帐幕之中十分凌乱，有着三张床，在床前床后，堆着很多木箱，衣服乱七八糟地扔着，鞋子也东一只西一只。

小丑寇利跟在她的后面，道：“抱歉得很，小姐，我们刚要整理，那位长官便命令我们将手放在头上走出去了，请原谅。”

木兰花吸了一口气，在这个帐幕之中，显然是不可能隐藏着飞弹，或是飞弹发射台的。

但是木兰花却希望发现一些别的证据。

她和大庭龙男的三个手下，开始对这个帐幕中的一切，展开了最严密的搜查，甚至每一片纸，每一件衣服，都被翻来覆去地检查着。

但是，足足过了四十分钟，他们仍然一无所获，未曾发现丝毫可疑的东西，而大庭的声音已传了过来，叫道：“兰花师姐，威勒带到了！”

木兰花退出了帐幕，她一出去，就看到在两个日本警察之间，站着一个身形高大的欧洲人，正是昨天晚上见过的威勒！

木兰花呆了一呆，道：“好啊，威勒先生！”

可是威勒却瞪大了眼，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“你不认识我了么？昨天我们还见过面，你还警告我，叫我不要理闲事的。”木兰花望着外面缓缓地说。

然而威勒仍然睁大了眼，道：“昨天晚上？小姐，昨天晚上，究竟是我喝醉了，还是你喝醉了？何以你比我更糊涂？”

大庭踏前一步，在木兰花的耳际低声道：“我已经问过了，自昨天下午六时起，他一直都在拘留所中，绝不可能外出的。”

木兰花并不出声，只是望着威勒，她可以肯定，这就是昨天晚上和她见面的那人，除非另外有一人，和这个威勒一模一样。

当然，那并不是没有可能的事，如果威勒有一个双生兄弟，又如果有人用精巧的化装术，刻意化装成威勒的话，那么就可能有一个和威勒一样的人出现了。

双生子的可能性比较少，可以不加考虑，但如果是有入化装成威勒的

话，为什么要化装成威勒的样子呢？而且，威勒自昨天下午起就进了拘留所，这是“偶然”的，还是“故意安排”的？如果是故意安排的，那就是一项十分巧妙的安排！

因为自己这方面，怀疑马戏团便是歹徒组织的大本营，一切的根据，便来自威勒，但是威勒根本没有可能前去琵琶湖，那么自己的一切怀疑，便都不成立了。

木兰花呆了片刻，才道：“总搜查可有什么发现？”

“没有，”大庭的神色十分沮丧，“我们这一次，是闹了一个天大的笑话了，我看，政府恐怕非得要向马戏团表示歉意了。”

木兰花没有说什么，她只是缓缓地向外踱了开去，走了两三步，才道：“我看，你先去向胖子团长表示歉意，然后收队。”

“兰花师姐，我们——”

木兰花打断了他的话头，道：“我们的第一步行动，已经失败了。既然失败了，就要立即承认失败，那样才能最快地展开第二步行动。”

“那我们第二步行动是什么？”

“我会随时和你联络的，我先走一步了！”

大庭龙男搓着手，木兰花要先走一步，他自然不能硬留着不让她走，但是这里的一切善后，却是极其困难的事情！

他心中叹息着，木兰花已大踏步地走了出来，大庭龙男看着他向和威勒同来的两个警员，讲了几句话，便径自向外走了开去。

大庭想了一想，来到了胖子团长的面前。

他还未曾开口，胖子团长便以讥笑的口吻道：“长官，你找到了多少飞弹，是长程的还是短程的，有没有核子弹头？”

大庭也已亲自检查过了那尊“大炮”，那的确只是一尊魔术炮而已，至于飞弹，他自然没有什么发现，他只得勉强笑着，道：“对不起，团长先生，这——是可怕的误会，我向你表示歉意，打扰了你们，但我想这件事，我们都不必张扬出去！”

“为什么我们要保守秘密？”团长气势汹汹地问。

“你知道，人们心理是十分奇怪的，如果让广大市民都知道警方曾光顾你们的话，那你们可能就会失去所有观众了。”

“那就要你们政府赔偿损失！”

“你可以这样要求，但是可能过上三五个月才有下文，你们团中那么多人，开销从何而来？所以你还是接受我的歉意好。”大庭的话，软硬兼有。

胖子团长悻然“哼”地一声，转过身去。

他转过身去，双手向马戏团人员挥着，道：“走！走！恢复正常的活动，算我们倒霉，碰到了一批疯子，今天的演出要特别小心，别出意外！”

大庭趁他转过身去，连忙也转身向外走去，一面传达命令，撤退所有的人员，不一会儿旷地附近，便已经恢复常态了！

木兰花在和大庭分手之后，低头疾行，她截住了第一辆见到的计程车，当司机问她到何处去的时候，她说出了一间酒吧的名字。

那间酒吧，就是威勒昨天晚上发生纠纷的那一家，她是才从押威勒前来的那两个警员的口中，问出来的。

她的心中十分乱，她知道自己已掌握了某些线索，但是对方却比她更狡猾，将她发现的线索，完全抹去，令得她非从头来过不可！

她本来肯定歹徒是隐藏在马戏团之中的，但是在经过了那样大规模和彻底的搜查之后，她对自己的肯定，也不免有点动摇了！

但是，她却仍然可以肯定一点，那便是：即使事情和马戏团无关，也一定和那个威勒有关，因为昨天晚上来警告她不要多管闲事的人正是威勒（至少是和威勒完全一样的人）！她要重新掌握线索，也必然要从调查威勒开始。

那间酒吧的所在之处，正是东京酒吧林立的银座。

银座的大名，是举世皆知的了，但是在日间，这地区却是冷清清的，花枝招展的吧女都未曾上班，酒客自然也不会来买醉。

是以，当计程车到达那间酒吧的门口，木兰花在下了车之后，那司机也好奇地向木兰花望了几眼，然后才离去。

木兰花在门口略站了一站，酒吧的门关着，她伸手去推门，门应手而开，酒吧内十分黑暗，木兰花并不立即就进去，而是站在门口。

她先咳嗽了一下，然后才问道：“有人么？”

一直等她问到了第三声，而且声音也提得相当高了，才听得有脚步声传了过来，接着，一幅帘子被掀开，一个中年女人走了出来。

那中年女人的化妆相当浓，看起来令人极之不舒服。她的脸上，本来挂着职业性的微笑，但是一见了木兰花之后，微笑就消失了。

她某至不再向前走来，只是不耐烦地挥着手，道：“走！走！我们这里，并不招请女侍，凡是招请女侍的，门口一定贴着招纸！”

木兰花笑了一下，慢慢向前走去，道：“我并不是来当女侍的，我是想来问一件事情的，你是老板娘？”

那妇人立时换上了一副十分警觉的神色，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你是警察么？我们这里很平静，没有什么事情发生过。”

木兰花并不正面回答老板娘的问题，只是冷冷地道：“这里并不平静，昨天晚上，有一个欧洲人威勒，喝醉了在闹事！”

老板娘急急道：“客人喝醉了酒闹事，那太普通了！”

“普通也好，不普通也好，”木兰花冷然道：“你当时一定在场，你将当时的经过，详细地说给我听！”

那老板娘眨着眼睛，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木兰花踏前了两步，压低了声音，道：“告诉我，要不然，我能使你至少一个月不能开门营业，明白了么？”

老板娘面上变色，道：“好，我告诉你，你是原杉大哥的人？为什么不早说？早说了也不必误会了，我们可不敢得罪原杉大哥！”

木兰花根本不知道什么人是“原杉大哥”，但是从老板娘一提及这个名字时，便战战兢兢这一点来看，原杉大哥也者，多半是黑社会头子，是控制这一带势力的人马了。木兰花也不置可否，只是哼地一声，道：“快说！”

老板娘道：“那外国人，是和一个向导一起来的二来就喝威士忌，十分阔绰，后来，他一定要另一个顾客和他拚酒，那人不肯，就打起来了。”

木兰花问道：“那人是谁？”

老板娘的脸上，露出十分惊讶的神色来，道：“你不是原杉大哥的人，你究竟是谁，来查三问四的，快走！”

木兰花陡地踏前一步，一伸手，五指便已紧紧地握住了老板娘的手腕，厉声道：“快说，和威勒吵起来的是什么人？”

“我说了，那人是原杉太郎的手下。”

“后来怎样？”

“一打了起来，顾客就奔出门口，警察赶到，人都走了，但是那外国人却还坐着喝酒，自然就给警察带走了！”老板娘说着。

“你是说他可以逃走而不逃？”

“那我不知道。”

“哼！你们开酒吧的，也不会希望顾客会被警察带走的，是不是？难道在警察未来之前，你未曾劝威勒快点逃走么？”

老板娘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小姐，你真厉害，好了，我是曾劝他离开，他如果肯走，警察来了，我们就可以说根本未曾发生过什么了！”

“而他怎么说？”

“他不肯走，他说他就是等警察来！”

木兰花呆了半晌，如果老板娘所说属实的话，那么，威勒和人打架，以致他被留在拘留所中，一定是故意的安排了！

而这一个安排，牵涉到了两方面的人，究竟哪一方面的人是主动的呢？是威勒，还是原杉太郎手下的人？

木兰花点着头，道：“不错，你很合作，我再问你，原杉太郎住在什么地方？”

老板娘的脸色变成了死灰，她摇手不迭，道：“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没有人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住，他会突然出现，我们店中有三个酒女曾陪过他，三处的地方都是不同的，你别再问我关于他的住所了，我不知道。”

木兰花冷笑一声，道：“那么，我要找他，怎么找法？”

老板娘吸了一口气，道：“他的手下，常年在银座后街，黑珍珠酒吧前的一辆白色汽车上，要找原杉太郎的人，都先去找他的手下。”

木兰花放开了老板娘，说道：“对不起，打扰了！”

她转身便走，出了那家酒吧之后，她觉得事情越来越复杂了！因为到如今为止，事情已发展到了和日本的一个大黑社会头子有关了！

木兰花出了门，立时走过了对面街，她走出了十来码，拐进了一条小巷子中，倚着墙，取出了大庭给她的无线电通讯仪，按下了一个掣。

不到几秒钟，她便听到了大庭的声音，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“大庭，我是兰花，有一个人叫原杉太郎的，你可知道他是什么身分？”木兰花压低声音，开门见山地问。

当木兰花的话一讲究之后，她便可以清楚地听到大庭龙男的声音之中，带着极其吃惊的成份，道：“你为什么要问起他来？”

“我已经查出，昨晚在酒吧中，和威勒打架的人，就是原杉太郎的手下，而那场打架，可能是故意的安排。”

“兰花师姐，”大庭忙道：“关于原杉这个人，不是一言半语能讲得完的，你到我的办公室来。”大庭接着说了一个地址。

“好的，我立刻就来，但你立即去提问威勒，告诉他我们已知道了昨晚的打架，是出于故意的安排，要他讲出是他主动的，还是原杉手下的人主动的，这一点，关系十分之大！”

“是，我知道”大庭回答着。

木兰花关上“粉盒”，转过身来。

并没有什么人注意她，她匆匆地穿过那条巷子，召了一辆计程车，车子穿过了许多拥挤的街道，在半小时之后，停在一幢房子之前。

木兰花一看到了那幢房子，几乎疑心自己记错了地址！

但是当她下车之后，抬头仔细一看，一点不错，这正是大庭给她的那个地址，那是挤在许多屋子之中的一幢三层高的房子。

那房子的底层，开着一家“集贝店”，就是专供贝壳搜集者购买贝壳的地方，生意也不见好，一个女店员无聊地坐着。

当木兰花打量着招牌时，那女店员也在打量着她。

然后，那女店员问道：“小姐，你想找什么贝壳，我们没有的，可以替你代找！”

木兰花笑了一下，道：“我的一个朋友给了我这个地址，他姓大庭，叫大庭龙男，说他是在这里的！”

那女店员忙道：“原来是兰花小姐请进来！”

木兰花跨了进去，那女店员带她来到了店堂后面，在肮脏的墙上，按了一个掣，一个残破的木柜，向旁移了开去。

木柜移开，竟是一架小小的升降机，那女店员道：“大庭先生在二楼，他早在恭候你了，请小姐上去。”

木兰花踏进了升降机，按下了掣，那木柜移上，升降机也向上升去，升降机几乎是立时停止的，接着，门便打了开来。

木兰花向外望了一眼，便不禁一呆。

那是一间美丽舒适之极的办公室！

而从这幢屋子的外表来看，是绝想不到在那样普通的房子之中，会有着如此华美的办公室，大庭龙男正坐在一张办公桌之后，一见木兰花，便站了起来。

木兰花向前走去，道：“你这里不错啊。”

“这里是秘密的办公室，”大庭回答，“即使是日本政府的高级官员，也不能知道它的存在，你是第一个踏入此处的外国人！”

木兰花立时问：“你问了威勒么？”

“问了，威勒供称，他在买醉时，有人以五万日圆的价钱，请他去和人打架，他照做了，也已得到了那笔钱，他甚至不知道对方是谁！”

“也不知叫他去和人打架的是谁？”

“他不知道，但是他记得那人的样子，我们拿相片给他认，他认了出来，那人也是原杉太郎的手下！”大庭将一张相片放在木兰花面前。

木兰花看了一眼，相片上的人一望便知是个小流氓。

“好了，”木兰花再问道：“原杉太郎是什么人？”

“他是一个身分十分特殊的人物，战时他是少壮派的军人，他的军衔是大佐，曾任驻德使馆武官多年，战后，他侥幸逃过了战犯审判，回到了东京，不久便成为银座的极有势力人物，警方找不到他的什么差错，但是他显然控制着很多人。”

“他很有钱？”

是的，单在日本银行中便有巨额存款，我们不能怀疑他存款的来源，因为他有两家规模十分巨大的进出口公司，是专进口重型机器的。”

木兰花来回地踱着，大庭则沉重地望着她。

木兰花来回踱了两三分钟，才停了下来，道：“大庭，现在问题已十分明白了，这个原杉太郎，就是——”

木兰花的话还未曾请完，大庭龙男已经摇着手，道：“兰花师姐，关于

原杉太郎这个人，千万不能下太草率的结论！”

木兰花望着大庭，大庭的神色十分尴尬，他勉强笑着道：“兰花师姐，我的意思是，原杉在军、政、警界的势力十分雄厚，我们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，这和对付马戏团不同，到时，我们可能连道歉的机会也没有了！”

木兰花冷冷地道：“我们何必向他道歉？”

大庭苦笑着，道：“我是说——”

“你是以为我怀疑原杉太郎的理由不充份，是不是？”

大庭顿了一顿，道：“是，我是那样想，就算他是主使人，要威勒和人打一架，那——那实在也证明不了什么的。”

“可是，那一架，即使威勒入了狱，而当晚，另一个‘威勒’，却出现在我们的面前，引我们作出了错误的判断，去包围马戏团！”木兰花有点激动，因为像包围马戏团那样的错误，她是不常犯的，而她上了那样的一个大当，自然令她十分气愤。

大庭呆了半晌，道：“兰花师姐，你是说，那个威勒来找你们，根本只是一个圈套？是引致我们作错误的决定，去闹一个大笑话？”

“是的，现在我们不妨回想一下，威勒是一个要在公众面前露面的人，如果他要来警告我们，怎可能不进行任何化装？”

“那么，派这个威勒来的人，又怎知道我们曾到过马戏团，曾见过威勒？”大庭仍然不明白地问着木兰花。

木兰花一字一顿，道：“那只说明一点：我们一下机，就有人跟踪我们，我们到哪里，就有人知道。大庭，你也跟踪过我，你可以知道我在马戏团中，原杉太郎为什么不能？他知道我们看过马戏，对威勒有印象，才布下了这一局，存心要我们出丑的！”

“那么，”大庭迟疑着道，“对他有什么好处呢？”

“可以阻延我们工作进行的时间，你别忘了，他给的限期，只不过是五天！而且，还可以打击你的工作威信，使你的工作，难以展开！”

大庭还在迟疑着，突然，他案上的一个红色的电话，响了起来。大庭的面色，微微一变，道：“那是防卫厅最高长官的电话！”

他一面说，一面拿起了电话来。

只听得他不断地道：“是，是，我们的确是卤莽了一些，但是我们也由此获得了新线索，什么？噢，是，是，我知道了，是！”

木兰花不知道大庭和对方在说些什么，但是那一定是令大庭感到十分意外的事，所以大庭的那一下“什么”，声音才会如此之尖锐。

木兰花看看大庭放下了电话，慢慢地转过身来，他的脸色，十分之难看，木兰花沉声道：“可是有什么不幸的消息了？”

大庭苦笑了一下，道：“不幸之至，马戏团的团长，已经决定招待报界，将我们包围、搜查的情形向报界公布，防卫厅最高长官说，这件事一定引起报界的竭力攻击，成为贻笑国际的笑柄，他责怪我滥用权力，并且说，有关富士山事件，在高级官员会议有所决定之前，不要我再多管，他要我休息一段时间！”

木兰花静静地听看，等大庭讲完，她才道：“那么，你有什么打算呢？”

“我？我还有什么办法？”

“大庭！”木兰花正色道：“儿岛师父，不单是授我们空手道和柔道的功夫，他也一定曾教你如何做人，他最爱讲的一句话是什么？”

大庭龙男道：“他老人家常说，在最困难的时候，才分得出谁是勇敢的人，和谁是不堪一击的懦夫！”

木兰花一字一顿，道：“好，那你是准备做懦夫了？”

大庭本来已托着头，坐在沙发上的了，一听得木兰花那样讲法，立时一跃而起，道：“师姐，多谢你提醒了我！”

木兰花道：“你是受公职的，当然你不能违反上司的命令，但是事实上，你已掌握到了线索，你可以为你的国家除去一个大害，你怎能去休息？”

大庭不由自主，额上冒着汗，他抹了一下，道：“兰花师姐，刚才防卫厅长官说，我的职务，已由我的副手暂时接管，我将不能调动手下的人了。”

“不要紧，有你，有我，还有秀珍，我们有三个人，而我们要对付的，只不过是原杉太郎一个人而已！”木兰花乐观地说。

大庭沉声道：“你的意思是，我们进行秘密侦察？”

“是的，我们去发现秘密飞弹发射台，加以毁坏，大庭，你现在明白对方为什么布下这个圈套了吧？这个圈套，能令得整个侦察工作瘫痪，能令你‘休息’，而你一不握实权，我自然也起不了作用，那实在是一个巧妙之极的圈套，不幸我们竟上了当！”

大庭道：“我想原杉一定料不到我们会继续进行的！”

木兰花道：“正要他不知道，大庭，你可知道他的住址么？”

“在他的住所，只怕找不到他，他的住宅，在东京就有五处之多，也不知道他究竟在什么地方，他有三架私人直升机——”大庭讲到这里，陡地停了一停，才道：“他的圈套，其实也有漏洞，只不过我们未曾想到而已，你想，马戏团中的人，怎会有直升机？”

木兰花道：“不是没有想到，你也曾提出来过，但是却被我否定了，当时，我只认出了那人是威勒，便认为一切迎刃而解了！”

大庭来回地踱看，木兰花望着窗外，过了不多久，木兰花便道：“给我一具无线电波示踪器，要远距离的！”

大庭拉开抽屉，取出一个镶着红的胸口针，道：“你佩上了这个，四十公里之内，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你在何处。”

木兰花将那扣针扣上，道：“我有门路去找原杉，你跟踪着我，在我未到目的地之前，你千万不要露面！”

大庭十分惊讶，道：“你？你能找到他？”

“我试试。”木兰花回答着，“我先走了。”

大庭在木兰花要跨进升降机时，突然叫了她一声，木兰花停了下来，大庭来到她身前，道：“兰花师姐，你千万小心！”

木兰花听得出大庭在对自己嘱咐时的关切之情，而她的心中，这时也十分快慰，她是知道日本人服从长官的传统性的，但这时，大庭居然听从了她的话，继续去侦察那件事，这令得木兰花感到她对大庭有一种责任，一定要帮助他办好这件事，使他在上级之前，获得更好的信誉。

是以她不但点着头，而且道：“大庭，我会尽可能和你联络的，你不妨向你的长官说，你要到琵琶湖边去休息几天。”

大庭苦笑着，和木兰花紧握了一下手。

当他们两人的手分开后，升降机的门已关上，升降机向下落去，在走出那间售贝壳的店堂之后，木兰花看了看手表，已是中午十二时了。

从昨天晚上起，她根本没有机会休息过，当她想到她到日本的目的，

原是休养之际，连她自己，也不禁觉得好笑！

她沿街走走，随便进了一家小吃食店，吃了一些食物，然后，她又到了银座区，来到了银座后街，问明了“黑珍珠”酒吧的所在，向前走去。

她在离开“黑珍珠酒吧”还有十多码的时候，便已看到了那老板娘所说的那辆奶白色汽车，同时，也看到汽车中，坐着两名男子。

木兰花略停了一停，装着若无其事地向前走去，而当她来到了那辆奶白色车子旁边之际，突然停住了身子，用极快的手法，拉开了车门。

车中那两个男子陡地一震，靠近木兰花的那一个，身子一矮，立时窜了出来，伸手向木兰花的肩头，便抓了下来！

但是木兰花早已有备，那人手一抓到，她身子一闪，那人便抓了一个空，而木兰花已闪到了他的身侧，一伸手，抓住了那人的手腕！

她一抓住了那人的手腕，便立时身子一转，手臂用力向上一抖。那从汽车中扑出来的汉子，是一个彪形大漠，体重至少在一百八十磅以上。

但是木兰花的身子一转，手臂一抖间，用的劲都是十分巧妙，将那人的身子直抛了起来，越过了车顶，跌到了车子的另一边。

而这时候，恰好另外一人，从车子的另一边，钻了出来，冷不防一个人越过车顶压了下来，正压在他的身上！

两人一齐发出了一声怪叫，滚跌在地，而木兰花的手在车窗上一按，身子飞了起来，也越过了车顶，她在落下去的时候，膝盖在刚才被她抛去的那人的后脑上，重重地顶了一下，那人闷哼一声，立时昏了过去，滚跌在一旁，摊开双手，一动也不动了。另一人想要趁机站起来，可是他的动作，怎比得上木兰花的快捷，木兰花立时伸脚，踏住了他胸口近咽喉的部位。

那人双手抓住了木兰花的脚，想将木兰花的脚抬了起来，可是木兰花的脚非但不曾移开，反倒向下踏的力道，越来越大，令得那人怪声叫了起来。

木兰花冷冷地道：“你要叫，你叫个痛快，等你叫够了，我再和你讲正经的。”

这时候，周围已经围了不少人在看热闹，木兰花挥着手道：“各位，谁再不走，我就向原杉太郎说，我是你们的同党！”

看热闹的人，一听得木兰花这样讲，无不魂飞魄散，立时散了开去，因为他们全知道那两人是原杉太郎的手下，木兰花打了他们，可以说是闯了大祸，如果他们之中，谁被认为是木兰花同党的话，那原杉太郎，怎肯放过他们？自然没有人再敢留下了！而被木兰花踏住胸口的人，这时也不叫了，他只是喘着气，道：“你，你有什么话，只管说，哎哟，你快松开脚。”

木兰花冷冷地道：“上车去！”

她一面说，一面缩回了脚来。

那大汉身手也十分不凡，木兰花才一缩回脚来，他身子突然一挺，双手在地上一按，双脚疾飞了起来，踹木兰花的面门！

木兰花的身子陡地向后一仰，那大汉两使脚踹向前来，势子已近，仍未能踹中木兰花，反被木兰花伸双手抓住了他的足踝！

木兰花一抓住了他的足踝，身子跟着旋转，将那人直提了起来，滴溜溜地打转，那人又杀猪也似的叫了起来，道：“饶命！饶命！”

他的身子在急速地转着，在那样的情形下，木兰花不论将他的头撞向何处，唯一的结果，便是他的脑袋破裂，是以他才不顾一切，叫了起来的。

木兰花冷笑一声，转势略慢，双手一松，那人的身子由于离心力的作

用，在木兰花双手一松之后，立时平平向外飞了出去！

但那人仍不失为十分机灵，他在身子飞出去之际，将身子缩成了一团，好在他离地不是十分高，身子缩成了一团之后，一落地，骨碌碌地向外滚了几下，立时便弹了起来，当他站直了身子的时候，是背对着木兰花，离木兰花大约有五六码。

而木兰花早在他滚出之前，便有了准备，身形向前疾扑而出，扑到了他的身后，一掌绕过了他的身子拍向那人的右腕，同时叫道：“将枪给我！”

那人的身手，也算得是敏捷无比的了，他在那样的情形之下向外跌出，立刻弹起身子，还能在刹那间，握了枪在手。

本来，他只要一转过身来，便立时可以制住木兰花的了！可是木兰花的动作却比他更快，而且，处处都料到了他的动作是什么！

这时，木兰花自他身后攻出的那一掌，正砍在那人的手腕之上，那人五指一松，枪已掉了下来，木兰花手腕向下一沉，恰好接住了那柄枪，她手臂一缩，枪已抵住了那人的腋下，又道：“上车去，再听我的命令行事！”

那人吸了一口气，身子慢慢地转了过来。

木兰花打横跨出了两步，手中的枪仍然对准了他。那人望了木兰花一眼，道：“如果你是木兰花小姐，那么，我败在你的手下，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。”

“不错，我是木兰花。”木兰花立时回答。

那人刚才这样说，那是证明他已经料到对方可能是木兰花的了。但是，他料到那可能是木兰花，和证实了对方确然是木兰花，那却是感受完全不同的俩回事。是以刹那之间，那人的面色，变得难看到了极点！

木兰花一字一顿，道：“上车去！”

这一次，那人不再反抗，上了汽车，坐在司机位上，他回头向路上看了一眼，他的同伴，仍然扎手扎脚，躺在路上，昏迷不醒。

木兰花也上了车，坐在后面，冷冷地道：“开车。”

那人问道：“到 哪里去？”

木兰花厉声道：“开车！记得，每一个命令，我只说一次，如果你不用心听，而要再问的话，那是你自讨没趣！”

那人不敢再说什么，闷哼一声，踏下油门，车子便向前疾驶了出去，车子驶出了五分钟之久，木兰花才道：“带我去见原杉太郎！”

那人立时踏下了车掣，车子发出了一下难听的尖叫声，突然停了下来，他转过头来。他这时转过头来，分明是想讲些什么的。可是他在一转过头来之后，却立时看到，乌黑的枪口，距离他双眼之间的要害，只不过半寸！

他“鹰”地吸了一口凉气，又转回头去。

木兰花沉声道：“快开车！”

那个的声音极之苦涩，道：“小姐，那是我无法做得到的事，我根本不知道原杉先生在什么地方，我只是一个不足轻重的小卒！”

木兰花冷笑看，道：“阁下不必太谦虚了，你的身手，已经证明你是原杉太郎手下的大将了，而且，还有一点，你猜到我是木兰花，我到日本来，只有少数人知道，也只有像原杉那样准备做坏事的人才会注意，你一定曾参与原杉设计的圈套，所以你知道我是谁，如果在十分钟之内，你不能带我去见原杉的话，那么你就变成一具尸体了，朋友！”

木兰花的话，说来阴森森、冷冰冰地，令人听了，不寒而栗。木兰花

本来是极少用这种语调讲话的，但这时，她即必须令对方感到死亡的恐怖，是以才用上了那种语调的。

那人喘着气道：“十分钟，那是不可能的！”

限那人“十分钟”之内，带她去见原杉，也是木兰花妙计的妙计，而那人在不知不觉之间，果然中了计！木兰花立时道：“好，那就限你一小时，你别再推说不知道原杉在什么地方了，你如果不如他在什么地方，怎能立即算出十分钟不可能见到他？”

那人没有法子再推搪下去了，他嗯嗯啊啊地拨着声，看来像是正在等待着什么，木兰花缓缓地扳下了手枪的保险掣，发出了“克列”一声响。

那人的身子，震了一震，但仍然僵坐不动。

木兰花还想再恐吓他时，只听得车子中，突然传来了一个声音，道：“三井，大佐吩咐你带木兰花来见他，你做得很好！”

那声音才一传入木兰花的耳中之际，她也是一呆。但是，听到了最后一句话时，她已经明白那是什么缘故了，那自然是对方在开车时，按下了无线电通讯仪的掣，是以他们的对话，原杉都已听到了的。木兰花只是冷笑了一声，也没有说什么。

她的目的是要见原杉太郎，不论在什么情形下见到原杉太郎，都是无关重要的，何况此际，她还是一直占着上风！

那人又吸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兰花小姐，现在我们可以去了，我只有接到了命令之后，才敢行事，不敢擅自决定的。”

木兰花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看来原杉太郎管理他的属下，定下的规矩，十分之严格啊，他不像是在经商，倒像仍然是在军队之中！”

那人不出声，他的驾驶术十分之好，车子在拥挤的路上，也行进得十分快，约在二十分钟之后，便驶到了一个高尚住宅区之中。

在那一个区域中，又打了几个弯，车子驶进两扇刻着十分精致花纹的木门，一进门，车子便绕着一个小湖向前驶去。

那是一个十分大的花园，在东京的住宅区中，拥有那样的一个花园，那是极为豪阔的事，木兰花估计那小湖有一亩半以上，湖边的路，全是鹅卵石铺成的，车子在驶离了小湖之后，停在一幢十分宏大，纯日本式的房子之前。在那房子之前，有着两株十分苍劲的黑松。

车子才一停下，便看到两个人从屋中走了出来，来到了车边，十分恭敬地道：“请木兰花小姐。”

木兰花跨出了车子，故意用十分巧妙的手法，抛玩着手中的手枪。但是，那两个人却视若无睹，只是弯着身，道：“请！”

然后，他们便自顾自转过身，向前走去。

木兰花口角带着冷笑，跟在那两个人的后面，她跨进了大堂，大堂中的光线十分阴暗，那大堂绝不是用来招待客人的，因为正中供看天照大神十分巨大的塑像，塑像前，香烟缭绕，气氛肃穆，看来到像是一座庙的庙堂。

木兰花跟着那两人，从神像左侧的一扇门走了出去，走出了门，看到一个十分大的天井，天井一角，堆着十分精巧的假山。而假山之下，则是一个池水十分清澈的水池，有十几尾名种金鱼，在水中翻着筋斗。

过了那个天井，又是一个厅堂，厅堂的陈设，在雅洁中透着华贵，到了这里，使人有远离市器之感，觉得十分幽静。

而那房子十分深，看起来，一进又一进，不知道有多少房间，那两个

人继续在向前走着，木兰花也仍然跟在后面。

出了那厅堂，是一条走廊，走廊的一边是花园，另一边则是房间，他们在走廊中走了十来码，那两人才站定了身子。

只听得他们躬身道：“大佐，客人来了。”

自纸门中传来一个浓重的声音，道：“请进来！”那两个人中的一个移开了门，另一个则向木兰花作了一个请进的姿势，木兰花踏前两步，来到了门口，向内望去，她看到一个坐在榻榻米上的中年人，也抬起头来，向她望来，那中年人戴着一副黑边眼镜，穿着一件深棕色的和服。

在他的面前，是一个黑漆的长案，案上放着一大叠线装书。还有一方墨砚，那中年人的手中正握着一管毛笔，看样子他是在一面看书，一面批注。

木兰花看到了这样的情形，不禁呆了一呆。

她要来见的人，是一个军人，是一个黑社会的头子，而且还有可能，是用飞弹引爆火山，勒索罪案纪录的罪犯！

但这时出现在她面前的，却是一个十分儒雅，一望而知是极有学问的人，和她想像中的原杉太郎，似乎一点也扯不上关系！

木兰花呆了一呆，道：“我要见原杉太郎！”

那中年人放下了毛笔，也脱下了眼镜，扬了扬浓眉，道：“我就是原杉太郎，你是木兰花小姐？我和令师儿岛强介，倒是素识！”

木兰花立即道：“原来阁下认识儿岛恩师，那我们就更容易说话了。”

“请进，请坐！”原杉太郎的说话甚是文雅，“儿岛兄有你这样一位弟子，可以扬名世界，真是再好也没有了，令我们也代他欢喜，木兰花小姐你要来见我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看在儿岛兄的份上，我一定可以答应的。”

木兰花心中急速地转着念头，对方分明是一个臭名昭彰的黑社会头子，但是偏偏外表上看来，却又像是大儒一样，而且，他又在军政界有着十分深厚的势力，他自然是一个极难对付的人，自己应该如何开口才好呢？

正在这时候，一个仆人捧着茶盘走了进来，木兰花端起了茶，缓缓地喝着，趁这个机会，她迅速地转着念头，然后，放下了茶杯。

“怎么样？”原杉又问。

“原杉先生，我想冒昧请你，放弃你的计划。”木兰花决定开门见山，是以她直截了当地要求着对方。

“我的什么计划，小姐。”

“你的让富士山爆发，以威胁贵国政府，勒索一千一百万英镑的计划，原杉先生！”木兰花说着，一方面注意着原杉的动静。

原杉扬起了他左面的眉毛，道：“对不起，小姐，我不明白你在说些什么？令得富士山爆发？如果我未曾听错，那是什么意思？”

木兰花冷笑着，道：“如果阁下竟然没有诚意到这一地步的话，那么，我想我们的谈话，也应该到此为止了！”

木兰花陡地站起身来，原杉摇着头，道：“你太冲动了，我实在不明白你在说些什么，小姐，你至少要使我明白你的话，是不是？”

木兰花吸了一口气，她已经明白了一点，那便是：她面对着的，是一个老狐狸，是她从来也未曾遇到过的一个老奸巨滑！

木兰花向后退了一步，以便随时可以退出去，她冷冷地道：“你为什么派你的手下，故意和威勒吵架，使他入狱？”

原杉摇着头，道：“这更使我不明白了，威勒又是什么人？你得原谅我，

我管理许多事业，隶属我手下的人有一千名以上，我无法负责他们每一个人的行动，威勒可是你的朋友？他入狱了？我有最好的律师，可以使他自狱中出来的！”

原杉的狡猾，令得木兰花火向上冲。

但是，在木兰花忍不住要大声向他申斥的那一刹间，原杉大郎面上浮起的那种狡猾的笑容，却令得木兰花受到了启发！

木兰花在那一刹间想到：自己面对着敌人，既然是如此之狡猾，那么，自己就必须比他更狡猾，才能够战胜他！

如果自己竟然沉不住气，而发起火来，那么更要吃亏了！当她想到了这一点之际，她已经强自遏制了心头的怒火，在她的脸上，也浮起了笑容来。

她知道，她在这里，已经停留了不少时间，只要再停留一会，一直跟踪着她的大庭，一定也可以到达了，这里或许不是原杉的总巢穴，但是至少可以在这里开始，监视着原杉。如今就和他正面的冲突，是没有好处的。

木兰花一面笑着，一面道：“原来是那样，那我错怪阁下了，或许，那计画也不是阁下的主意，那我要告辞了。”

她并不转过身去，只是背向着门口，退了出去的。可是，她才退到了门口，却听得“刷”地一声响，背后的门，已自动移上了。木兰花呆了一呆，但是随即冷笑了起来。

日本式的屋子，门窗全是木格糊上纸的，木兰花心想，这能阻碍住我么？她反手破了棉纸，抓住了木格，用力一拗。在她的估计之中，这一拗，至少可以折断好几格木格，她也可以毫无困难地离开这一间房间的了。

可是，在她用力一拗之下，那些木格却一动不动！木兰花立时知道，那不是木制的，而是铁制的！

看来所有屋子的门窗，全是铁的，只不过漆上了和木纹一样的油漆而已，木兰花一用力未能折断木格，连忙踏前一步。

在她踏前一步的同时，她的右手扬起，用枪对准了原杉，只见原杉的面上，依然带着那狡猾的笑容，突然，他所坐的地方，冉冉向下沉去！

木兰花厉声喝道：“停止，我开枪了！”

但是原杉的身子，仍在向下沉去，木兰花立时向着原杉，连扳动了两下枪机，射了两枪。

以木兰花的射击技术而论，在那么近的距离之下，她实是有可能射不中对方的！

但是，她却并没有射中原杉！

子弹在原杉大郎面前两三尺处，便弹了开去。

直到此际，木兰花才知道，在原杉的身前，有着一幅避弹玻璃，她和原杉之间，始终隔着那层玻璃，所以原杉才有恃无恐的！

而在她射了两枪之后，原杉大郎的身子也隐没了，地板弹了上来，等木兰花转过去查看时，几乎一点痕迹也找不出来。

木兰花立时奔到两扇窗前，果然，所有的木格，全是铁的，而且窗子也都无法移开，木兰花撕去了门上的纸，向外看去。

外面并没有人，小方格只有四寸见方，她只好勉强伸出手去，她是无法从那小方格中钻出去的，她大声呼叫着，可是没有人回答她。

过了两三分钟，她听得一阵汽车声，自近而远，离了开去，那可能是原杉大郎和他手下的人，抛下她走了！

他们要将她困在这里，不理她的死活！

木兰花在长案上坐了下来，她的心中并不着急，因为大庭在跟踪着她，而且，自她的鞋底中，可以抽出六根钢锯的锯条来。

只要花些工夫，脱身是没有问题的。

她现在要弄明白的是，原杉是不是真的走了！

她想了一想，便掀起了榻榻米，将耳朵附在地板上，她耳朵紧贴的地方，就是刚才原杉太郎沉下去的所在。

一开始的时候，木兰花什么声音也听不到，就像在那地板的下面，根本没有什么机关一样，但是木兰花仍然用心倾听下去。

当她伏在地上，耳朵紧贴在地板上，大约一分钟之后，她因为集中精神的缘故，开始听到了很多声音，那些声音都是很轻微的，但是也还都可以辨别出来，那究竟是什么声音。

木兰花听到金属的锤击声，那种锤击声，带起一种回响来。木兰花本是对各种常识都异常丰富的人，尤其是工业知识。

是以她一听到那种带有回响的锤击声，她就可以知道，那是一吨以上的汽锤所发出的声响，木兰花的心中，实在惊讶不止。

因为一般说来，只有极大规模的工厂，才会使用到这种大型的汽锤来工作的！木兰花也听到一种迅速的摩擦声，那种摩擦声一下又一下地传来，每一下摩擦声持续的时间，不会超过一秒钟，木兰花起先还弄不明白那是什么声音，但是在倾听了十来下之后，她心头不禁怦怦乱跳了起来，她认出那是速度极高的单轨车的声音！

单轨车在单轨上迅速地滑过，产生出的那样的摩擦声来。在大工厂之中，这种单轨车是作为运输原料或是成品之用的！

木兰花当然还听到了其他许多声音，有更多的声音，是不可分辨的，但是，从可以分辨的声音来分析，却是每一种声音，都和一座巨大的工厂分不开！

而这些声音，却全是从地板下面传来的！

虽然想起来有些匪夷所思，但是毫无疑问，那是事实：在地板之下，是一个秘密的、庞大之极的地下工厂！

木兰花也立刻联想到，那一定是制造或是装配飞弹的所在，而更可能的是，这里，也正是自己所要寻找的飞弹发射地！

木兰花一想到了这点，不禁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！

当原杉太郎才一隐去，而她发觉自己被囚禁起来之际，她所想到的，自然是自己如何才能脱出囚禁离开这里。

但是现在，她却不想离开这里了，她想要切切实实弄明白，在这所看来是如此幽静的古宅之下，究竟有什么事在进行着！

她迅速地掀起了好几块榻榻米，想在地板上寻出隙缝，进一步发现暗道，可以使她通到地板下面去。但是，地板上虽然有些隙缝，却极为严密，而且木兰花也立即发现，地板看来虽然是木的，但实际上也只是油漆上了木纹的钢板。

木兰花紧蹙着双眉，她在想：大庭龙男什么时候可以到呢？但即使大庭龙男到了，他大约也只会发现一所空宅，或者受到原杉太郎礼貌的接待。自己有什么法子，可以和他联络，告诉他自己已经有了如此惊人的发现呢？

木兰花苦笑了一下，她知道，她不能等大庭龙男来了才开始行动，她

必须先开始行动，虽然只是独自一个人，也要开始行动了！

她略想了一想，便学着刚才原杉太郎的样子，坐在那长案之前，原杉太郎刚才就是那样坐着，而突然间下沉了下去的。

那么，使原杉太郎突然沉下去的机关掣钮，是不是就在他坐着，伸手可及的地方呢？木兰花开始仔细地审视着一切。

但是不久，她便失望了，她发觉在伸手可及的地方，绝没有可供控制的掣钮，而她也明白，这里的机关装置，一定全是无线电控制的，控制仪自然是在原杉太郎的身上，而自己却没有控制仪，是进不了那机关的入口处的。

木兰花知道要和原杉太郎一样，自机关中隐没是不可能的了，一条路走不通，她立时想第二个办法，她知道，如果在大宅底下，确实有一个极其庞大的秘密工厂的话，那么这个工厂一定有许多人，出入的通道也不止一个。

而且，人是要呼吸的，这个秘密工厂一定还有着十分庞大的空气流通系统，在地面上是一定有踪迹可寻的，那么，当前要务，便是先离开这间房间，仔细地在这所大宅别的地方去找寻通向地底秘密工厂的通道！

木兰花立刻从鞋跟之中，抽出了一根锯条来。

那根锯条，看来比铅笔蕊粗不了多少，但是它却有着紧密的锯齿，而且锯齿上是镶嵌着金刚砂的，它可以锯动十分坚硬的合金钢。

木兰花一面锯着门上的钢格，一面打量着外面的情形。

从表面上看来，那座大宅的园子，极其幽静。

它是纯日本式的，有一道人工的小溪，在园中曲曲折折地流着，溪水不深，在溪底的，全是百色的鹅卵石，要使人将那么美丽的一个花园，和花园下面的秘密工厂联想起来，自然是一件十分不容易的事情。

木兰花花了二十分钟，换了三根锯条，她已锯断了六格钢格，有一个尺半见方的洞，足够她钻出去的了。

木兰花一出了那间房间，立即奔出了七八码，在一个石亭下停了一停。那种石亭，是日本园林不可或缺的装饰物，它是用麻石雕成的，大概有半个人高。

木兰花来到了那石亭之旁，蹲下身来，她的目的，是唯恐花园中有人，发现了她的逃出，是以藉那石亭，掩盖一下的。

可是，她才在石亭之旁，蹲了下来，便突然听得自那石亭中，传出了一阵均匀的“呼呼”声来。木兰花陡地一呆，伸手进去，探了一探。

她的手掌上，立时感到了一阵凉风！

那是一个通气管！

木兰花本来就料到，在整座花园之中，一定密布着通气管和出入口的，但是她却也未曾料到，自己才一出来，就已经发现了其中的一个！

那个通气管被隐藏得如此之巧妙，它隐藏在每一个日本花园都有的石亭中，如果不是木兰花凑巧蹲在那石亭之旁的話，她也不会想到的！

木兰花探头仔细看去，同时用手探摸着，她发现那石亭的顶部，是可以旋转的，她小心翼翼，将之旋了下来。

石亭的顶部十分沉重，当木兰花捧起沉重的石顶之际，她看到了径有两尺的一根管子，自那根管子中，劲风“飕飕”地吹了出来。

木兰花一看到那根管子可以容一个人钻下去，她便没有多考虑，便已决定从那根管子中，向下爬下去！

木兰花是一个行事迅速有决定的人，但是她却决计不是行事卤莽的人，

是以她在下去之前，先拔了一棵草，自那管外中抛了下去。

她立时侧耳细听，她听得，那棵草在跌下了约十尺之后，传来了一阵“刷刷”声，显然是草的下落，被什么东西所阻挡了。

木兰花甚至可以肯定，那阻止去路的一定是一柄强力的抽气扇，也就是说，她如果要自那管子中下去的话，一定要通过这个障碍。

木兰花已了解到了管子中的情形，她不再耽搁，一纵身，便已进了那管子中，她双腿撑在管壁中，使自己的身子不致于疾滑下去。

她的上半身，仍然在管子之外，她弯身，用力捧起了那石顶来，然后，身子才扭动着，仍然撑着石壁，慢慢地向下落去。

那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，困难不但在于她必须缓缓落下去，而且，她还顶着那至少一百磅重的石顶！

如果这一个控制不住，身子向下直落下去的话，那么她的双足落在强力抽气扇之上，一定会受到极严重的伤害了！

木兰花紧紧地咬着牙关，她全身的神经，都紧张得如同绷紧了了的弓弦一样，她的每一分力都用了出来，她的背臂上，已经汗出如浆。

木兰花经历过许许多多艰险的事，但是从来也没有一次，像如今那样艰苦的。等到石顶落在石亭上，她的身子已完全进入那管子中时，她才得以腾出双手来，支撑在管壁上。

那令得她的负担减轻了不少，自然使得她松了一口气！

可是那管子却是一个出气孔，她这时身在管子之中，等于是处在一个极其强劲的风口之中一样，她必需闭住气，十分缓慢地进行呼吸。

而且，她是脚在下，头在上的，而她要从那通气管进入地下，她必需先对付管口的那个抽气扇，她自然是不能用双足来对付那抽气扇的。

那也就是说，她必需调转头来。

要在两尺直径的管子中，拧转身来，由头上脚下，而变得头下脚上的话，那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！

木兰花先缩起了身子，双肘用力撑在管壁上，然后，她双足在管壁上慢慢地上移，她全身的每一部份，只要是碰到管壁，都使上了力量，支持着她的身子，使得她的身子在运动之中，不致于在管子之中跌了下去！

她终于成功地翻转了身，她这时，头已向下了，她依靠双足撑在管壁上支持着身子，双手也可以勉强工作了。但这时，劲风迎面扑来，却不但令得她的呼吸困难，而且令得她双眼，几乎睁不开来。木兰花的双眼，复原并不太久，她到日本来，本来就是为了休养双眼而来的！

可是此际，她的双眼，却受看如此强烈的劲风的吹袭，她只觉得双眼一阵阵刺痛，不由自主间，泪水不断地涌了出来。

泪水使她双眼的刺痛减轻，但是却也使她的视线模糊！

木兰花闭上了眼睛一回，她已取出了一个小电筒来，按亮了咬在口中，然后，她再勉力睁开了眼来。

藉着小电筒所发出的光芒，她看到，在离她面部，只不过三尺处，是一面在极其迅速地旋转着的抽气扇！

那是她早已料到的了，这是她第一个障碍，在通过了这个障碍之后，还会有什么困难，她根本不知道，而目前，她必需先对付抽气扇！

抽气扇的直径，足有两尺，如果要拆掉它，首先自然是要使它停下来，抽气扇一停，劲风自然也会停止，那么木兰花的处境也会好许多了！

木兰花右脚，在管壁上擦了一下，她脚上的鞋子，立时向下，落了下去，落到了迅速在转动的抽气扇之上，又立时弹了起来。

鞋子弹起了两三尺高时，木兰花一伸手将之接住。

她的身子又慢慢地向下沉了尺许，她的鞋子，鞋底上有一条两寸来润，极其坚硬的钢片，如果用来阻止抽气扇旋转的话，是足可胜任的。

她缓缓地吸了一口气，用力将鞋子向下按去，等到抽气扇的风叶转得慢了些时，她将鞋子用力挥进了两片风叶之中的空隙。

抽气扇仍然转了几下，发出“卡卡卡”的声音来。

然后，它便停止了。

由于它是硬被卡停的，是以在它的轴中，立时发出一阵嗡嗡的声音来。木兰花知道自己的动作必需快，因为抽气扇硬被制住了不转，电压会迅速升高，不消多久，就会烧坏轴心中的线圈，会发出异味和导致电，那么对方就会发觉了。

她的身子再向下一沉，仍然用口咬着小电筒，用一柄小螺丝钳，将轴心和风叶连结的部份弄松，将三片风叶，次第拆了下来。

她只不过用了两三分钟的时间，风叶一拆了下来，她已可以通行无阻了，而她听得她那只鞋子向下落去的声音，“拍”地一声，自下面五六尺处，传了上来。

木兰花的身子，迅速向下滑去，她向下滑下了约有五尺，便已到了一个转弯处，而这时，她也已可以看到光亮了。

她拾起了那只鞋子，鞋子已被抽气扇的风叶绞得变了形，但是还勉强可以穿在脚上，她顺着通气管，向前面爬出去。

她只爬出了十多尺，使到了有亮光传进来的一个“窗”口，“窗”口有铁枝拦着，约有一尺高，两尺宽，铁枝相当疏，木兰花可以透过铁枝，清楚地看到外面的情形，她只看了一眼，便不禁整个人，都为之呆住了！

她早已从听到的声音，以及巨大的通气管，推测到地下有一个秘密工厂在，但是，她却未曾想到，那工厂竟如此之大！

她首先看到的是一个极大的水泥台，在那水泥台之上，是一具巨大的“炮”，那当然不是“炮”，而是一具小型飞弹的发射台！

在那飞弹发射台之旁，有一座控制台，很多人在控制台之前忙碌地工作着，木兰花也看到了在单轨车上的两枚飞弹。

那两枚飞弹和常人的身子差不多大小，被漆成十分夺目的彩色，木兰花一时之间，也不能肯定它是不是附带着核子分裂装置的弹头。

但是，两次火山爆发，都是由这一类飞弹引起的，那是再无疑问的事了，由此也知这种飞弹，一定具有极大的威力！

木兰花伏在通气管中，绝不怕有人发现她，她看了好一会，约略数了一下，在下面，至少有三五十个人。如果她跳下去的话，那一定是不容易讨好的。

她已经发现了飞弹的发射地点，现在她所需要做的事，就是要和大庭龙男连系，以后的事，没有她的帮助，大庭龙男和他的部下，也足可以应付得了！

她要做的，是不动声色地离开这里而绝不是现身去打草惊蛇！她转过身，又循看通气管，向上爬了上去。

向上爬上去的时候，比爬下来之际，不知方便了多少，不一会，她双

手已托住了石顶了，只消将石顶托起，她就可以出来了。

可是，就在她双手一用力，还未曾将石顶顶起来之际，她听得一阵豪爽的笑声，突然在石亭之旁，传了出来。

木兰花立时听出，那是原杉太郎的笑声！

果然，她又立即听到了原杉太郎的语声，只听得原杉太郎道：“大庭先生，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？你说有一位小姐，叫木兰花，来到了我这里？”

接着，便是大庭龙男十分沉实的声音，道：“是的！”

“大庭先生，我想你一定弄错了，”原杉可是一阵豪笑，“如果她曾来到我这里的话，那我一定已见到她了，可是我却并没有见过这位小姐！”

木兰花的心中暗骂了一声“好狡猾的东西”这时，她的心中，也不禁十分踌躇起来，大庭龙男已经来了！大庭龙男自然是凭着跟踪仪追踪到这里来的，木兰花也知道他是久候自己，不见自己出现，才进来查问究竟的。

木兰花早就预料到会有这样的事发生，她也知道，大庭龙男的查问，一定不可能有结果，因为原杉是如此狡猾的一头老狐狸！

木兰花这时，只消一用力，顶开了石盖，她便立时可以和大庭见面，揭穿原杉太郎的谎言了，可是，如果那样的话，却是一点好处也没有！

现在，是在原杉太郎的势力范围之内，大庭的来到，一定使原杉太郎有了戒备，自己再从石亭中出来，那么原杉太郎更立即可以知道他的秘密，已经暴露了，那么，他必然要用极端的方法，来对付自己和大庭两人的！

自己和大庭两人的身手虽好，但也难敌他们人多！而如果自己和大庭两人牺牲在此的话，虽然会引起日本政府的极大震动，但是也只有使日本政府更快地向原杉投降！

木兰花立即决定，一定要先使大庭安然离去，她才和大庭见面。

木兰花伏着不出声，她听得两人的脚步声，渐渐地接近，又渐渐地远去，大庭还在追问道：“原杉先生，我希望和你真诚相见！”

原杉一面笑着，一面道：“大庭先生，我得知你在政府方面的地位，是我也愿意和你合作，请相信我，在你的面前，我没有不能公开的东西。”

大庭沉声笑着，道：“阁下未免说得太好听了吧！”

原杉笑着道：“事实确然如此，如果阁下坚持木兰花小姐在这里，那么我可以容许你在我的房子中，任意进行搜查！”

大庭呆了半晌，道：“好，既然如此，那我告辞了！”

原杉道：“对不起，如果那位木兰花小姐来了，我一定告诉她，阁下已经来这里找过她，要她尽快地和阁下联络。”

大庭龙男闷哼了声。

木兰花听得他们两人的脚步渐渐加快，显然是已经离开园子了。木兰花并不立时出来，她自然知道这时，对她而言，实是危机密布的！

原杉太郎一定已发现自己从那间房间中逃脱了，但是他可能不知道他的秘密，已被发现，当然，对她的搜索，一定也已展开了。

木兰花等了一分钟，在脚步声已完全听不到之后，她才慢慢地将石顶，顶了起来。她先将石顶起了一寸许，向外张望着。

园子中的一切，仍然和刚才并没有什么两样，木兰花用力一推，将石顶推开，她身子一纵，也立时从那道气管中，穿了出来。

她身形蹲了一蹲，又等了几秒钟，没有什么动静，才将石顶放回石亭之上，又向前奔出了七八码，在一丛矮树之前，停了下来。

她在打量着，从什么地方离开这宅子，才是最快捷和最安全的。她只不过四面约略打量了一下，便立时决定翻墙而走！

那围墙曲曲折折，最近的一段，离她只不过三十码，她只要冲过一座小桥，便可以直达围墙之前了。而围墙只不过十尺高，她可以很容易便翻墙而出，她就可以和大庭联络，一切也就不再成为问题了！

她吸了一口气，迅速地向前奔去，转眼之间，便来到了围墙之下，她抛起了一股有钩子绳子，钩住了墙头，立时拉着绳子爬上墙头，翻了过去。

她在墙头上，向围墙的那边，跳了下去。

围墙的那边，只一片碧绿的草地，那显然是一个高尔夫球场，有几个人正在打高尔夫球。木兰花一站直了身子，立时向前奔去。

她奔到了最近的一个面前，不等那人开口，便立时道：“你不必惊恐，我是奉警方命令工作的人，你们对我的出现，必需保持秘密，如果你们不信我的身分，可以派一人跟我到警局去，证明我的身分的。”

那人持着一根高尔夫球棍，静静地听木兰花讲着。在木兰花讲那几句话的时候，另外有四五个正在打高尔夫球的人，也围了上来。木兰花一讲完，那人便道：“不必到警局去，我们知道你是谁。”

木兰花陡地一呆。

自那人的脸上，浮起了一重好奇来，道：“你是木兰花，是不是？何必还要到警局中，去求什么证明呢？我们等你好久了！”

木兰花在刚才，陡地一呆之际，她已经知道不妙了！她立时一矮身，突然向那人扑了出去！那人身形，也十分灵敏，他立时挥动高尔夫球棒，向木兰花的头部击了过来。木兰花一伸手握住了球棒，用力一拉！

这时，在一旁的另外几个人，也各自挥起球棒，向木兰花扑了过来，木兰花用力一拉，将那人拉了过来，一掌已砍在那人的颈际，用力一推，将那人推得向前直跌了出去，压倒了两个自前面攻了过来的人。然后，她又陡地向身后，挥出了她夺过来的球棒。

只听得“拍拍”两声响，她挥出的球棒，和自她背后攻来的两根球棒，碰在一起，球棒都扭曲了，木兰花连忙一松手，一跃而起，向前奔了出去！

围墙之外在打高尔夫球的那些人，显然也是原杉太郎手下的人！这一点，木兰花事先，是未曾料到！

而如今，事情既已如此，她也不想久战，而只想向前奔去，先摆脱了那些人再说。可是，当木兰花向前奔出之际，她身后却已有人追了上来。

不但她身后有人追来，而且，在前面的两株大树之下，也各有三四个人，一齐迎了上来，转眼之间使已将木兰花围住了！

一个贼眉贼眼的中年人，像是这帮人的领袖，只见他一脸奸笑，道：“木兰花，你还是跟我们回去吧！”

木兰花的身子，迅速地转了一转。

在一转间，她看见围在她身边的，一共有九个人。而且，她也看到，在离草地两百码处，是一条公路，来往的车子虽然不多，但也不时有车子经过，只要她能走到公路上，这九个人便不敢公然行凶了！

而她如果要夺围而出的话，她就必须知发动攻势！她身形站立不动，冷冷地道：“跟你回去？”

那中年人道：“是——”

他只讲了一个字，木兰花已经如同一头黑豹一样，向他直扑了过去，

用极快的手法，扭住了他的手腕，一个转身，“呼”地一声，将那人疾抛了起来。那中年人的身子，打横向前飞去，“砰”地一声响，就撞在那株大树之上，看来已受了重伤，倒地不起了！

木兰花一抛出了那中年人，立时赶着奔出了几码。但是她一奔出，就有一个人，自她的身后，疾扑了过来，那人的身手十分高，突然之间，伸臂自后，箍住了木兰花的头颈！

木兰花双肘一齐向后撞出，“砰砰”两声响，撞在那人的胸前，撞得那人立时松了手，而木兰花双手向上一移，反到勾住了他的后颈，将他整个人直翻了起来，在她的头上越过，跌在她前面五六码的草地之上。

而她又立时跃起，越过了那人向前奔去。

但是她抛出那人之际，又阻了一阻，有两个人，已经奔到了她的前面，拦住了她的去路，逼得木兰花不能不停下来。

木兰花一停下来，那两人各自举起手掌，向木兰花砍了下来，木兰花身形陡地一侧，着地滚了开去，她在滚开之际，还伸足在其中一人的足部，勾了一下，令得那人一个站不稳，身子向前，突然仆跌了下去。

他身形一个不稳，另外一人那一掌，本来是向木兰花砍来的，这时，变成是向他砍下的了，一时之间，哪里收得住势子？

只听得“拍”地一声响，一掌正砍在那人的后颈，那人直仆在地上，再也不动了，木兰花又趁机向前，疾奔了出去。

还有五个人，仍在木兰花的身后追着，但是他们奔跑的速度，全都及不上木兰花，木兰花离公路越来越近了，只有八十码、六十码、五十码了。

眼看她一定可以安然冲到公路之上了！

但是也就在此际，只见两辆摩托车，突然自公路上疾驶而来，而且，突然一个转折，驶上了草地，直来到了木兰花之前。

摩托车上的两个人，从车上跳了下来，车子仍然向前冲出了好远，才倒了下来，车轮依然在呼呼地转动着。

自摩托车上跳下来的两个人，手中全持看装有灭声器的枪，枪口对准了木兰花，道：“好了，小姐，游戏已经告终了！”

木兰花深吸了一口气，她的手掌已经扬了起来，随时可拍下去的，但是，在枪口之下，她如果再有什么行动，那无疑是天下的傻事了！

是以，她扬起来的手掌，又慢慢地垂了下来。

那两人齐声喝道：“转过身去，走！”

木兰花没有别的选择的余地，在公路上经过的车子，速度都十分高，根本没有可能注意到草地上发生的事情！

木兰花转过身去，本来在她身后追赶的那几个人，已经散了开去，将被木兰花打伤的几个人，全都扶了起来。

木兰花被那两人押着，一直走到了围墙之下。

她看到原杉太郎的上半身，露在围墙之外，一见了她，原杉太郎便笑着：“木兰花小姐，你的身手真矫捷，那几个全是我手下得力的打手，可是却全拦不住你，你向前冲去的时候，勇猛得如同出闸的雌虎一样！”

木兰花冷笑了一声，并不出声。

原杉太郎又道：“我显然对你估计过低了，小姐！”

木兰花的心中吃了一惊，暗忖：他这样讲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他已知道，他的大秘密已被我发现了么？木兰花斜睨原杉，她虽然处在下风但她脸上仍

带着明显的鄙视对方的神色，那令得原杉十分不舒服，他颤着声道：“我需要对你重新估计了！”

木兰花故意道：“你别得意，有人知道我到你这里来的，他会来找我的！”

原杉笑了起来，道：“我猜你一定是指大庭龙男了，他已经来过，而且，我想他多半不会再来了，小姐！”

木兰花还未曾出声，原杉又笑了起来，道：“而且，我也知道他是根据什么知道你在这里的了，你身上有无线电示踪仪，是不是？”

木兰花被他一言道中，不禁震动了一下。

原杉又道：“我会派一个人，带着你的示踪仪离开这里，将示踪仪抛下海中去，对大庭龙男来说，那代表了什么？”

木兰花的心中，生出了一股寒意，她只是镇静地道：“别以为大庭龙男如此容易被戏弄。”

原杉大笑了起来，道：“那要看事实的进展如何了，现在，我们谁也不必来作预言的，是不是？”

木兰花没有再说什么，突然之间，见砖墙的一幅，移了开来，原来那围墙之上，竟有着一道极巧妙的暗门，原杉从一张梯子上跳了下来，道：“请进来，小姐，这一次，我们一定将你安置在一个更坚固的地方，你身上的一切都将取——是你自己动手呢？还是我的部下，替你代劳。”

木兰花一面从暗门中走了进去，一面暗暗吃惊，她摊了摊手，道：“原杉先生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付我，这是犯罪的。”

原杉阴森森地笑了起来，木兰花又道：“你只不过控制了银座区，向酒吧收取保护费，那是小罪，而如果你将我囚禁，那却是大罪了！”

原杉冷笑看，道：“小姐，你为什么到我这里来的？不见得是为了替酒吧的老板打抱不平吧，嗯？”

木兰花仍然保持着镇静，说道：“不错，我是的。”

原杉“哈哈”轰笑了起来。

但是，他笑到了一半，便突如其来地止住了笑声，大声道：“带她到地下室去，在那里，如果她不将身上的一切交出来，你们就进行搜身！”

那两名汉子立时大声答着，而且不怀好意地笑了起来，他们叱喝着，令木兰花不得不向前走，而在走进了屋子之后，木兰花被押着，走过了一条长长的走廊，来到了一扇门前，那门立时打开，木兰花又被推了进去。

那是一间十分小的房间，看来像是杂物室，但是当木兰花和那两名汉子一走进去之后，只听得一阵十分轻微的轧轧声响，地板的一半便移了开来。

移开的地板中，是水泥的梯阶，通向下面，当木兰花走下去的时候，她发现下面是一条水泥的走廊，而她也被押进了走廊旁的一间密室之中。

那两个汉子在门口，持枪对准了木兰花，道：“好了，你身上的无线电示踪仪呢？是你自己交出来，还是我们来搜身？”

木兰花苦笑了一下，将藏在胸针后面的示踪仪取了下来，向他们两人，抛了过去，那两人中的一个，伸手接住，看了一眼，立即后退了一步，“砰”地一声，将门关上。木兰花连忙冲到了门前，可是她也立即发觉，那扇门，十分沉实，绝不可能弄得开的！

木兰花已经知道了原杉太郎的秘密，可是她却无法和大庭龙男取得联系，大庭龙男不知究竟，自然也难以采取行动！

木兰花心中极其焦急，她在水泥地上，坐了下来，苦苦地思索着办法

被原杉太郎用十分客气的态度送了出来之后，大庭龙男回到了他自己的车子中，他将车子驶开了半哩，在一个十字路口上，停了下来。

他扭开了示踪仪的接收萤光屏，那一点亮绿色，竟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，那也就是说，木兰花一定是在原杉的屋子中！

但是，原杉却一口否认，而且还强调说他可以派人去查。如果换了别人，大庭一定派人去进行彻底的搜查了！

但是既然对方是原杉太郎，大庭龙男便不能不有所顾忌，因为原杉太郎的势力太大，万一查不出什么来，大庭自己失去了职位不要紧，只怕还要连累防卫厅的其他长官，而且，对事情还是一点帮助也没有！

大庭点着了一支烟，深深地吸了一口，他在思索着，以决定自己应该怎么办。当他那一支烟抽去了一大半时，他已经决定了，他要偷进原杉的屋子去，偷偷查究！

他抛去了烟蒂，驾着车子，在路上绕了一个大弯，然后，转进了一条小路，他知道从那条小路上，是可以直达原杉的屋子的。

当他在小路上，行驶了大约一箭之际，迎面突然也有一辆汽车，以极高的速度，飞驶而来，大庭连忙扭转驾驶盘，车子上了路边的草地，才避了开去，而那辆车子，却已经“呼”地一声，在他车旁掠过，向前疾驶而去了！

大庭“哼”地一声，他弯下身，转头向那辆车子望了一眼，那辆车子在一百码开外了，大庭又转过头来，准备继续向前驾驶。

可是当他转过头来之后，他不经意地向接收萤光屏看了一眼，他不禁呆住了，萤光屏上的小绿点，正在迅速的移动着。

而移动的方向，正是刚才的那辆车子驶出的方向！大庭龙男究竟是有着多年秘密工作的人，他心中陡地一震，他立时想到：木兰花是在那辆疾驶而去的车子之上

他连忙掉转车头来，可是当他想去追逐那辆车子之际，那辆车子早已走得踪影不见了。

大庭龙男一面加快速度，向前疾驶，一面取出无线电报，按下了一个掣，道“大庭向密组人员通话，大庭向密组人员通话，注意一辆墨绿色的小房车，速度极快，注意那辆车子，不论在何时何地发现，立时向我报告，而且，立即设法将之截停，注意，尽量避免开火，我们有自己人在车上。”

大庭龙男连讲了两遍，只见无线电话机下，两排一共十六盏红灯，一齐亮了起来，这表示他预先布置在公路各交通要点上的十六辆车子，都收到了他的命令。

果然，就在他刚驾出小路之际，他便接到了报告。无线电话机中响着一个急迫的声音：“第三号报告，我已发现了那辆车子我正在追踪，驾车的是一个男子，车中似乎没有他人。”

接着，又有另一个声音道：“第八号报告，现在我和三号一齐在通向东京区的公路上，追截那辆车子，请队长快来！”

大庭龙男踏下油门，他的车子，在公路上，像一支箭一样地射了出去，不到五分钟，他看到在前面公路上，第三号和第八号车，紧急地在追着一辆绿色的小车子，那辆车子，正是他刚才见到，险些和他相撞的那一辆！

大庭再将车速提高，他的车子，像是要离地飞了起来一样，发出“轰

轰”的声响，在第三号和第八号的两辆车子中，直穿了过去！

紧接着，他的车子在那辆车子旁边掠过，而又冲出了七八十码，才陡地刹车，车身因为突如其来的刹车而横了过来，拦在路心，令得那辆车子，不得不发出一下难听的刹车声，也停了下来，紧接着，第三号和第八号的车子也赶到了。

三辆车子，将那辆墨绿色的小房车围住，第三号和第八号自车中跳出来，他们的手中都执着枪，大声吆喝道：“走出来！”

墨绿色小房车的车门“砰”地打了开来。一个衣着十分整齐的中年男子，满面怒容，自车中跨了出来。

他一跨出车外，便大声喝道：“你们是什么人？”第三号和第八号并没有回答他，大庭龙男已迅速地来到了他的身前。大庭先向车中看了一眼，车厢中并没有别的人，他怨声喝道：“打开行李箱！”那中年人怒道：“你们是——”

可是他一句话没有讲完，大庭反手一掌，已掴在他的脸上，厉声喝道：“打开行李箱来！”

那中年人打开了行李箱，大庭看到行李箱并没有人，他倏地转过身来，道：“好了，木兰花在什么地方，是聪明的，快说！”

那中年人道：“什么木兰花——”大庭一听得他不认帐，不等他讲完，一拳，兜下颌挥出，打得那人一个跟跄，跌倒在地上，大庭一步赶了过去，道：“你说不说，你不说，只有自己吃苦头。”

那中年人脸色却吓黄了，摇着手，道：“我的确不知道什么木兰花？”

大庭怒道：“那么，你到哪里去？”

那中年人道：“原杉先生命我将这件东西，抛到海中去，我只是奉命行事，你看，这好像是女人的东西？”

他的手发着抖，将那无线电示踪仪，送到了大庭的面前，大庭陡地一窒，那是木兰花的东西，可能木兰花真的是在原杉的屋中！

而原杉却想让自己以为她在海中丧了生！

木兰花是仅仅被囚禁着，还是已遭了不幸呢？

大庭的一生之中，作过许多重大的决定，可是此际，他的心中却乱成了一片，不知该如何才好。他足足呆了一分钟，才叫道：“第三号！”

第三号是一个短小精悍的人，他跳向前来，道：“在！”

大庭吸了一口，道：“将这带回总部去！”

第三号答应一声，扭转了那中年人的手，进了车子。大庭奔到了他自己的车子旁，拿起了无线电话，在按下掣之后，他用极沉重的声音道：“全体注意，所有人，一走在公路西北，草地之旁的那所巨屋旁集中，等候我的讯号，一见我的讯号，便立时不惜一切代价，攻进屋子中去！”

他的话一讲完，所有的红灯又全部亮起。

同时，他又听得三号的声音，三号道：“那么我呢？队长，我难道在行动之外么？”

“三号，你回到总部之后，传达我的命令，我要十小队人员，全用精良的配备，向那所屋子，进行包围！”

第三号答应了一声，他的声音，当然是通过无线电话传来的，因为他的车子，早已驶得踪影不见了。大庭龙男立时上了车，他和第八号一起，驾车直向原杉大郎的屋子驶去，从木兰花失陷在原杉大郎的屋子之中一事想开

去，大庭龙男可以想到，事情一定不如此简单，原杉太郎一定和那桩骇闻的勒索事件有关连的！

要不然，他就决计不会冒大不韪，而对木兰花不利的！

车子在公路之上飞驰着，大庭的心情，紧张得像初上前线的士兵一样，十五分钟之后，两辆车子，已一齐停在大屋的大门之外。

大庭跳下了车子，大方地按着门铃。

一个看来体态龙钟的老者，向门前走来，刚才大庭来的时候，开门的也是这个老者，大庭大声道：“快开门，我要见原杉太郎！”

那老者慢慢地打开了门，大庭龙男和第八号向前冲了进去，直来到了大堂之上，有两人拦住了他们的去路，但是大庭用力一摔，将两个人直摔了出去，乒乒哗啦，弄烂了不少家俱，大庭是故意那样的，他要原杉太郎立时出来见他。

果然，那两个人还未曾站起身，便看到原杉太郎气呼呼地，自边门中走了出来，在他身后，跟着四名彪形大汉，原杉的面色十分难看，一出来便喝道：“大庭，你们以为你自己的身分特殊，便可以在这儿胡闹了！”

大庭龙男一个箭步，跳到了原杉的面前，第八号紧紧地跟在他的后面，已经拔枪在手作戒备了。

大庭龙男厉声道：“原杉，木兰花在那里！”

原杉也大声道：“什么木兰花，我没有见过她！”大庭一声冷笑，摊开手来，将握在手中的那示踪器展示在原杉的眼前，道：“你没有见过她，那么，这是什么东西？”

原杉一看到那无线电示踪仪，他面色陡地一变。但是他还是立即道：“我不知道这是什么！”

大庭龙男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不必解释了，而且，我可以告诉你，这里四周，已被包围了，你绝没有任何机会的，原杉！”

原杉的身子，陡地向后退出了一步，但是大庭的动作比他更快，一翻手，已经拔出枪来，“砰砰”放射了两枪！

那两颗子弹，在原杉太郎两边面颊，只不过两寸许的地方擦过，原杉陡地一呆，大庭已经道：“你别动，木兰花在那里？”

原杉喘着气，他的面色，变得极其难看，他摇着手，道：“我说，我说，木兰花她是为什么而来的？我不明白她来的目的，自然只得将她囚禁了起来。”

一听到木兰花只是被囚禁着，大庭首先松了一口气，他冷冷地道：“那么，吩咐你的手下，将她带出来，快！快下命令！”

原杉侧了侧头，在他右边的那两个汉子，连忙退了开去。

原杉的脸色也渐渐恢复了镇定，道：“大庭先生，以我的地位而论，这一点小小的误会，绝不致于造成你和我起冲突的理由，是不是？木兰花立时可以恢复自由的，我保证。”

大庭龙男冷笑道：“那要看你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不法勾当，才能够决定。”

原杉哈哈笑了起来，道：“我有什么不法勾当？哈哈，我的一切，大庭兄弟，我想你早已知道了，是不是？我们可以打开天窗说亮话啊！”

大庭龙男沉声道：“可是，我最近在侦察的一件十分严重的案子，可能是和你有关的，原杉先生！”大庭原想看一看对方的反应如何的。如果这时

候，原杉知道他的秘密，早已被木兰花窥伺到了的话，那他一定不会采取如今的做法了！

但是他却根本不知道木兰花已知道了他一切的秘密！所以，他一听到了他的宅子已被包围，而大庭又气势汹汹，志在必得之际，他便想将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，竭力将整件事，当作是一场小小的误会就算了，他以为木兰花一获得了自由，他就可以安全了，而如果大庭的人突然冲进屋子来，那才糟糕了。所以这时，他以为自己已解决了一个危机，是以反而镇定了起来。

他摊看手，道：“巨大的案件，不会和我有关，但如果银座区的流氓生事，那或许是我在暗中指使的结果，哈哈！”

随着他那一个“哈哈”，已听得木兰花的声音，传了过来，叫道：“大庭师弟！”

大庭龙男连忙抬头看去，只见木兰花已大踏步地走了进来，木兰花的精神十分好，看来她并没有受到什么的伤害。

大庭龙男连忙迎了上去，叫道：“师姐，奶好么？”

木兰花道：“我很好，你一个人？”

“不，我和第八号一齐来的。”

木兰花迅速地来到了大庭的身边，原杉已堆下笑脸，道：“木兰花小姐，那只不过是一项小小的误会，请奶别介意，为了表示歉意，在奶离开日本之前，我一定会送上一件礼物，请奶笑纳，奶能原谅我的冒失吗？”

木兰花这时，心中着实紧张得可以，因为她终于能和大庭见面了，而且，是在原杉不知道他秘密已经露的情形下见面的！

看来，她还可以和大庭立时离去，那真是原杉的末日到了。

木兰花心中暗忖，如果你知道我已经爬进过那通气管中，你就不会那样说了！

木兰花微笑着，道：“我相信我将收到的礼物，一定是使我终生难忘的，我先在这里多谢你了，原杉先生！”

原杉放下了心，他呵呵地笑着，木兰花道：“大庭师弟，我们和原杉先生之间的交涉，已告一段落了，我们该告辞了！”

大庭龙男已收起了枪，向八号使了一个眼色，八号仍握着枪断后，他和木兰花两人，立时向外走了出去。

而原杉一郎一面笑着，也送到了石阶之下，再走上几十码，已经可以来到大门口了，大庭龙男的车子，就停在大门口。

可是，就在那时，突然看到两个人，奔到了原杉一郎的身前，低声而又急促地讲了几句话，原杉一郎的面色大变，大叫道：“大庭，木兰花，你们两人停一停，我有一件事十分重要的事情告诉你们！”

可是，当那两个人面色异常地奔来之际，木兰花已然觉得十分的不寻常了！那一定是那气窗被破坏的事已然被发觉了！

他们三人一向前奔出，便听得原杉发出一下撕心裂肺的大喝道：“站住！谁都不准动！”

站住！”

随着他的呼喝声，枪声响了！

木兰花，大庭龙男和第八号三人，随着枪响，一齐滚跌在地上，木兰花和大庭龙男，是自己滚下去，避开枪弹的。

但是第八号却是背部中了一枪，滚在地上的！木兰花拉住了他的手，

拖着他迅速地来到了一块假山石之后，自他的手中接过枪来，连射了三枪。

大庭也滚到了那假山石之后，喘着气，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木兰花忙问道：“原杉呢？”

“他，他奔进大厅去了。”大庭伸手在第八号的鼻孔上探了一探，悲愤莫名，道：“第八号已经牺牲了！”

木兰花向后看了一看，道：“大庭，我们得快想办法冲出去，一定要冲出去，在这所屋子之下，不但有飞弹的发射台，而且，还有飞弹的制造厂，那是我亲眼看到的，原杉刚才还不知他的秘密已露，现在则一定已经知道了！”

大庭又惊又喜，道：“我有十五名部下，已包围在宅子附近了，而且，还有大批生力军，就要来到了。”

木兰花大大地松了一口气，道：“那快召他们进来！”

他们两人是不过交谈了几句，只见前面宅子中，已有二三十人，一起涌了出来，密密的枪声，也已惊心动魄地响了起来。

木兰花和大庭缩回了大石之后，自宅子中冲出的那二三十人，迅速地逼了近来，木兰花连发了三枪，射倒了冲在最前面的三个人。

大庭已经准备好信号弹，举枪向上，扳下了枪机。

“嘘”地一下响，一枚信号弹，直向半空之中，飞了上去，几乎是在几秒钟之间，围墙之外，也响起了枪声，可且，紧接着，轻机枪的声音，也传了过来，立时又有“轰”地一声响，围墙已被炸开了一个大缺口！

自那被炸开的缺口之中，有三个生龙活虎，持着手提机枪的人，直冲了进来。向木兰花和大庭围过来的人，立时大乱，纷纷散了开来。

而在大门口，也传来了枪声，两个人翻了进来，高叫道：“队长！”

大庭叫道：“冲进去，要将原杉太郎捉住！”

从四面围墙翻进来的十五个人，全是经过挑选的一等一的好手，身手灵活，而且他们都是有备而来的，武功也极度精良。

是以那自宅中窜出来的三二十人，早已溃不成军，死伤过半了，其余的人，狼狈向屋中，退了进去。

而当他们退进了屋中之后，情势又起了转变，自屋中射出来的枪火，十分密集，他们一时之间，也冲不进去。

但是这样的情形，并没有坚持了多久，汽车的轰轰声，已经自远而近，传了过来，而且，已有直升飞机到了宅子的上空。

不到两分钟，一下隆然巨响，一辆装甲车，已经将大门撞塌，直冲了进来，大庭连忙来到了车旁，车中跳下了两个人来，道：“队长，情形是怎样？”

大庭道：“将扩音器给我！”

一个答应着，将一具扩音器交给了大庭，大庭清了清喉咙，道：“原杉太郎，你快投降，你已被全部包围了，你已绝无生路了！”

大庭的声音，响彻整个园子，立刻已有十多个人，高举着手，走了出来，而大庭的部下，已源源赶到，走出来的人，立时被扣上手铐。

大庭龙男继续在劝降，可是始终没听得原杉太郎出声。木兰花本来就站在大庭的身边，大局已定了，已不需要再作什么了。

可是，突然之间，木兰花陡地想了起来，原杉太郎可能挺而走险，明知非失败不可了，来个同归于尽，去发射飞弹的！

木兰花一想到这一点，连忙道：“大庭，有没有强力催泪气发射枪？另外快通知专门人员，去截断这所宅子的电源。”

木兰花的声音十分急促，大庭忙放下了扩音器，不到一分钟，已有三个人奔出去，去破坏电源，而另外三个人，各持看催泪气发射枪，向前奔了过来。木兰花向那三个人一招手，道：“跟我来，快！”他们四个人向前疾奔而出，来到了那石亭之前，木兰花用力一推，将石顶推了下来，指着那通气管，道：“快向内发射！”

那三人拉上了防毒面具，将催泪气发射枪对准了通气管，连续地掀动枪机，只听得“嗤嗤”声不绝于耳，催泪气向内，直射了进去。

大庭也奔到了木兰花的近前，道：“一处电源已被切断，但是，可能另外还有电源，正在寻找之中！”他才讲了一句话，突然，整个地面，都像是震动了起来，就在他们两人不远处的一个喷水池，突然向旁，移了开来。

木兰花和大庭龙男两人，各自发出了一下惊呼声！因为那圆形的喷水池，向旁移了开来，他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下面的情形，强力催泪气，显然已经发生了作用，下面四五十人，正在狼奔鼠窜。

但是却还有一个人，伏在控制台上，他一手掩住了脸，另一只手，正在控制台上，寻找着按钮。而且，他们也立即看到，在发射台上，已有一枚飞弹装置好了，分明是只要一按钮，那一枚飞弹，便立时可以发射了！大庭龙男在一声惊呼之后，忙叫看道：“快制止他！”

木兰花向前疾冲了出去，可是她才向前冲出了两步，只听得“轰”地一声巨响，刹那之间，几乎什么也听不到了。紧接着，便是一股灼热之极的热风，呼呼卷着，四面八方，散了开来，使得人像是身在火炉之中的一样。木兰花立刻伏了下来，所有的人都伏了下来！

那一枚在发射台上的飞弹，已经冲霄而起！飞弹上升的速度，十分地快，几乎只有两秒钟，但已经直射进云霄之中了！木兰花虽然想到原杉大郎会挺而走险，但是还是迟了一步！

她未能及时阻止那枚飞弹的发射！

而当那枚飞弹飞进了云端之后，一切都已恢复了正常，原杉大郎伏在控制台上，鲜血自他的腹际流出，他分明已切腹自杀了！

但是，所有的人全都呆了，包括木兰花和大庭龙男在内，没有一个有力量去移动身子的！那枚飞弹射了出去，富士山要被引爆了，整个日本，将卷入一个不可拔的浩劫之中，这实在是无法想像的可怕的事！

木兰花和大庭龙男等人伏在地上，只觉得冷汗遍体，天旋地转，谁也没有勇气先发声。

琵琶湖畔，风光依然是那样的明媚。

穆秀珍坐在湖旁的一块大石上，她面上一副紧张的神色，双手紧紧地握着拳，木兰花坐在她的对面，正在向她讲述进原杉宅子去的事。安妮在穆秀珍的身旁，她却神色自若。

穆秀珍道：“兰花姐，我求你，快讲下去啊，那枚飞弹射了出去之后，你们用什么法子将它截住呢？”木兰花道：“飞弹以超音速的速度飞行，什么东西能将它截回来，它自然是飞出去了！”

穆秀珍“噫”地吸了口气道：“那怎么办？”

安妮笑道：“秀珍姐，你信么，如果有什么事，早已发生了，兰花姐还会那么安静，在这里和你慢慢地说经过么？”木兰花笑了起来，道：“安妮

说得对。”

穆秀珍顿足道：“那究竟怎么样啊？”

木兰花笑道：“我及时想到了原杉可能冒险，还是有用，从通气管喷进去的催泪气，令得下面秩序大乱，根本来不及校定方向位置，原杉只是按了钮，飞弹射了出去，根本不是射向富士山，而射进了太平洋之中！”穆秀珍松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原来这样，兰花姐，那我们可以回去了！”

“什么？回去？秀珍，你忘了我们来日本是来休养的了么？”木兰花一面说，一面伸了个懒腰，在湖坡的青草地上，躺了下来。

（全书完）回首页

死神殿

倪匡木兰花系列

秋高气爽，秋日的阳光，分外明媚，艳黄色的菊花，在秋风中轻轻摇摆着，迎着阳光，发出夺目的光彩来。

安妮不在家中，她到一间大学旁听中古历史的课程去了，只有木兰花一人在家，木兰花望着花园中盛放的花朵，再抬起头来，看看远处的海面，正闪烁着丝丝银光，有一股说不出的恬静之意。

木兰花坐了一会，走到了唱片柜前，她是难得有这样清静的日子的，既然有了，她就要好好地享受一下，她准备放轻松的音乐，独自欣赏。

可是，她才从柜中挑出了一张“月光河”来，电话就响了。木兰花转过身去，望着电话，皱了皱眉。尽管她不愿在这时候被电话打扰了她的平静，她还是走了过去，拿起了电话来。她立时听到云四风的声音。

云四风的声音，听来很急促，又像是很气愤，他道：“是兰花？唉，你快来，你来看看，秀珍瞒着我，做了一些什么事！”

木兰花征了一征，从云四风这句话听来，像是事情十分严重！但是木兰花也深知穆秀珍虽然任性，也决不至于做出什么对不起云四风的事来的。

是以，她只是平静地道：“她做了些什么？”

云四风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兰花，请你立即来一下，好不好？我在厂里，我会派人在大门口接你的，我劝不动她，只有靠你了！”

木兰花又征了一征，她并没有在电话中追问云四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。她并不是那种按捺不住好奇心，急于想知道事情的人。

她只是从云四风的声音中，听出自己是非去不可了，因为云四风的声音，是如此焦切。

既然她非去不可，那么她到了之后，就可以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何必急于一时？是以，她只是道：“好的，我就来，但是你们先别吵架。”

云四风长叹了一口气，放下了电话。

木兰花也放下了电话，她在电话答录机上，留下了一句话，就向外走去，锁上了门，驾了一辆小型的跑车，几分钟之后，车子已经进了市区，在云四风工业系统的厂房前，停了下来。

那一长列围墙之中，包括了十个以上的工厂，木兰花的车子才一停下，一个中年人便迎了上来，道：“兰花小姐，我可以上车么？”

木兰花点一点头，那人打开车门，坐在木兰花的旁边，指点看路程，木兰花继续驾着车，向前驶去。车子经过了许多厂房，穿过了很多建筑物，那中年人道：“董事长就在这里。”

这时，车子正停在一座厂房的门前。

而且，不必那中年人出声，木兰花也可以知道云四风是在这里的了，因为木兰花已经听到了穆秀珍大声叫嚷的声音。

穆秀珍在嚷道：“我要去，我一定要去！”

木兰花皱了皱眉，穆秀珍还是那样，真是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接着像是云四风低沉的声音，道：“等兰花姐来了再说。”

穆秀珍嚷得更大声，道：“兰花姐来又怎么样？天皇老子来了，也是一样，我已经决定了！我一定要那样，五风，别理你四哥！”

木兰花的双眉，蹙得更紧，因为事情好像还牵涉到云四风在内！木兰花下了车，那中年人道：“兰花小姐，请你自己进去。”

木兰花知道云四风在下属前的职位很高，这时他在发脾气，他的下属不敢进去，是以她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好的，没有你的事了！”

木兰花一面说，一面已向前走去，她推开了那厂房的门，厂房中的光线很强烈，木兰花呆了一呆，她才一进门，云四风口说道：“好了，兰花姐来了。”

而木兰花这时，也看清了厂房中的情形。

厂房中的灯光，是集中在一辆汽车上。

那辆汽车，只从它的外形来看，就可以看出那是一辆高速的赛车，它的形状，像是一支雪茄烟一样。汽车停在一个可以升高的平台上。

在汽车旁边有三个技工，都是全身油污。他们只是站在汽车旁边，并没有工作。云四风也在，他穿着工作服，双手满是油污。

云四风的神情显得很尴尬，他看到了木兰花，只是点了点头，勉强笑了一下，然后，木兰花才看到了穆秀珍！

如果当时的气氛不是那样僵硬的话，那么木兰花看到了穆秀珍这时的情形，一定会笑出来的。穆秀珍也穿着工作服。

她不但身上、手上全是油污，而且她的脸上也全是机油，黑一搭，白一搭，再加上她正在生气，看来更是有趣。

而云四风，却是一脸无可奈何的神色。

木兰花一看到那样的情形，已经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！

那倒并不是由于木兰花的推理能力特别强，只要是住在本市的人，一看到那辆赛车，十之八九，都可以知道是怎么一回事。

因为近日来，本市市民最感兴趣的，便是即将在本南部快速公路上学行的大赛车！

这条快速公路是新建成的，现在还没有通车，而第一次有车辆在路上行驶，就是那次大赛车，是道路启用仪式之一。

那是一条圆弧形，全程长达七十哩的快速公路，建了足足两年，的确是一项十分伟大的工程，是以这次大赛车，可以说是轰动全世界，各国的赛车好手，纷纷报名参加，估计世界上第一流的赛车手，到时都会在这条路上大显身手！

明白了这一点，再结合看到的情形，自然可以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了，那一定是穆秀珍瞒看云四风，和云四风设计制造了一辆性能极佳的快车，

准备去参加那次大赛车，而云四风即反对她那样做，所以，他们夫妇两人，才起了冲突！

木兰花笑了起来，穆秀珍顿着足，道：“兰花姐，你还笑得出来？哼，早知道他那么野蛮，我才不嫁给他！”

云四风摊开了手道：“我怎么能算是野蛮？”

穆秀珍大叫了起来道：“你干涉我的自由！”

云四风也大叫道：“我曾经宣过誓，我要爱你，保护你，我是你的丈夫！”

穆秀珍涨红了脸，但是木兰花不让她再讲什么，便道：“好了，别再说了，秀珍，据我所知，这次大赛车，并不接受女性报名参加！”

穆秀珍“咕咕”一笑，道：“兰花姐，你错了！我去报名的时候，他们也那么说，但经过我力争，他们已改了章程。”

木兰花呆了一呆，她也感到事情十分棘手。

因为看来，穆秀珍已经下定了决心，非要参加这次大赛车不可的了。木兰花自然也知道，当穆秀珍决定了要去做一件事的时候，劝她不要做，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。

穆秀珍挥着手，道：“而且，到现在为止，也不止我一个女人报名参加，法国的贝波夫人，以色列的莎娃中尉，也都报名参加了！”

木兰花听过法国的贝波夫人，和以色列的莎娃中尉的名字，这两个人，全是第一流的快手，足以在任何国际大赛中，令男人为之失色的。

木兰花向那辆车走去，委婉地道：“秀珍，你为什么忽然有了这种念头的？你不见得是为了那笔巨额的奖金吧。你对赛车的兴趣，并不是太浓厚啊！”

“我当然不在乎那笔奖金，但是你想想，大赛车在本市举行，而且是为了庆祝本市的政建设而举行的，如果冠军竟为外地人拿了去，那多丢脸！”

木兰花不禁又笑了起来，穆秀珍的话，听来好像很幼稚，很意气用事，但却是典型的穆秀珍性格的一种表现。

木兰花道：“冠军不一定让外地人拿去，本的赛车好手，报名参加的，至少也有七八人之多，他们也很有希望的！”

穆秀珍不屑地撇了撇嘴，道：“他们，哼，他们有什么希望，你什么时候见过他们在国际性的大赛车中，夺过冠军？”

木兰花正色道：“秀珍，如果他们拿不到冠军，那你就更拿不到，赛车并不是一件闹着玩的事，要经过长时间的训练，还要有丰富的经验！”

穆秀珍瞪大了眼睛，道：“你说，我不会开快车？”

木兰花笑看，道：“如果你以为参加赛车，就只是开快车那么简单，那就大错特错了，秀珍，那是速度和死亡的搏斗！”

穆秀珍也来到车前，她的神情很冲动，她用力捶着那车子的车身，大声道：“兰花姐，我已经报了名，我绝不退出。”

云四风叫道：“你一定要退出，我不能让你去参加这种危险的游戏。”

穆秀珍气呼呼地道：“我的车子是第一流的，我想，没有一个赛车手的手车子，有我的车子那么好，五风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云四风开口要说话，但云四风已大喝道：“五风，你讲话可得小心些！”

云四风给他四哥一喝，立时住了口，穆秀珍大声道：“五风，别怕他，该怎么说，就怎么说，哼，声音大就可以吓倒人了么？”

云四风的神情，十分尴尬，他这时处境，正合上了“顺得哥情失得嫂

意”那句俗话，木兰花不禁笑了起来，道：“这倒不必争论了，如果这辆车子，是五风设计的，那毫无疑问，它是世界上最好的赛车了！”

穆秀珍高兴地拍起手来，扬着头道：“听到没有？”

她那句话，分明是说给云四风听的，但是她却不望向云四风，就像是小孩子和人吵了一架一样。木兰花道：“秀珍，在高手云集的大赛车中，如果有了一辆好车，就可以夺得冠军的话，那种想法，也未免太天真了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穆秀珍道：“我的驾驶术也不错。”

木兰花微笑着，道：“比起我来怎样？”

穆秀珍再也未曾想到木兰花会突然之间，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，她虽然好胜，但却也绝不是不肯承认事实的那种人。

她道：“那自然是你好！”

木兰花不说什么，她只是向在一旁的三个技工，做了一下手势，令那三个技工，将升起的平台放下来。

当平台放下来之后，木兰花俯身下身，察看着车子的机件，她看得十分用心，云四风和穆秀珍两人，都不知道她想做什么。

他们两人的心中，都十分疑惑，不自禁地互望了一眼，等到他们两人的目光接触之后，穆秀珍才“哼”地一声，立时又转过了头去。

木兰花足足察看了好几分钟，才挺直了身子，拍着车子，道：“好车，我已约略看出它的几项新设计了，五风，你真了不起！”

穆秀珍忙道：“我也有参与设计的。”

木兰花转过身走：“总之这是一辆好车，从现在起，这辆车子是我的了。”

木兰花这句话一出口，所有的人都是一呆。

穆秀珍首先嚷叫了起来，道：“兰花姐，什么意思？”

“车子是我的了，我今天就去报名，代替你出赛，秀珍，你对我夺冠军的信心，应该比你自己的更强！”木兰花平静地说看。

“V I V A！”穆秀珍高兴得大叫了起来。

可是，她只叫了一声，便突然停了下来。

她和云四风两人，又互望了一眼，云四风立时道：“好了，全是你闹出来的事！”

穆秀珍瞪了他一眼，道：“兰花姐，可是可是这次大赛车，参加的全是第一流的高手，那是一个很危险的竞争”

木兰花微笑看，道：“秀珍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难道你认为，我在勇气方面，比不上你么？否则何以我一参加，你就劝我了？”

穆秀珍摇着头，她的确感到为难了！

她刚才和云四风吵成那样，执意要参加这次大赛车，若说她不知道参加这次赛车，是一种极凶险的搏斗，那是不可能的。

但是事情在她自己的身上，她即根本不及去考虑这一点，现在，忽然间事情有了变化，木兰花竟然要替她出赛，她才有足够的冷静，来考虑一切了！

但是，木兰花的话，即是无可反驳的！

穆秀珍尴尬地搔着头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

云四风苦笑了起来，道：“好啊，现在，我只有打电话叫高翔来了！”

木兰花微笑着道：“可是要高翔来劝我不要参加？”

云四风道：“自然是，这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，我们有许多意义重大的事要去做，何苦为了去争一点那样的虚名，冒生命的危险了？”

木兰花点着头，道：“你说得很有理！”

云四风高兴了起来，道：“我们谁也不要参加，我们可以将这辆车子，送别给的赛车手，等看这位赛车手得了冠军，就可表示本市的产品是最优良的，这不但能替本争来荣誉，而且，还表示了我们的气度！”

穆秀珍“呸”地一声，道：“我才不要这种气度，只有傻瓜才会做那样的事。不是我参加，就是兰花姐，我们一定要取个冠军回来！”

突然，在门口传来了高翔的声音，道：“我也可以参加一份么？”

云四风，穆秀珍和木兰花三人，一起转过头去，云四风和穆秀珍两人，大是惊讶，齐声道：“咦，你怎么也来了？”

木兰花自然不奇怪，因为她知道高翔为何会来，她在离开的时候，曾在电话的录音机上，讲下了她到什么地方。

那么，自然是高翔打电话去，听到了那句留言，所以才找到这里来的。高翔说看，走了进来，道：“我看，还是让我去出赛的好。”

木兰花道：“你有什么特别的理由？”

高翔道：“这是方局长和警务总监，在半小时以前，交给我的一项任务，他们都再三说，这是非完成不可的一项重要任务。我要夺取冠军！”

这时，连木兰花也奇怪起来了。

警方为什么一定要夺取这次大赛车的冠军？

在木兰花的心中，虽然觉得奇怪，但并没有发问，穆秀珍则已道：“为什么？为什么警方一定要夺到这次赛车的冠军？”

高翔道：“说来话长，为了这件事，方局长和市长，已争了好几次，但是市议会却已决定了，这次大赛的冠军，不但可以得到巨额的奖金，而且，还可得到议会正式颁发‘荣誉民’的头衔，成为本市第一个正式的荣誉民！”

木兰花一听，便立时蹙起了双眉，虽然，她已想到事情的严重性了，但是穆秀珍即还不明白，她道：“那又怎样？”

高翔道：“这问题就相当麻烦了，本是一等一的大都市，而荣誉市民，又会有许多的便利，如果这样的身份，落在一个犯罪份子的身上——”

穆秀珍立地叫了起来，道：“是啊，那可糟透了！”

高翔道：“这并不是杞人忧天，事实上，警方在审查了参加者的名单之后，发现其中至少有两个人，是欧洲大犯罪组织中的人！”

穆秀珍挥着手，道：“不让他们参加好了！”

“我们没有理由拒绝人参加，而且，犯罪组织也可以在赛车好手中收买，我们防不胜防，是以最彻底的办法，是我们将冠军夺过来。”

木兰花道：“高翔，这的确是最彻底的办法，但是，你去对方局长说，由我来参加，我虽然没有把握一定可以夺标，但总比较好些。”

高翔有点不服气，道：“那也不见得。”

云四风本来是坚持不再让穆秀珍参加赛车的，但这时，他却也兴致勃勃地道：“不要那样说，我的驾驶术何尝差了？”穆秀珍扁了扁嘴，道：“吹大气！”

他们两人，相互一笑，显然，他们的心中，也不再会有什么芥蒂了。木兰花道：“本来嘛，我们四个人一起参加，机会更大些。”

云五风一向是十分害羞，不会和人家来争看说话的，但这时，他居然更正木兰花的话，道：“应该说，我们五个！”

木兰花等人却叫了起来，道：“但是，离大赛只有四天了，再要赶装四辆车，自然是来不及的了，所以，我们来抽签决定。”

穆秀珍大感兴趣，道：“抽签？”

“是的。”木兰花说，“抽签决定谁出赛。”

穆秀珍立刻双手合着，念念有词，道：“过往神明，龙天神佛，满天星斗，保佑你们显显灵，让我抽到，那就好了！”

穆秀珍在胡言乱语，但是她的神情，却是一本正经，看得各人都忍不住大笑了起来，那几个技工想笑而又不敢笑，神情更是滑稽。

四风道：“好，那么到我的办公室去决定！”

穆秀珍已来不及地催道：“快去！快去！”

他们一起出了厂房，来到云四风的办公室中，木兰花将一张白纸，裁开了五份，她自己在角落，拿着一支笔，写了一会，又将五张纸摺了起来，摺的纸看起来，是一模一样的，她便立刻把摺好的纸放在桌上，道：“在这五张纸中，只有一张是有字的。”

穆秀珍道：“谁拿到了这张有字的纸，谁就参加！”

“是的。”木兰花回答。

穆秀珍立时伸出了手，道：“我先来！”

她拿起了一张，又放下了去拿另一张，犹疑了一会，才算拿起了中间的那张来，可是当她打开纸时，纸上却是空白的！

刹那之间，穆秀珍脸上神情之失望，真是难以形容，她呆立看，一声也不出，而这时，云四风和云五风也各拿起了一张纸。

他们打开了纸，也是空白的。

高翔笑道：“兰花，不是我就是你了！”

木兰花道：“是，我们每人各有一半机会。”

高翔也拿了一张纸，慢慢打了开来，穆秀珍伸长了头来看，高翔将纸完全打开，也是空白的。

木兰花拿起了仅有的那张纸来，道：“好了，你们每人都是空白的，那么，我这张根本不必打开来看了，一定是由我去参加的了！”

穆秀珍嚷叫了起来，道：“不能，兰花姐，我知道了，那五张纸根本全是空白的，你自己留在最后，自然是你去参加了！”

木兰花微笑着，道：“你以为是那样？”

穆秀珍得意洋洋地道：“自然是！”

木兰花微笑着，将那张纸递向穆秀珍，道：“好的，那么你不妨将它打开来看看。”

穆秀珍立时将那张纸接了过来，迅速地打了开来，等到将那张纸打开之后，她睁大了眼，脸上现出古怪的神情来。

她望看每一个人，然后将那张纸，放在桌上。

在那张纸上，清清楚楚写看“参加”两个字！

木兰花笑道：“怎么样？”

穆秀珍哼了一声，道：“算我倒楣，辛辛苦苦准备一场，却给你去参加！”

木兰花道：“谁参加都是一样，秀珍，在这几天内我要加紧练习了，五风，请你做我的机械师，麻烦你将车子运到试验场地去。”

云五风答应看，木兰花又道：“行了，你们两夫妻也不必再吵了，到正式出赛日，你们再来参观不迟。高翔，我应该走了！”

穆秀珍在沙发上坐了下来，一声不出，神情还是十分颓丧，木兰花和高翔一起走出了云四风的办公室。

高翔回头看了一眼，看到身后没有人，他才笑道：“兰花，你为什么一定要自己去参加赛车？”

木兰花笑了起来，道：“高翔，你也看穿了我的把戏？”

“你是怎样忽然间换了一张纸的，我没有看清，虽然我早已想到了这一点，但是你的手法，还是太快了！”高翔回答。

木兰花扬了扬手，道：“在这里。”

在她的食指和中指之中，夹着一张摺起的纸，她便打了开来，那是一张白纸，木兰花笑道：“这纯粹是魔术的手法，我用五张纸，让你们取，到最后一张，我故意不用看了，秀珍一定不信，我就迅速换上有字的，她就无话可说了！”

高翔笑道：“对于秀珍来说，那不是太不公平了么？”

木兰花哼了一声道：“我是故意的，大赛车是何等冒险的，那竞赛，每一秒钟，都和死神在握手，秀珍的性格如此冲动，判断力也差，她为了要争夺冠军，更是不顾一切，若是让她参加的话，我们旁观者只怕每一分钟都要心脏病发作了。”

高翔微笑着道：“那么，我呢？”

木兰花嫣然笑看，道：“你不见得会和我争夺吧？”

高翔握住了木兰花的手，他们并肩向外走开，过了好久，高翔才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其实，我一样很不放心，如果外面的大犯罪组织有心要夺冠军，那么，事情就加倍凶险了！”木兰花静静地道：“我会应付的，高翔！”高翔没有再说什么，只是默默低头向前走着。

第二天，一样是阳光明媚的好天气。

而这一天，民对于即将举行的大赛车的谈论，简直已到了沸点，因为这一天，几乎每一张报纸，都以最大的字，在第一版报导了这个消息：女黑侠木兰花报名参加大赛车。

接下来，便是记者访问木兰花的记录。

木兰花的回答，自然很谦虚，她表示从来也未曾参加过任何赛车，在这次众多第一流赛车手云集的场台中，她只不过是凑凑热闹而已。

但是，由于木兰花过去的事迹，太深入人心了，是以大多数的市民，都以为这次的冠军，非木兰花莫属的了！有一张报纸，甚至发出了一篇文章，说如果木兰花得了冠军，那么，为了纪念木兰花的功勋，应该将这条高速公路，定名为兰花路。

这些报纸，木兰花自己，都没有仔细看。

木兰花一早就起身了，她和安妮一起来到那条新公路的起端，那里，有两哩长的一段，开放备赛车手作试车之用。

在公路上，已停满各种各样的赛车，有的正在检查机件，有的则在跑道飞驰，离开赛日只有三天了，选手的准备工作，自然是紧锣密鼓。

木兰花的出现，立时又引起了记者的包围，木兰花一面回答记者的问题，一面朝站着向她招手的云五风走了过去。

在云五风身侧的那辆车，木兰花几乎认不出了，那已经被喷成了一

种极为悦目的浅紫色，“十七”的车号是黑色的，在车号的旁边是一束兰花。

云五风笑道：“还好看么？”

木兰花道：“太好了，机件全没有问题了？”

云五风的脸上现出有信心而骄傲的神色来，道：“没有问题了，和我们车子相比较，别的车子，只能算是玩具！”

木兰花笑了笑，这样的话，自云五风的口中说出来，是不寻常的，因为云五风一向谨慎，绝不是说话有夸大习惯的人！

木兰花掀起了车顶，坐在座位上，安妮将安全帽递给她。这时，跑道全是震耳欲聋的机器声，他们在讲话时，都得放大声音才行。

木兰花系上了安全带，试了试各种掣的位置，将椅子向后移动了寸许，安妮关心地道：“兰花姐，你有胜利的把握么？”

木兰花摇着头，道：“很难说！”

这时候，正有一辆白色的车子，发出巨大的吼声，向前飞冲了出去，木兰花道：“看我去追这辆车子！”

她关了车门，车子立时发出了吼叫声，在轰然巨响中，已向前直冲了出去，木兰花顺利地操纵着，心中不禁赞叹，那真是非同凡响的车子。

那辆白色的车子，离木兰花大约有三十码，但是木兰花即迅速接近了，而且，立刻追过了它，向前飞驰而去。

指针上的速度，已达到了一百五十哩，但是车子还是紧贴着地面，平稳如常，转眼之间，车子已到了公路开放段的尽头。

木兰花并不减慢车速，突然一个大转弯，车子已经掉了头，又冲向前前！

在公路开放的尽头，也聚集着不少赛车手。

当他们看到了一个如此漂亮，技术超群的急转弯之后，人人都呆了一呆，接着，便纷纷打探起驾驶这辆车子的究竟是什么人来。

但是当众人谈论时，木兰花车子，早已飞远了！

有几个赛车手，望着迅速远去的木兰花车子，即不由自主，摇了摇头，跑然试车绝不代表正式的赛车，在正式的赛道上，情况是千变万化，瞬息万变的，往往一个极小的因素，不但可以使一个出色的赛车手失败，而且可以使一个出色的赛车手丧生。

但是，从试车的情形来看，也多少可以看出自己将遇到什么样子的对手，那几个赛车手之所以不由自主地摇着头，就是因为看出了木兰花是一个极强的对手。

木兰花车子，又迅速地来到了公路的起端，她并不停下，而又转了一个弯，她来回飞驰了六次，才停下了车子。

云五风忙走过来检查机件，安妮兴奋得涨红了脸，道：“兰花姐，你简直就像是在驾御一个法宝一样，一下子就来，一下子就去了！”

木兰花除了下头盔，笑道：“五风，这是我一生之中遇到最好的车子，坐在这种车子中，感到车子简直就是人身体的一部份！”

云五风高兴地笑了起来，木兰花那样称赞他的设计，那实在是非同小可的事，他抬起头，道：“我想是没有问题的了。”

在云五风检查机件之后，木兰花又来回地飞驰了几遭，然后，将车子寄存在大会管理人员处，他们向前走着，安妮问道：“我们什么时候再来？”

“明天，”木兰花回答上明天再试驾驶更高的速度，后天，再试一次，那

就可以正式参加比赛了。”

安妮靠着木兰花，脸上充满了敬佩的神色，她道：“兰花姐，你从来未曾参加过赛车，心中是不是会感到紧张？”

木兰花四面望了一下，公路的开放段上，至少有三十辆车，在发出吼叫声，此来彼往地飞驰着，木兰花道：“自然是紧张的，但是我想我可以应付！”

安妮握住了木兰花的手背，摇动着，道：“你一定可以应付的。”

他们来到了云五风的车子的旁边，回到区。

大赛车已经成为民的话题，尤其是在木兰花报名参加之后，市民的情绪，更是热烈，不论到什么地方，都可以听到人们在谈论着大赛车。

反而是木兰花自己，在回到家中之后，像是将这件事情忘了一样，连穆秀珍打电话来问试车的情形，她也叫安妮代说。

到中午时分，高翔来了。

高翔的面色沉重，他才一走进来，就道：“兰花，你知道今天上午，到了两个什么人？”

木兰花望着高翔，并不出声。

高翔立时道：“他们是乔治兄弟，大乔治和小乔治。”

木兰花也皱了蛾眉，道：“是他们？他们不是在监牢中么？何以能够到本来？他们两人，倒是第一流的赛车好手。”

“哼，”高翔愤然道：“也是第一流的犯罪好手，他们前年因为贩运毒品，被判入狱，刑期刚满，就来参加赛车了，而且，一家大资本的汽车公司，支持他们，供给他们最好的车辆。不过，我看幕后支持他们的，一定是犯罪组织。”

木兰花想了一想，道：“这两兄弟的确值得注意，但是，我们也不能怀疑每一个前来参加赛车的人，高翔，你说对不对？”

高翔显然并不同意木兰花的话，他摇了摇头。

木兰花还想说什么，高翔已道：“对了，我应该多派些人去，保护守卫那些赛车，如果有人破坏赛车，就会出惨剧了。”

他向电话旁走去，一连打了几个电话，才转过身来，道：“我倒不怕你在竞争中得不到第一，最怕存心得冠军的人，知道你也参加了，从中用卑鄙手段破坏！”

木兰花皱了皱眉，她并不是不同意高翔的见解，而且她知道，自己要在这场大赛车中争胜，是一种非同小可的事，决不能再有别的事分心的。

如果她时时刻刻担心有什么意外，那么，在赛车中，她就不可能争夺冠军了，所以她皱起了眉，望着高翔。

高翔也像是立时知道了她的意思，是以笑了笑，道：“兰花，我不再用这些事来麻烦你了，你只管专心一致去争取胜利好了。”

木兰花伸了一个懒腰，就在这时，只听得花园的铁门外传来了两下汽车的喇叭响，木兰花转头向外看去，只见一辆极华贵的大房车，停在门外。

高翔和木兰花两人，一看到那辆车，就认出那是林肯牌大陆型房车，这种车子的价值，超过三万美金。高翔立时道：“我们有人客来了。”

车子停下，一个穿着黑色制服的司机下了车，阳光映在他衣服上的金钮扣上，闪闪生光，他打开了车门，自车中走出了一个人来。

那中年人的身形，又瘦又高，他先抬头看了一眼，然后点了点头，他

站在车边不动，那司机走过来，在门旁的铃上，按了几下。

安妮道：“我去看看。”

木兰花点头道：“好的，先别开门。”

安妮走了出去，木兰花和高翔两人，都看到安妮和那个司机，讲了几句话，然后，司机转过身去，那中年人将一张名片，交给了司机，司机又将名片交给了安妮，安妮走了回来。

高翔“哼”地一声，道：“看来，像是一个大亨。”

木兰花笑道：“不论他是什么人，他到我这里来，总是有事情来找我的。”

安妮立即走了进来，将那张卡片，递给了木兰花。

木兰花和高翔两人，一起定睛看去，只见卡片上的衔头是：“欧洲联合汽车公司总裁”，他的姓名则是佟宁。

木兰花立时向高翔望了一眼，高翔摇了摇头，但是他立时打了一个电话，吩咐了一句话：“尽快调查欧洲联合汽车公司总裁佟宁这个人，一有了他的资料，就打电话给我，我在木兰花家中。”

而木兰花则已对安妮道：“请他进来。”

安妮又向前走去，打开了铁门，那中年人慢慢地走了进来。他的每一个行动，他的神态，到处都表示着他是一个极成功的人物。

等到他走进了客厅，高翔也已放下了电话。

他进门后不久，就站定了身子，略带着几分骄傲，但是却十分有礼貌地问道：“那一位是木兰花小姐，请原谅我冒昧来访。”

木兰花微笑着，道：“我就是，欢迎你来，请坐！”

佟宁又向前走了两步，坐了下来，木兰花则坐在他的对面，笑道：“这位高先生，是我们的好朋友。”

佟宁像是根本看不起高翔一样，只是向高翔略点了点头，他道：“木兰花小姐，我办事喜欢直截了当，这或者正是我主持下的汽车公司，业务鼎盛的原因！”

他一开口，就有一种咄咄逼人的味道，木兰花仍然微笑着，道：“那最好，我也绝不喜欢讲话拖泥带水，转弯抹角的人。”

佟宁伸了伸身子，道：“小姐，我这次来，是提供你两个选择，第一，请你放弃这次赛车，第二，请你用我们出品的车子。”

高翔和安妮两人一听，脸上已有了怒容。

但是木兰花即向他们，摆了摆手，示意他们不要发作。她像是很感兴趣，笑容可掬，道：“我可以知道为了什么原因么？”

佟宁挥着手，道：“很简单，我们公司的几种出品，想大力开拓在亚洲的场，如果我们的车子得了冠军，那时开辟场，有极大的帮助，我们对于这次大赛车的冠军，是志在必得的！”

木兰花笑道：“那样说来，你认为我是这次大赛车冠军的热门人选了？”

“是的，小姐，今天早上，你在试车，你试车的全部情形，我们的人员，已经拍摄了下来，我已看过他们拍下来的影片。”

佟宁讲到这里，略停了一停。而木兰花和高翔两人，也迅速地互望了一眼。木兰花的心中，更暗地吃了一惊，因为当时，她绝未注意到有人在向她摄影！

佟宁又道：“你驾的车子是第一流的，但是更优秀的是你的驾驶技术，你对我们的计划，有了威胁，是以我来请你合作。”

木兰花缓缓地道：“如果我答应了——”

佟宁立即说道：“我已准备了一张十万英镑的支票。”

木兰花又缓缓地道：“如果我不答应？”

佟宁摇着头，道：“小姐，那对你绝没有好处，你将会遇到极强的对手，我们请来的赛车手，是乔治兄弟，大乔治和小乔治，在赛车中，已有三次将对手的车子，挤成粉碎的纪录。”

高翔听到了这里，实在忍不住了，他立时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佟宁先生，你刚才那几句话，已足以构成刑事恐吓的罪名！”

佟宁斜着眼，向高翔望了过来。

木兰花平静地道：“高先生是本警局，特别工作室主任，他几乎是负责本警力的一切工作，佟宁先生！”

佟宁的神色略变了一变，显然他在事先，绝未曾想到高翔会有那样身份，客厅中的空气，登时变得十分僵硬起来。

就在这时候，电话响了，高翔拿起了电话来，那是他的助手打来的，道：“我们已查到了佟宁的资料，他是欧洲十大富豪之一，最近十年才发迹，资料显示，这个人为了做生意，是不择任何手段的，欧洲商场上，都称他为危险份子。”

“有什么不良的纪录？”

“那倒没有，在的一切手段，在法律上来说，都是十分正当的，被他并吞的人，也只好自认手段不够他高强，对他无可奈何。”

高翔觑着佟宁，道：“好，再向国际警方调查他。”

对方答应着，高翔放下了电话。

佟宁咳嗽了一声，道：“小姐，你还没有回答我提出来的事，你选用我们公司的出品，这应该是对你最有利的选择。”

木兰花客气地道：“对不起，我认为我自己的车子最好，我不会选用别的牌子的产品。”

佟宁的面色，已变得十分难看。

他站了起来，道：“很好，很好，那么，再见吧。”

木兰花自始至终，维持着笑脸，她也道：“再见。”

佟宁转过身，向外走去，那司机连忙打开了车门，佟宁进了车子，立时疾驰而去。

高翔“哼”地一声，道：“原来乔治兄弟就是他请来的，兰花，乔治兄弟是著名的赛车场上的凶手，而他又是不择手段的人！”

木兰花点头道：“是的，我会加倍小心，但是佟宁的目的，只是为了商业上的利益，并不是为了想有人作了荣誉市民之后，可以方便活动，这一点倒是可以肯定。”

高翔道：“那也不见得。”

木兰花道：“我倒可以肯定这一点，因为他只是关心他出品的车子，是否能得到冠军，并不关心什么人会得到冠军。”

高翔想了一想，也点了点头。

木兰花又道：“而且，如果他真正代表了一个犯罪组织，他绝不会蠢到来和我谈判，他一定会在暗中，进行着破坏。”

高翔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不知道是谁提出举办这次大赛车的，真麻烦。”

木兰花笑了起来，道：“你什么时候怕起麻烦来的？”

高翔自己也觉得好笑，他们又闲谈了一会，高翔才告辞离去。除了木兰花之外，其余的人，都明显地表示着心情的紧张，而其中，最紧张的，要算是云五风了。

因为云五风负责车子的设计，他必须保持车子的尽善尽美，才能使木兰花得到冠军。

他从那段公路开到厂中之后，又将车子的设计图样，摊了开来，仔细研究着，还有什么可供改良的地方。一直到了黄昏时分，他才直跳了起来，他想到了有一处地方，还可以作小小的改良，那将会使得车子的运转，更加顺畅。

他连忙离开了厂房，驾着车，向公路的开放段驶去，等到他驶到了之后，天色已经很黑了，但是公路的开放段上，即是灯光辉煌，热闹得和白天一样。

在路边，是一长列临时搭建起来的车房，赛车手的车子，全部寄存在这一列车房中。和日间不同的是，车房前多了很多警员。

在木兰花的那辆车子的车房之前，更有着四个警员之多。

云五风推开了车房的门，着亮了灯，他又细心地摆弄着机件。

等到他工作了足足一小时之后，他才满意地直起了身子来。就在这时，他看到车房的门口，站着一个人穿着紧身工作服身形极其丰满诱人的女郎。

那女郎看来，也像是刚在修理汽车，因为她的身上，手上，有很多的油污。云五风本来是十分害羞的人，一看到那女郎，他倒先红了脸。

那女郎即向他笑着，道：“嗯，你的车子好漂亮啊！”

云五风红着脸，笑了笑，那女郎又道：“请你借一个铁钳子给我，可以吗？我的钳子太旧了，用起来觉得不顺手。”

云五风道：“可以的。”

他从工具箱中，拿出一把钳子来，那女郎向前走来，可是门口的四个警员，立时将她拦住，那女郎耸了耸肩，未再向前走来。

云五风走过去，将那柄钳子，交给了她，她向云五风嫣然一笑，道：“谢谢你。”

那女郎接过了钳子之后，立时便向外边走了开去。

云五风走进了车子，将车子驶出车房去，在公路的开放段中，来回驶了好几次，直到他表示满意了，他才驶回了车房。

他才停下车子，那女郎又出现了，她的手中拿着那柄钳子，还给了云五风，又微笑着向云五风道了谢，云五风顺手将钳子向工具箱抛去。

工具箱离门口大约有十多尺，就在车子的旁边，这时候，云五风已停好了车子，准备离去的了，他人就站在门口。

他一抛出了那柄钳子，就准备转过身去。

而突如其来的爆炸，也在那一刹间发生了。

对云五风来说，那强烈的爆炸，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，在刹那之间，他只觉得“轰”地一声巨响，身后似乎有一股极大的力量，推了过来，令他的身子陡地向后，撞了出去，他根本没有机会去弄清楚是发生了什么事，就重重撞在铁摺门口。

他那一撞的力道十分大，令得铁摺门倒了下来，他人也向外仆跌了出

去，他感到一阵剧痛，接着，他什么也不知道了。

高翔是在爆炸发生后七分钟，赶到现场的。

他甚至比救伤车还早到了一分钟，当他跳出车子，挤过了人丛，看到了爆炸现场时，他双手紧握着拳，面色白得骇人。

几十个警员，已围成了一圈，将围着看热闹的人，全都拦在十二尺以外，那车房屋顶，已被炸穿，车房中已没有完整的東西了。

那辆被木兰花称为是最好的车子，已变成了一堆废铁。云五风倒在血泊中，人事不省，受伤的还有两个警员，和另外一个恰好从门口经过的技工。

但是他们三人的伤势，却并不重。

高翔直来到云五风的身边，他才俯身看了一眼，救伤车也赶到了，救护人员跳下车来，高翔尖声叫道：“动作快些！”

救护人员将担架抬到了云五风的身边，云五风的左背看来已然折断了，他的背后，还在淌着血，救护人员施展急救，然后将他放上了担架，抬上车，以极高的速度，送到医院去。

高翔一直紧握着双手，他的手心中在冒着汗，他的心中，充满了无比的愤怒，救伤车一走，他就吼叫道：“谁负责守卫这里？”

还有两个未曾受伤的警员，一起在高翔的面前立正，行礼，高翔厉声道：“你们是怎么守卫的？我不曾吩咐过要特别小心么？”

那两个警员道：“高主任，我们尽责守卫，绝没有人走进车房过，除了是云先生自己。”

两个和高翔一起来的警官，已从发生爆炸的车房中走了出来，道：“主任，是烈性炸药引起的爆炸，好像是一枚小型的炸弹引起的，幸而车房中没有储放太多的汽油，不然，就不堪设想了。”

高翔吸了一口气，道：“炸弹是不会自己飞进来的，可有什么人接近过这间车房，抛进了什么东西？”

“绝对没有！”那两个警员回答，“只有一个女郎，向云先生借过一柄钳子，当她归还了这柄钳子之后，爆炸就发生了。”

高翔忙道：“你们快回荅局去，将那女郎的样子，告诉绘画专家，将她的样子画出来，通知全警员，通缉这个女人！”

那两个警员立时答应着，登上一辆警车离去。

高翔道：“继续封锁现场，我到医院去，一有了那女人的画像，立时拿来给我。”

好几个警官一起答应着：“是！”

高翔转身上车，当他双手扶住了驾驶盘的时候，他才发觉自己的手心中，有那么多汗，他知道，一场尖锐的斗争已经开始了！

敌人的手段是如此狠毒，一上来就炸毁了木兰花的车子，而且，也令得云五风受了重伤，接下来，还会发生什么事，真是谁也想不到！

高翔的脸上，现出十分间觉得神情来，敌人的手段再很辣，再卑鄙，他也一定要与之周旋到底二他在踏下油门之前，探出头来。

两个警官，立时奔到了他的身前。

高翔沉声吩咐道：“去查一查，欧洲联合汽车公司总裁佟宁，住在哪一间酒店，将他扣留，等我回来，向他问话。”

“是！”那两个警官忙答应着。

“别忘了先办好合法的手续！”高翔又补充了一句，踏下油门，车子向着

立医院，迅速地驶去了，一路上，闪过了好几个红灯。

因为他担心着云五风的伤势，云五风看来，伤得十分重。

等到高翔到了医院，冲上了二楼的急救部门时，他看到，在紧急手术室的门上，亮着红灯，那表示手术室中，正在进行紧急的抢救，生和死，正在手术室中展开激斗。

在手术室门外，木兰花、安妮、云四风、穆秀珍全都到了。

高翔在一接到了爆炸报告之后，便立时通知了他们。

高翔在通知他们的时候，就告诉他们，不可到爆炸现场去，而直接赶到医院来。高翔看到各人的脸色，都十分阴暗。

穆秀珍和安妮两人，脸上更有泪痕。

云四风在焦躁地踱来踱去，高翔沉声问道：“怎样？”

木兰花摇了摇头，道：“还不知道，有六位医生正在进行抢救，一位医生在初步检查之后说，爆炸的冲撞力，是自他身后飞来的，有可能，他的背椎骨断折了。”

高翔听到了这里，全身都感到了一股寒意，身子也不由自主，震了一震，如果背椎骨断折了的话，那么，就算在伤势复原之后，云五风也会成了废人！

高翔立时向急救室的门走去，看样子，他冲动得要冲进手术室去看个究竟。在那样的情形下，还能够保持冷静的，大约只有木兰花一个人了。

木兰花一看到高翔向前走去，立时喝道：“高翔，别去妨碍医生的工作。”

高翔道：“可是，我要知道他怎么了！”

“你进去的话，并不能使情形改善，只不过使情形更糟糕！”木兰花说，“我们在外面等，一有结果，医生就会出来的。”

高翔停在门口，就在这时，急救室的门，打了开来，两个护士匆匆向外走来，高翔忙道：“伤者怎么样了？”

那两个护士一面走，一面道：“他失血极多，需要大量输血，真正的情形怎样，还不知道，请不要阻拦我们的工作。”

那两个护士走进了一间房间，又迅速地推了一车血浆，走进了手术室。高翔感到自己的脸上肉在跳动着，他缓缓转过身，来到了云四风的身前。

他想说几句话，来安慰云四风，但是他自己心中的悲愤、焦急，绝不在云四风之下，他实在没有法子来安慰云四风。

云四风哑着声问道：“高翔，是谁干的？”

高翔道：“在车房前，我派了四个警员守卫，有两个也在爆炸中受了伤，另外两个说，有一个女人，向五风借过一柄钳子，而当她归还钳子之后，爆炸就立即发生，引起爆炸的小型炸弹，多半是藏在那钳子之中，而五风未曾觉察。”

木兰花道：“那么，我们应该可以得到那女人的样子！”

“是的，我已吩咐他们，根据描述，一画出来之后，立时送到这里来的，同时，我也下令，扣留了佟宁，这个杂种！”

高翔愤然骂着。木兰花沉着声道：“高翔，扣留佟宁是一个错误。”

高翔道：“自然是他主使的。”

木兰花道：“我不以为如此，佟宁绝不会蠢到下午来威胁过我们，晚上就去炸了车子，炸车子的，另有其人，不是佟宁！”

高翔气吁吁地道：“我还是要扣留他，他至少是最具嫌疑的人！”

木兰花道：“不错。但是我们还要和他合作。”

高翔几乎跳了起来，问道：“什么？”

木兰花道：“我还要继续参加赛车，高翔，警方担心的事，已经发生了，有人要不择手段，成为本市的荣誉市民，我要佟宁供应我最好的赛车！”

高翔不出声，在受了那样的打击，心中充满了愤慨的情形下，要高翔的脑筋迅速转过来，转到和佟宁合作，他是转不过来的。

这时，又有两个笛警，奔上了楼梯，向高翔走了过来，他们的手中，拿着一只夹子，当他们来到高翔的身前之际，就打开了夹子。

夹子中有一张很大的纸，纸上画着一个很美丽，很野性的女郎，高翔和木兰花两人一看，便一起吸了一口气后，他们只消看一眼，就认出了那女郎是什么人，那女郎是著名的危险人物碧眼儿琵琶！

高翔的脸部肌肉，又不由自主，跳动起来，他恨恨地道：“有这样著名的犯罪人物，混在赛车手中，我居然不知道，我们的工作做得太差了！”

木兰花道：“她决不是以赛车手的姿态出现的，而且可以说，她和赛车，一定一点关系也没有，她只不过在那里等候机会而已。”

高翔抬起头来，道：“琵琶为谁工作？”

木兰花冷冷地道：“她为谁工作？！谁出得起钱，她就为谁工作。”

高翔阖上夹子，道：“通缉令已下达了么？”

那两个警官道：“下达了，所有的交通处，都怖置了人，搜查各大酒店的工作，也已经开始，但根据纪录，这个女人是极其狡诈的！”

高翔道：“再狡诈也要叫她落网！”

木兰花来回踱着：“琵琶在行事之际，居然不化装，可知她的任务是破坏那车子，我想她装在那钳子中的，应该是一枚定时炸弹，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却使这枚炸弹突然爆炸，只怕琵琶自己，也受到意外哩！”

木兰花的判断能力，的确是超人的，她的推断，自然也十分正确，虽然她并不知道，云四风当时，是在门口将钳子抛进工具箱去，大力的撞击，使得本来要在三小时之后才爆炸的炸弹，立时发生了爆炸。

高翔挥着手，道：“她是在为谁工作，只要找到她，我可以明白了。”

木兰花道：“不必心急，在我得到了佟宁的最佳车辆之后，那人一定还会再派人来破坏的，到时，他就会自投罗网了。”

木兰花的话才讲完，手术室的门，就打了开来，一个带着口罩的医生，走了出来，也一走出来，就拉下了口罩，他的脸上，满是汗珠。所有人的眼光，立时齐集在医生的身上！

医生举手，抹着脸上的汗，穆秀珍几乎是在叫嚷一样，道：“医生，你快开口啊，伤者的情形，怎么样了？”

医生道：“幸运得很，他的脊椎未折断，但也受了震伤，只不过可以用手术纠正，现在还未查明的是他脸部的受伤程度。”

“没有生命危险？”云四风问。

医生的回答很谨慎，他略停了一停，才道：“那很难说，因为他现在还没有脱离危险时期，我只能说，他的脊椎，并没有折断。”

没有人再说话，突然静了下来，从每个人脸上，可以看出他们心情的沉重，穆秀珍双手紧紧地握着拳，神经质地挥动着，高翔不住地走来走去，木兰花紧抿着嘴，双眉紧蹙在一起，而安妮则转过头去，泪水自她的眼中涌

了出来。

医生并没有给他们肯定的答覆，而他们也听得出来，医生的话，只尽量往好的方面说的，实际上，云五风的伤势极其严重！

那位医生又抹了抹汗，道：“我看，各位等在这里也是没有用的，还是回去等候医院的通知，我们会尽一切的力量救活伤者的。”

医生虽然提出了那样的劝告，但是他们几个人，即没有一个人愿意听从。医生叹了一口气，摇摇头，道：“我失陪了，手术室中还需要我。”

他推开手术室的门，又走了进去。

高翔站定了身子，道：“警方在医院中有一间办公室，我们到那里去，一面等候五风的消息，一面商量一下对策，好不好？”

高翔是望着木兰花在说着的，木兰花像是未曾听到高翔的话一样。直到高翔又说了一遍，她才苦笑了一下，道：“好的。”

安妮立即道：“找在这里等他！”

木兰花、高翔、云四风和穆秀珍四人，都没有说什么，因为他们明白安妮对云五风的感情，云五风是个相当害羞的人，但是他对安妮却特别好，他替安妮制造万能轮椅，又替安妮制造飞行拐杖，现在，安妮的双腿复原了，他反倒到了死亡的边缘！

在这种情形下，安妮心中的难过，是可想而知的了。

高翔用力地道：“自然是佟宁那家伙，刚才，警局中人说，他在拘留所中，咆哮如雷，让我先去给他吃一点苦头再说！”

高翔低着头，默默地向前走着，安妮则在手术室门口的一张椅上，坐了下来，低着头，泪水一滴又一滴地落在她的膝盖上。

木兰花向她走去，将手按在她的肩头上。

但是木兰花即也想不出有什么话可以安慰安妮的，是以她站了一回，向云四风和穆秀珍两人，挥了挥手，也走了开去。

他们四个人，一起来到了苦力的那间办公室中，高翔已以无线电话，在和警局通话，他放下了电话，道：“还是没有那女贼的踪迹。”

木兰花缓缓地道：“她躲起来了，一时之间，自然难以找得到她，然而重要的却不是找到她，而是找到主使她的人！”

高翔的神情，极其冲动，木兰花却恰好和他相反，这时已变得冷静得出奇，在她的脸上，看不到任何忧戚的神情，她只是在思索。

她摇摇头，道：“不是佟宁，但是我也要去见他，我和他有事情要商量。秀珍，你和四风在这里，我去见一见佟宁。”

穆秀珍紧咬着下唇，点了点头。

高翔似乎还想和木兰花争论什么，但是当他接触到了木兰花那种镇定沉稳的眼光时，他想到木兰花的判断，每一次都是那么正确，是以他又将要说的话，缩回口去。

高翔和木兰花一起离开了医院，一路上，他们并不说什么，他们才走进警局，便被好多记者包围，发出了许多问题。

但高翔一个问题也不回答，连忙走了进去，他来到他的办公室前，便看到三个中年人，正在和一个警官争论着。

那警官一看到高翔，像是如释重负一样，道：“好了，高主任来了，三位有甚么意见，只管向高主任提出。”

那三个中年人一起站起身来，高翔早已认出这三个人全是本著名的刑

事律师，高翔也知道他们也是为了佟宁的被拘而来的。

那三个律师中的一个，一见到高翔，便道：“高主任，我们是代表我们的当事人，欧洲联合汽车公司的总裁佟宁先生的。”

高翔冷冷地道：“欢迎。”

一个律师问道：“我们的当事人何以被警方拘留？”

“他涉嫌和赛车场爆炸有关。”高翔的答覆很简单。

“那是笑话，有证据么？”

“没有，”高翔的语音很冷，“所以，现在不是正式的控诉，只是拘留查询，这是合法的，警方有二十四小时的拘留权。”

另一个律师用手拍着桌子，道：“但是，为甚么不准我们的当事人与我们见面？那是不合法的，外面有很多记者，你是不是要想我们去宣布警方的这种不合法的行为？”

高翔冷笑着，道：“没有不准许你们和他见面，那只不过是因为我还未来到警局之前的一项临时措施，你们现在可以去见他。”

律师呆了一呆，他本来以为他的话已找到了高翔的弱点，但是现在卸立时遭到了高翔的反击，他本来是满脸怒容的，这时却又立时变得笑容满面，道：“那么，高主任，让我们来商量一下保释的问题，怎极样？”

“没有商量的余地！”高翔断然拒绝。

那三个律师互望了一眼，他们是著名的刑事律师，而高翔在不少严重的刑事案件中，担任过警方的主控官，和他们在法庭上“交手”，也不止一次了，他们自然知道高翔既然说没有商量的余地，那就再多说也没有用的了，是以他们只是道：“那我们去见贝当事人。”

高翔冷冷地道：“请跟我来。”

他们五个人，一起向前走去，才走过了一条走廊，就听到了佟宁的咆哮声，佟宁虽然已是欧洲十大豪富之一，可是他的出身却很不好，他曾做过很长时期的小流氓，这时他正用着肮脏的语言，在骂着警员，高翔冷笑着，道：“听到没有？”

一个律师道：“他是全然无辜的，任何人遭到了像他那样不平的待遇，都会那样！”

他们来到拘留所的门口，佟宁已看到了他们，一个律师忙大声道：“佟宁先生，你甚么也不必说，我们会替你应付的。”

但是佟宁愤怒得像是疯了一样，他双手抓住了铁槛，厉声道：“高翔，你是个杂种，你以为我没有办法对付你么？”

高翔脸色阴沉，道：“你若是再骂一句，单是辱骂警官，已可以使你入狱的了！”

佟宁的脸上一阵青，一阵白，双眼圆睁，看他的样子，像是要将人吞噬下去一样。他们还在继续向前走去，但是木兰花即双手一拦，拦住了各人，道：“让我先去和他说一句话可好？”

那三个律师互望着，他们自然没有不认识木兰花之理，他们都点了点头，木兰花直向前走去，向拘留所门口的一个警员，点了点头。

那警员打开了铁门，佟宁立时向外冲了出来，木兰花却已拦住了他的去路，佟宁怒容满面，握着拳，看他的样子，像是想打人一样。

木兰花即十分冷静，她道：“佟宁先生，你们公司出品的最佳汽车，运到本市来了么？我想试试车，请你安排一个时间。”

佟宁陡地怔住了，他的双眼，睁得甚大，望定了木兰花，一句话也不说出来，过了好久，他才“哼”地一声，道：“你在开甚么玩笑？”

木兰花道：“我的车子，遭到破坏，被人炸掉了，你是知道的，而我仍然要参加这次赛车，所以，我需要一辆好车子！”

佟宁用心地听着，而等到木兰花讲完，他怪声怪气，笑了起来，道：“别当我是小孩子了，如果我答应了你，那么，我就有了犯罪的动机，是不是？我就是因为涉嫌炸了车子被拘留，你还开甚么玩笑？”

“炸车子的不是你。”木兰花直视着他，“而如果你将你最好的车子给我，而不是给那班以犯罪出名的兄弟，那对你是有好处的。”

佟宁又望了木兰花半晌，然后，再抬起头来，望了望高翔，当他望向高翔的时候，他的脸上，现出不屑的神色来。

他道：“木兰花，你得享盛名，倒也不无道理的！”

佟宁虽然在称赞木兰花，但等于是讽刺高翔一样，高翔的脸色很难看，但是他却并没有出声，因为木兰花正在和佟宁展开谈判。

木兰花道：“甚么时候？”

佟宁“哼”地一声，吼叫道“如果我在拘留所中——”

木兰花立时道：“如果你离开之后，不再兴风作浪，那么，我可以向高主任说说，使你离开这里，依然顺利地去进行你的事业！”

佟宁显得十分高兴，道：“一言为定，我最好的车子，已运到本市了，这是一个高度的秘密，我把这辆车子给你。”

木兰花的回答很简单，道：“一小时后，我在高速公路的开放路段等你。”

木兰花话一说完，就打过身向外走去，佟宁也走出了拘留所，他的三个律师，立时拥住了他，其中一个问：“高主任，还有甚么手续？”

高翔的神态，总是不怎么高兴，他道：“没有甚么手续，但是你们必须从后门离去，不能和警局大门的记者接触。”

佟宁却是兴高采烈，道：“没有问题！”

高翔也不和他们再说甚么，立时跟在木兰花的身后，到了他的办公室中。一到了他的办公室，他就将门关上，道：“兰花，你相信你的决定没有错吗？”

木兰花并不出声。

木兰花摊了摊手，道：“我没有选择的余地，我只好那样，我的想法是：炸车的如果是佟宁，那么，以后一切就会顺利了。”

高翔究竟也是聪明人，他一听得木兰花那样说，立时就明白了！

但是，当他在明白了木兰花的意思之后，他却也陡地吃了一惊，道：“兰花，你的意思是，如果炸车的不是佟宁，那么，破坏者还会继续破坏？”

木兰花立时点了点头。

高翔吸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兰花，你是想引破坏者继续施展破坏手段，从而使我们可以有更多的线索，来知道破坏者是什么人？”

木兰花冷静地微笑着，道：“正是。”

高翔不禁苦笑了起来，道：“兰花，你可知道那样做，要冒多大的险了破坏者的办法，是数不尽的，我们没有办法一一预防。”

木兰花的笑容，渐渐凝止，她的声音，听来也更沉稳，她道：“高翔，除了这个办法之外，你近有甚么别的办法？”

高翔呆了一呆，他继续苦笑着，道：“除非我们可以捉到琵琶。”

木兰花摇了摇头，道：“现在，我们所需要的，不是凭空的想像，而是积极的行动，我现在就到公路的开放段去，你到医院去。”

高翔握住了木兰花的手，他凝视着木兰花，但是他却没有说什么。然而，他根本不必说什么，木兰花也可以知道他这时的心意，他是在对木兰花表示深切的关怀。

木兰花低声道：“我会小心的。”

高翔会意地一笑，他们之间相知得太深了，根本已经不需要多余的言语了。

他们一起离开警局，记者还没有散，又一起围了上来，有记者问道：“兰花小姐，你的车子被炸毁了，你认为那代表了什么？”

木兰花站定了身子，道：“我认为那是一种破坏。”

“破坏的目的何在？”

“当然是使我不能出赛。事实上，我绝不是一个一流的赛车手，我之所以参加赛车，只不过是作为本市的居民之一，想为本市争一份光荣而已。”

“那么，你是不是继续参加赛车？”

“当然是，我已和欧洲联合公司总裁佟宁先生，有了协定，由他供应我们公司出品的最好的汽车，我仍然继续参加比赛！”

木兰花的宣布，自然是一项重要的新闻，那些记者，全都一转而散，高翔陪着木兰花上了车，他自己驾着车，直赴医院去了

公路的开放段上，仍然是一样的热闹。

因为爆炸而起火的几间车房，已被迅速地清理过，一切废物，全被移去，那地方变成了一片平坦的空地，已有几架车停在上面。

木兰花到达的时候，看到一辆纯白色的跑车，正从一辆卡车上吊下来，佟宁站在一辆敞篷车上，正在指挥着，一看到了木兰花，他便跳出车来。

木兰花望着那辆车，那车子的形状，简直就像是一只古怪的甲虫，佟宁拉着一个人，来到了木兰花的身前，道：“兰花小姐，这位是负责制造这辆车子的工程师，麦维拉先生！”

木兰花欣然微笑，因为麦维拉是著名的汽车设计师，她和麦维拉握手，他们一起向那辆已被吊到了地上的白色跑车走去。

虽然只不过是二十多码的距离，但是木兰花在那短暂的时间中，已向麦维拉提出了十多个有关这辆白色跑车的问题。

然后，他们两人一起登上那辆跑车，先由麦维拉驾驶，兜了几个圈，再由木兰花驾驶，当车子的速度提高时，那辆跑车，简直像一支箭一样，飞驰在平坦的公路上。

当木兰花来回驶了七八遭，测验了这辆车子的种种性能，又停了下来之后，佟宁迎了上来，道：“兰花小姐，你觉得怎样？”

木兰花的回答很简单，道：“好车子！”

麦维拉高兴地笑了起来，木兰花又道：“离大赛车还有两天，在这两天中，警方自然会保护这辆车，但你不妨雇请私人保镖，加以保护。”

佟宁挥着拳头，道：“自然，谁要是敢破坏我的车子，我决不和他客气，兰花小姐，这里是你的报酬！”

佟宁自上衣袋中，摸出了信封来。

木兰花自然知道，那信封中，是他第一次见面时就提出来的那张巨额

的支票。木兰花将那信封推了回去，道：“将来得到了冠军再说。”

佟宁呆了一呆，显然在他的一生之中，还未曾遇到过看到了钱而不要的人，但是他却爽快地收起了信封，道：“好，等你得到了冠军，我一定加倍付给你。”

木兰花不置可否地笑了笑，她继续试着车，接受着记者的摄影，当她终于离开了公路的开放段，驾着车回家时，已是凌晨五时了。

木兰花觉得十分疲倦，她可以说从来也未曾那样疲倦过，在过去的六七个小时内，她不但一直在高速驾驶车子，而且，她也未曾停止过思考和忧虑。

她在设想着所有可能的破坏者，也设想着破坏者以后所会采取的方法。自然，她也忧虑着云五风的伤势，她可以说是心力交瘁了。

凌晨前的那一段时间，是最黑暗的，当她驾着车，在寂静无人的公路上疾驶之际，她仍然在想着，回到家中的第一件事，自然是打电话到医院去，询问云五风的情形！

木兰花将车子控制在适当的速度，因为她知道，在她自己如此疲倦的情形下，是不适宜再作高速驾驶的。当她的车子，驶离了公路的开放段，约莫十分钟之后，她突然听得，在公路上，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汽车引擎声，有一辆车子，正以极高的速度，在追向前来！

木兰花的心中，凜了一凜，她立时向后照镜望去，她看到了两团夺目的灯光，那两团灯光打在太明亮了，即使距离还远，而且是在后照镜中看到，但是也给人以眩目的感觉，正常的行车，是决计不需要那么强烈的灯光的。

木兰花深吸了一口气，立时将她的车子的速度提高。

可是追上来的车子，速度实在太快，当木兰花的车子，速度提高到每小时八十哩时，那两团灯光，还是迅速地逼近了她。

她的车子，在弯曲的公路中急速地转着，她已可以听到那辆在后面追上来的车子，在高速急转弯中，轮胎和地面磨擦，所生出来的“沙沙”声，同时，她也看到，那是一辆深色的跑车。

驾驶跑车的人，好像戴着安全盔，由于那辆车子车头所射出来的灯光，实在太强烈，是以木兰花无法看清他是什么样的人。

然而，从他坐在跑车的驾驶位上，身形微见伛偻的那种情形看来，他是一个身形很高大的人。

而且，那人无异是一个第一流的驾驶者，木兰花的车子，已经达到了每小时一百哩的速度，但是那车子，还在贴近。

木兰花疾转过了一个山角。

这条公路，她是十分熟悉的，她知道，在转过了那个山角之后，是一条直路，而在直路过后，是接连三个急转弯。

那辆车子如此高速，着亮了那强烈的灯光追了上来，自然是不怀好意的，木兰花就准备在那三个急转弯处，将这辆车子逼得下来。

木兰花打过了那个山角之后，将车子的速度，提得更高，在直路上呼呼向前，直冲了过去，那辆车子，离她只有七八码了！

由于车速实在太高，是以第一个急转弯，是突如其来，在跟前出现的，木兰花连忙扭转驾驶盘，车子吱吱叫着，转了过去。

那辆车子，也立时跟了上来。

木兰花在一转过了那个急弯之后，立时又扭动驾驶盘，车子再转了一

个急弯，在这两个急弯之间，几乎是喘一口气的时间也没有的！

她的车子，巧妙地转过了那个弯。

但是在她后面的那辆车，却像是料不到第二个急转弯来得如此之快，显然他也立时转了过来，但是“砰”地一声，车子的一边，已擦到了山崖。

木兰花从后照镜中，看得十分清楚，她看到车子的一边车门，像是纸扎的一样，飘荡着，向半空之中，飞了上去！

而那辆车子的速度却还不减。

木兰花也绝不能在这时停车，因为第三个急转弯已跟着来了。如果她急刹车，车子也一样非撞向山上不可，是以她断然转过了那第三个弯。

当她的身子才一转过弯之际，她就看到，她后面的那个驾驶人，犯了一个错误。

那人显然是因为一边车门被撞脱了，所以想停下车来，可是他即未曾料到，第三个急转弯就在跟前，他本来可以越过那急转弯的。

然而，当他踏下刹车时，车子猝然停止，在公路中心，转了过来，车尾“砰”地撞在山石上，立时传来了一下轰然巨响。

随着那一下巨响，熊熊的火光，照亮了半边天，那辆车子几乎在不到一秒钟的时间，就变得不存在了，或者说，化为一片一片的火焰，四下喷射了开来。

木兰花连忙减慢速度，当她兜回来时，路上，山崖上，还都有看火，路面上二十码的距离之中，全是碎铁片，那人也不见了。

在如此猛烈的爆炸之中，那人还能剩下多少，实在是一个疑问，他可能甚么也不剩下，全在刹那间的高温燃烧中，化为灰烬了！

木兰花并没有下车，她只是在车中，默默地向外看看，直到火光已渐渐熄灭，她才继续驾着车，向前驶去。

她心中在想着，那驾车追上来的，是什么人？如果给他追到了自己，他准备做些什么？

木兰花一面想着，一面转进了一条公路。

当她转进那另一条公路之际，离她的住所，已经不远了，那条公路的两旁，也有着不少房屋：木兰花稳定地驾着车，突然一声枪响。

那一下枪声，是突如其来的。

当木兰花一听到那下曳着长音，呼啸而来的枪声之际，她立时辨认出，那是长程来福枪的枪声，但是，子弹的速度，即比车子快得多！

她的车子在她听到枪声之前的一刹间，已经剧烈地震荡了起来，车身突然一侧，向外冲了出去，车子是冲向悬崖的，木兰花在那一刹间，勉力扭转着驾驶盘，但是事情发生得实在太突然了，她的车子还是撞向了悬崖边的铁栏杆。

车子一撞中了铁栏杆，立时翻跳了起来，翻过了铁栏杆，又重重撞在悬崖上，然后，骨碌碌地向下，直滚了下去。

木兰花在车子向上弹起来的那一刹那，推开了车门，她滚出了车门，当车子撞向悬崖时，她人已跳出了车子，向下跌来。

木兰花想要拉住悬崖上的小树，稳住她的身子，但是，在她拉住一株小树之前，她的左腿，已经撞在一块岩石之上。

木兰花只觉得一阵奇痛，她知道，自己的左腿已经断折了。然而，她却还是及时抓住那株小树，使她的身子，不致再向下跌去。

而她的车子，则一直向下滚下去，碰到了岩石，弹了起来，再向下滚，终于，“砰”地一声，撞在一块大石上。轰然巨响中，炸毁了。

木兰花如果不是在最早的一刹间，推开车门的话，那么，她一定绝没有逃生的机会。她拉着那株小树，小腿骨折的剧痛，和那种生死一线的情形，令她的额上也为之直冒冷汗。

她听得在公路上，有一阵脚步声，奔了过来。

木兰花连忙将身子向悬崖靠了靠，她听得一个人道：“不错，那一枪射得真好。”

另一个人，却只是冷冷地“哼”了一声。

那个人又道：“你认为她已经死了？”

另一个人又冷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你以为木兰花是什么？是超人么？”

那人道：“好，真好，如果没有木兰花，你是稳可以取得冠军的了，是不是？想想看，你是这个城的荣誉民，哈哈！”

那声音仍然很冷漠，冷冷地道：“有什么好笑，你们只是利用我，而且，我想，我的待遇，也太低了！”

那人道：“关于这个，可以商量，兄弟，可以商量！”

木兰花忍看痛，竭力抬头向上，想看清在路上，正在说话的两个人的模样，但是就在她的头上，就全是树木，她根本看不到什么。

然而那种听来很冷漠的声音，即是她再也忘不了的。

她已经可以肯定，那讲话的声音冷漠的人，也是一个赛车手，而这个赛车手，就是受了犯罪组织的收买，要争取本荣誉市民头衔的人！

木兰花咬看牙，她已经听过了那人的声音，她自信不论在什么地方，只要那人一开口，她就可以认出那人的声音来的。

这时，警车的呜呜声已传了过来，木兰花听到那两人离去时的脚步声，和汽车迅速远去的声音，接着，便是警车声渐渐近了。那显然是附近人家，被枪声惊醒了好梦，打电话报警的结果。

当木兰花从手术室中出来的时候，她坐在轮椅上，安妮推着轮椅，穆秀珍、云四风和高翔跟在后面，全是满面焦虑。

这时，天已亮了，阳光从走廊一端的窗中射进来，照在走廊的地面上，射出夺目的光彩来，木兰花回过头去，望着他们，道：“你们怎么啦？五风的情形有好转，他的脑路也没有大损伤，他的腿伤并不严重，二十天就可以复原了，你们做什么？”

高翔苦笑道：“可是赛车即在后天举行。”

木兰花道：“我已经有线索了，我认得出那个存心争取荣誉市民的赛车手的声音，你去和方局长说，由市长出面，请所有的赛车手出席一个酒会，在酒会中，你设法和每一个赛车手说一句话，然后，将他们的声音录下来，再记下他们的名字，我就可以知道那是什么人了！”

高翔道：“我立即就去办。”

他转过身，向走廊的一端走去，他还未及下楼梯，便看到佟宁气喘不已，满头大汗地自楼梯上，奔了上来，一看到了高翔，便顿足道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高翔连睬也不去睬他，自顾自地走下了楼梯。

佟宁又向木兰花急步走了过来，他唉声叹气，道：“怎么了，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“有人要谋杀我。”木兰花回答，“但他没有成功。”

佟宁向木兰花上了石膏的小腿望了一眼，顿足道：“可是你的腿，唉，你受了伤，怎么还能驾我的车子来出赛，怎么能？”

穆秀珍、云四风和安妮三人，立时面现怒容。

因为佟宁竟一点也不关心木兰花的伤势，而只是关心他自己的车子是不是能夺得冠军，穆秀珍已忍不住骂了起来，道：“他妈的——”

可是木兰花却摆了摆手，止住了穆秀珍再骂下去，她道：“佟宁先生，关于这一点，你倒是只管放心好了！”

佟宁瞪大了眼睛，道：“放心？放心？什么意思？难道说，你还能驾驶？”

“我当然不能，但是穆秀珍可以。”

佟宁立时向穆秀珍望去。

穆秀珍也立时惊讶地瞪大了眼，道：“我？”

木而兰笑着，道：“我受了伤，不能不退出赛车，自然只好由你来参加了。佟宁，她的驾驶术，绝不在我之下！”

佟宁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商人，他立时笑了起来，道：“当然，当然，兰花小姐的推荐，一定不会错的，穆小姐，你什么时候去试车。”

穆秀珍还没有回答，木兰花已道：“我提议你现在就去，秀珍，你可得小心些，对付我的情形，随时随地可能出现在你的身上。”

穆秀珍又有了参加大赛车的机会，她心中极其兴奋，她忙道：“当然，我会小心的，而且，我有信心，要争夺冠军。”

木兰花已十分疲倦了，她闭上了眼睛，只是道：“推我到病房去，我要休息了。”

安妮立时推动轮椅，她一面向病房走去，一面道：“四风哥，你和秀珍姐一起去，这里两个病人，都交给我来照顾好了！”

云四风本来心中就有些不放心，欲言又止了好几次，一听得安妮那样说，正合他的心意，而且，他就算留在医院中，也没有什么可做的。

是以他忙道：“兰花姐，你好好休息！”

木兰花点了点头，云四风和穆秀珍目送木兰花和安妮进了病房，就和佟宁一起离去了。

一路上，佟宁竭力讨好着穆秀珍，但是穆秀珍和云四风两人，对他的态度却十分冷淡，当佟宁开始夸耀他工厂的设备时，云四风只是用冷淡的语气，随便说出了他属下的几个工厂的名称来，佟宁的神情，立时变得十分尴尬，再也说不下去了！

因为云四风所说出的那几个工厂，每一个规模都不会比佟宁所属的欧洲联合汽车制造公司小！

而木兰花在进了病房之后，由护士和安妮扶持着，躺到了病床上，不多久就睡着了。

由木兰花提议举行的酒会，于正午十二时，在政府的大堂中举行，虽然酒会是临时通知的，但是因为离赛车期近了，所有的赛车手，几乎全在练车，通知起来很容易，酒会的时间是十二时到下午二时，高翔作为主人之一，和每一个赛车手交谈着。

同时，他的一个助手，记录着和他谈过话的赛车手的名字。高翔的胸口，外衣裹着，悬着一个小型录音机，将他和每一个人的录音，全都录了

来。

到了一时四十分，他助手低声通知他，道：“高主任，报名参加赛车的所有赛车手，已经全到过了，你也和他们每一个人都讲过了话。”

高翔点了点头，他装成不经意地向外走去。

当他走过方局长的身边时，他和方局长使了一个眼色，方局长立时会意，高翔走出了大堂，直向停车场走去。

木兰花要他做的，他已经做到了，他也相信，一听到录音带，木兰花就可以认出，那一个赛车手是他们所要找的人！

而在找到了那个赛车手之后，再要找其幕后主使人，显然不是什么难事了。虽然，事情进展到对警方有利的地步，然而所花的代价，着实不轻。但是，这件事情总算已了结了。

高翔在走向停车场的时候，已经在计划，这件事情告一段落之后，他一定要在医院中好好地陪伴木兰花，直到木兰花的腿伤痊愈。

他来到了车子旁边，打开了车门，坐进了驾驶位。

可是，他才一坐定，不知从什么地方，突然走出了两个大汉来，那两个人，本来可能是匿藏在他车子的另一边的，是以他们突然出现，高翔根本无法预防。

其中的一个，一在车边出现，立时抬起一条腿，用膝盖顶住了车门，不让高翔将车门关上，他的动作，十分迅速，一顶上车门，手中的枪，已指在高翔的腰际。

而另一个人，则迅速打开了车门，坐到了车后的座位上，那大汉的手中，也有看手枪，而且还立即对准了高翔的后颈。

站在车门口的那大汉，立时沉声喝道：“快坐过去！”

高翔呆了一呆，他是没有反抗余地的。他侧过头看了看，就在不远处的政府的政府大堂前，有着好些警员，在维持秩序。

可是那几个警员，却没有注意到停车场中，已发生了意外。而且，就算他们注意了，也是没有办法的，因为高翔已在那两人的控制之中。

高翔呆了一呆，那大汉的枪管，已重重向高翔的腰际，撞了过来，道：“快过去，别以为我们会对你枪下留情！”

高翔挪了挪身子，坐到了驾驶位旁边的座位上去。

那大汉立时坐上了驾驶位，他以迅速的手法，将高翔身上的枪械和录音机，取了下来，抛向车后，然后，发动车子，向前驶了开去。

高翔的后脑，仍然被身后的那大汉用枪指看，车子在迅速地向前驶，高翔冷笑道：“你们的胆子倒不小啊，你们想怎样？”

他身后的那大汉道：“请你原谅，高主任。”

高翔一直冷笑看，车子在转了几个弯之后，立时停了下来，那是一条十分冷静的短巷，车一停，那两个大汉就喝道：“下车，快！”

高翔打开了车门，向车外走去，他的动作十分缓慢，但是当他的一只脚跨出了车门之后，他的动作！却突然变得极其迅速！

他向前直冲了出去，“砰”地一声，将车门关上，他在地上打着滚，向一幢屋子的楼梯上，直滚了进去，便一跃而起。

可是就在他一跃而起时，却听得楼梯上传来了一个冷冷的声音，道：“高主任，你不可以也用这种方式走进来的！”

高翔连忙抬头看去，只见在楼梯上站着一个人，那人的手中，持着一

柄装有灭声管的手枪，正对准了他！

高翔不禁苦笑了起来，他只当他的动作如此迅速，一定可以摆脱那两个大汉的控制了，却不料他反撞进了贼巢中来。

高翔打着身上的灰尘，来掩饰他的尴尬。

而那两个大汉，这时也已奔了进来，高翔被逼着，走上了二楼，进了一层楼宇，那楼宇的陈设很简单，显然是临时怖置的。

高翔被喝令在屋子正中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，那三个人，各据一角，和高翔相距，约有十尺，手中的枪，都对准了他。

然后，“卡”地一声，另一扇门外，走出了一个人来。那人的头上，罩着一个面具，看不清他的真面目，他只走出了一步，便停了下来，道：“高主任，用那样的方法请你来，真不好意思。”

高翔只是冷笑着，并不说话。

那人又道：“高主任，我想你已经知道了我们是什么人，以及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了，是不是？”

高翔冷冷地道：“当然是，你们是不法之徒，像你们这种人渣，自然不会有什好事做出来，做的一定是犯法的勾当！”

那人“嘿嘿”笑着，道：“我们这次想要做的，却是做贵市的荣誉市民！”

高翔冷冷地道：“你们也不笨了，既然我们早已知道了这一点，就算你们达到了目的，以后警方对荣誉市民特别留意，你们能玩出什么花样来？”

那人道：“是啊，我们就是考虑了这一点，所以才请高主任你来商量的，我们想，有一个交换条件，你或者肯答应的。”

“什么条件？”高翔愤怒地问。

“让我们得到冠军，而警方对得到冠军的人，不作特别的注意。”

“交换什么？”

“交换你们几个人的安全，高主任，赛车可不是闹着玩的啊，在赛车场上，每一秒钟，都和死神在握手，死神随时随地可以将你捉进他的宫殿之中去！”

高翔扬了扬手，道：“废话。”

那人继续道：“木兰花已受了伤，你们的处境怎样，高主任，你也是聪明人，不会不知道，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啊。”

高翔冷笑看，道：“别异想天开了！”

那人握着手，道：“如果没有商量的余地，那也没有办法了，高主任，你想想，如果你死在这里，什么时候才有人发现？”

高翔冷笑看，道：“可是，你们即也绝得不到冠军！”

那人奸声笑看，道：“也不见得，我们已知道穆秀珍代替木兰花出赛，她绝不是好赛车手，我们有十之七八把握！”

高翔极力镇定心神，现在，他的处境，十分不利，如果他不能维持镇定的话，那么，他将更不利。

那人道：“高主任，我们有极其强大的背景，在几个国际知名的大都中，我们都有警方人员是我们的成员，如果你也肯参加的话——”

高翔的心中一动，道：“你们的组织，叫什么名称？”

那人狡猾地笑了起来，道：“高主任，如果你答应参加的话，我可以报告上去，上头自然会安排的，像你那样身份的人，如果参加了我们的组织，一定是高级人员，每一年，在瑞士银行的户口中，你可以增加一百万美金的

存款。”

高翔冷笑道：“如果我有命用的话。”

“你是绝对安全的，我们的组织，极其秘密，国际警方掌握不到我们半丁点儿的资料，我们在各国警方组织中的人，绝不会暴露，而且，我们还可以订立和我们合作的期限，或者三年，或者五年，一到了时限，决计不会再有任何牵连！”

高翔嗯地一声，道：“条件倒很不错。”

他在说这一句话的时候，心内在迅速地转念看，世界各地，大大小小的犯罪组织，只要是有过犯罪记录的，高翔可以说全部了若指掌。

但是，他却也不知道有一个如此隐秘的大组织在！

照那人的话听来，这个大组织似乎是有准备而来的，他们的目的，好像绝不只是争夺赛车的冠军，不只是让他们的人做本的荣誉市民，而且是针对自己而来的。

高翔望着那人，那人笑了笑，道：“自然是，正因为条件好，所以我们的组织，几乎是绝对安全的，你如果加入了我们，根本不必替组织做什么事，只稍有一点事，你不必管就行了。”

高翔道：“那样说来，你们来这里，最主要的目的？竟是为了收买我了？”

那人“哈哈”笑了起来，道：“高主任，你真是一个聪明人，给你料中了，你想想，每年一百万美金的额外收入，或者更多！”

高翔的心中，暗骂了一声，他却装出很有兴趣的样子来。他在想，一则，他此际的处境不利，不能和对方硬来。

而更重要的是，他知道了有这样的一个组织！

如果他能打进那个组织，从内部去破坏他们，那么，作为一个警务人员来说，没有一种功勋比这个更大的了。

高翔静默了片刻，才道：“我要考虑考虑。”

“可以的，但是你决不能和木兰花商量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和木兰花商量，你所得到的结果，必然是对我们不利的。而你，我们自然还要对你进行种种的考验，然而我们却可以相信！”

那人这样说法，等于在说，他们相信高翔会做坏事！

高翔的心中，极其愤怒，他又冷冷地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那人笑看，道：“当我们要拉一个人进组织时，我们总对这个人的一切行为，对这个人的历史，都作极其周密的调查！”

“你们调查到一些什么？”

“我们调查所得，你是在认识了木兰花之后，才加入警务工作的，而在你加入警务工作之前，高主任——”那人神秘地笑看，没有再向下说去。

高翔忙道：“行了，别说了！”

那人得意地“哈哈”大笑起来。

在那人的笑声之中，高翔倒想到了那件事来。他是在争夺死光表的那件事上，认识木兰花的。接着，他就加入警务工作，与木兰花一起和黑龙党作战了（以上故事，请参阅女黑侠木兰花故事之一：“巧夺死光表”及“血战黑龙穴”）。

而在这之前，他的确只可以算是一个无业游民，他还有着正式和警方

作对的记录，这些事，在他的记忆中，本来已渐渐淡忘了。

如果不是被那两人提起，他是不会想起那些事来的。因为和木兰花接近的缘故，他的气质也大有改变，他本性绝非不好，以前，他那种荒唐的生活，原是由于他的任性，和没有一个关心他的朋友可时时规劝他、影响他的缘故，可是和木兰花在一起之后，他早已完全改变过来了。

高翔这时，突然喝止那人，倒绝不是他不想听自己过去的事，而是他已经想到，自己如果要破获那个组织，首先就要获得那组织的信任！过去的那些荒唐的经历，就是一个很有力的“荐书”，不然，那人也不会大胆到向自己开口的。

这时候，他故意装出不愿忘听过去的事，那么，就可以使那个人更以为本警方也不知道自己的过去，使他们自己有要挟自己的把握，那就更易成功了！

那人笑了又笑，足足笑了两三分钟，方止住了笑声，道：“所以，我们有商量的可能了，对不为了我们的高主任！”

高翔故意装出一副十分尴尬的神情来。

他道：“我还要考虑一下。”

那人道：“我给你三小时的时间。”

高翔直跳了起来，道：“什么话，三小时？”

“是的，三小时。”那人说，“而且，就在这里！”

高翔又坐了下来，瞪视着那人。

那人道：“高主任，你是一个很有决断力的人，所以，三小时的时间，实在已经太多了，而我们好不容易将你请了来，自然不会再放你出去，如果你考虑的结果是否定的，那我们就奉命解决你，如果是肯定的，那我们就立即开始行动！”

高翔不禁苦笑了起来，他“哼”了一声。

那人挥了挥手，只见一个人，推着一张十分宽大的安乐椅，从一间房间中行出来，那人道：“高主任，请坐下来慢慢考虑。”

高翔愤然道：“就在枪手的监视之下？”

“是的，”那人说，“如果你愿意加入，那么这几位都是自己人了，你也不必忌惮他们！”

高翔连最后逃走希望也没有了！

他坐在那张安乐椅上，靠在椅背上，闭上了眼睛，那人就在他的对面，坐了下来。高翔在闭了眼睛之后，索性完全放松了心情，养起神来。

他在休息了半个小时之后，才开始想着整件事情。

他知道，他是很难脱身的了，他无法和木兰花联络，那卷录音带，也无法到达木兰花的手中，这时候，木兰花并不知道他出事了。

木兰花是不是还有办法，去获知那个受了收买的赛车手是什么人呢？她可以认得出那赛车手的声音，照说不是难事。

但是，她必须和每一个赛车手交谈。

如果不是木兰花已断了腿，那甚至也不是什么难事。然而，木兰花却断了腿，坐在轮椅上，她无法装出不经意的样子来和每一个赛车手谈话！

高翔想到这里，不禁在心中暗叹了一声。

离赛车已经只有很短的时间了，木兰花认不出两个赛车手的可能，占十之七八，那就是说，穆秀珍将要参加一场真正危险的竞赛！

想起穆秀珍冲动的性格，高翔又不禁暗叹了一口气。

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睁开了眼来。

那人几乎立即道：“考虑清楚了？”

高翔的回答更简单，道：“我不知道你的身份，我要和更高级的人晤谈！”

那人一听得高翔那样说，他的神态立时喜欢了许多，他道：“是的，只要你肯和我们一起去，不过要请你原谅的是，你仍然要接受监视。”

高翔“哼”地一声，道：“我不在乎。”

那人向几个枪手，使了一个眼色，两个枪手立时离了开去，不一会，其中一个走了上来，道：“一切都已准备好了！”

那人道：“高主任，请！”

高翔在两个人的监押之下，走出了那个居住单位下了楼，他立时看到，有一辆大卡车就停在门口，那卡车有一个很大的车厢。

那人先走了进去，高翔在两个枪手的监押下，也上了车，那两个枪手立时也上了车，将门关上，高翔被命令坐在车厢的中央。

高翔坐下来之后，那两名枪手，分别在车厢的小角，他们和高翔保持着相当的距离，使高翔无法施技，情形仍然和在屋中一样。

车子迅速地向前驶去，车厢是密封的，只在车厢的顶部，有着一排排小小的气窗，是以高翔根本无法看到外面的情形。

车子开得相当快，高翔在车子停下来之后，看了看手表，约莫行驶了二十分钟，在那二十分钟之中，车厢中谁也没有开口。

车子一停，高翔便问：“到了么？”

那人摇摇头，道：“还早啦。”

车子停的时间很短，他们只讲了两句话，高翔便听到了一阵机器的胡胡声，接着，卡车又向前驶了出去。一下突如其来的震荡之后，车子的行驶，突然变得十分平稳，但是常有着间歇的起伏，而且还听到了水声，车子不是行驶在路面上！

高翔忙向那人望去，那人微笑着，道：“这是一辆水陆两用车，在海中，它的时速，可以高达十哩，我们将在海上行驶三小时。”

高翔没有再出声，他闭上了眼睛，三小时，那至少在一百海里之外，那是辽阔的公海，犯罪组织的巢穴设在公海上，自然是最安全的了。

高翔想在那人的口中，探听一下那个组织的情形，可是那人即十分小心，一点也套不出所以然来。高翔于是放弃了这个念头。

他开始设想，对方将会用什么方法，来考验自己。照说，这样一个隐蔽的组织，虽然自己有着不怎么光荣的过去，但也有光辉的警务工作的纪录，那么，他们是不应该轻易相信自己的。

可想而知，如要通过考验，一定是极其严重！

然而，事情在突然之间，发展到了这一地步，不论对方施加在他身上的压力是多么重，他似乎除了接受之外，没有别的办法了。

时间慢慢地过去，约莫三小时左右，高翔早已在椅上，睡了过去，他是被一阵响亮的汽笛声惊醒的，他睁开眼来，车厢又在震动了一下，车子又在硬地上行驶了，高翔起先的推想是，他们已到了一一个小岛上，但是他立即知道自己猜错了！

因为，车子只向行驶了十来码，就停了下来，那车子一停，车厢的

门就打了开来，高翔立即看到，他是在一艘船上！

那一定是一艘军舰，因为普通的船，决不会有那样宽敞的甲板，而更令高翔惊讶不止的是，那艘船，他从车厢中望出去，可以望得到的部份，全是黑色的！高翔从来也未曾见过一艘全是黑色的船，那实在给人以一种极诡异之想。

接着高翔便看到有十多个人，走了过来。

那十来个人，全部穿上水手服，可是他们的水手服，也全是黑色的，他们在卡车前，围成了一个半圆，那人道：“到了！”

高翔向外走去，当他走出了卡车厢之后，才看到整条船，总共有三百尺长，而且，每一部份，都是黑色的，除了黑色之外，没有任何颜色。

高翔回头，向那人望了一眼，道：“好好的一艘船，弄成那样的颜色，是什么意思了？”

“象征神秘！”那人回答，“黑色是最神秘的，我们的船，全部是黑色的，就象征绝对的神秘，永远没有人知道我们的底细。”

高翔问道：“即使加入了组织之后也不能？”

那人道：“我想也不能，我加入组织已经二十年了，我就是知道我们的组织力量大得不可思议，神秘莫测，不可违拒，如此而已。”

高翔没有再说什么，他在那人和四个枪手，以及十几个黑衣水手的围绕下，向前走去，他们走过了甲板，来到了船舱前，高翔自然看到了装置在甲板上的小型火箭，那些火箭，也全是黑色的，然后，也走进了船舱部份，经过一条长长的走廊。

那艘船，不但外面是黑色的，就连里面的每一件东西，也全都是黑色的，黑的家俱，黑的用具，黑的门，处在那样全是黑色的环境之中，简直有一种令人要立时发疯的感觉。高翔几乎可以肯定，主持这个组织的人，一定是一个心理极不正常的人！

因为即使是犯罪份子，只要他的心理正常的话也不会想出那种疯狂的玩意来的！

高翔一直被带到了一扇门前，那人敲了敲那扇门，门打开，一个一身黑衣的人，走了出来，和那人点点头，那人上下打量着高翔，又缩回身子去。

高翔道：“我还要等甚么？”

“等候接见。”

“等候谁的接见？”高翔紧接着问。

“死神。”那人回答。

高翔的心中，陡地一凜，但是那人随即解释道：“神是神秘的，但是在一些神中，最神秘的还是死神，这便是我们组织最高主持人的称号。”

高翔冷笑着，道：“那也不是他的发明了，我就会过好几个人，自称死神，结果，他们全和死神握手言欢去了。”

那人的面色变得十分难看，但是，那扇门已打了开来，那人站在门口，他的神情十分奇突，有一点像一个传教士。

高翔看到那房间中的一切，布置得十分豪华，但是即也绝无例外，所有一切，全是黑色的，那黑衣人用肃穆的态度宣怖道：“高翔，现在，你已走进死神宫殿了！”

随着那人的一句话，房中一幅黑丝绒的帐幔慢慢向上，升了起来，一张黑色的椅子，放在那帐幔之后，那人又道：“高翔，你坐到那椅子上去！”

高翔略为疑惑了一下，便走进了房间，在那张椅子上，坐了下来。

那张椅子也是全黑色的，高翔才一坐上去，将手放在扶手上，“拍拍”两声响，他的手、足，已全被一个铜箍箍住了，在他的颈旁，则是两块钢板，使他不能转头。

高翔大声叫了起来，道：“那算什么？”

他并没有得到回答，那幅黑丝绒幔又落了下来。

黑幔一落下，他的身后，就响起了一个声音，道：“高主任，很抱歉，使你的好朋友云五风和木兰花两人受了伤害！”

那声音，高翔听来，只觉得十分刺耳，他自然可以知道，在这样的情形之下，和自己讲话的，一定就是这个神秘组织的头子了！

他真想转过头去，看看那家伙是怎样的人，但是这时候，他的颈、手、足，全被半寸厚的钢箍箍着，他根本没有法子移动分毫。

高翔只是闷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你用的手段，未免太卑劣了些！”

那声音又阴阳怪气地笑了起来，道：“没有办法，为了要表示我们的实力，也为了要表示木兰花并不是无往不利的，所以我们必需这样做。”

“哼，那你的目的是什么？”高翔愤然问。

“很简单。”那人回答，“要使你知，跟木兰花，还不如跟我们好，因为我们有能力令木兰花受伤，就表示我们比木兰花更强！”

高翔听得那人这样说，心中不禁暗暗吃惊。

他心想，原来在事情一开始的时候，自己完全料错了！自己还以为对方的目的，只在夺取赛车冠军，做“荣誉市民”。

但是现在，根据那人的说法，他们的目的上开始就是为了要拉自己下水，他们作出了那种破坏，全然是为了示威，想使自己屈服！

高翔想到这里，不能不佩服木兰花的判断力，因为在云五风受伤之后，他立即认为事情是佟宁干的，但木兰花却知道事情和佟宁完全无关！

高翔冷笑道：“那你未免太自负了，你们本来想杀木兰花的，是不是？但是你们却失败了，我看，你还是比不上木兰花。”

那人阴森森地笑了起来，道：“这个问题，我们不必讨论了，高主任我们很明白你的过去，也觉得你现在的的生活，实在不好。”

高翔呆了半晌，他在考虑，自己应该如何回答才好，过了半分钟之久，他才叹了一口气，作出不得不承认的口气，道：“你说得倒不错。”

那人道：“我们在世界各地，的确有着极好的业务，只是在远东方面，此较欠缺一些，如果你加入了我们，那就十全十美了！”

高翔沉声道：“你应该知道我在参加警务工作之后，已是一个极受信任的警务人员，我怎能帮你们去做犯罪的勾当！”

那声音笑道：“高主任，你完全弄错了，我们不是要你做事，而是要你不做事，只要你不做事，或者少做事，我们就有活动的余地了！”

高翔听得对方那样说法，心中多少有点骄傲之感，他道：“多谢你看得起我，我先想知道，如果我不答应，那就会怎样？”

“不存在这个问题，”那声音听来更是阴森，“你只有一条路可走，如果你不答应，那么，你的另一条路就是死路，我们会去挑选第二个目标。”

高翔呆了片刻，道：“就算我现在答应了你，你也无法知道我是真的答应了你，或只是权宜之计，那又有什么用处？”

那声音道：“当然，如果你答应了，你要做两件事。”

“那两件？”高翔问。

这时候，高翔的心中，不禁十分紧张，因为他究竟会受到什么样的对待，这时，就快有分晓了。

那声音道：“第一，你要签署一份文件，表示你自愿加入我们的组织，你签署的这份文件，日期要上溯到三年之前。”

高翔道：“那岂不是我终生受你的控制？”

“不错，正是那样，但是在五年之后，你可以完全脱离警方，那时，只要你不要和我们为难，你就绝对不会感到组织的存在。”

高翔闷哼了一声，道：“第二件呢？”

“第二件，或者你难疼些，我们要在你的身上，烙一个印记。”

高翔一听，只觉得一股怒气，陡地上升，他的脸一定已涨得十分红了，因为他觉得他的脸上，一阵热辣辣地发烫。

他立即大声叫了起来，道：“这是什么话，你当我是畜牲么？他妈的，太混帐了！”

那人一声不出，由得高翔骂着，高翔实在是因为再也想不到对方会提出那样的条件来，是以他又骂了一连串极其难听的话。

他足足骂了两三分钟，才停下来，那声音道：“十分抱歉，高主任，我们组织中的每一个人都是那样的，在我们的组织中，这个烙印，被称为死神的烙印，这不会太大，而且可以烙在你最不受人注意的地方。”

高翔怒吼道：“住口！”

那声音道：“是不是没有商量的余地？”

“绝对没有商量的余地！”高翔斩钉断铁地回答。

那声音吸了一口气，道：“高主任，如果真是那样，那实在是一件很可惜的事，但是我们却不希望如此，你可以考虑半小时。”

“我根本不必考虑！”高翔再吼叫着。

但是，他却听得，在他的身后，传出了一阵脚步声，显然是那人已走开去了，高翔面对着的，只是一幅深黑色的绒幔！

高翔的心情仍然十分激动，但是，他却知道，对方说半小时，那就一定是半小时，而不会是三十一分钟，他心中不禁深悔自己决定得太草率了！

可是，他怎么也想不到对方会有那样的条件！

现在，自然不能答应对方的条件，如果在身体上烙一个印记，那还像什么话，他已经考虑过，签署那份文件，他是不成问题的。

因为他的身体上有一枝笔，那枝笔中的墨水是特别制造的，在才一写下的时候，和寻常的墨水是完全一样的，但是，在二十天之后，却会完全消失，一点痕迹也不留下，他可以用这枝笔，去签署那份文件。

当然，如果有足够的时间准备，或者是他事先知道对方有此一着，那么，他就可以在他的手臂上，制造一块假的皮肤。

但是现在，他却只有半小时，而且，他根本不能活动。他没有别的办法可想了，他已下了决心，他要逃出了，逃出这艘处处象征死亡的船上。

然而，他怎样才能逃出去呢？

他试着挣扎着，然而不到两分钟，他就知道，除非他是卡通片中的SUPER—MAN”，否则，他是绝不可能挣断半寸厚的钢箍的。

而且，他也根本不知道松开钢箍的掣钮在什么地方，就算知道了，他又不能动，又有什么办法？他的袋中，有一些小工具可供利用，其中包括一

柄极其锋锐的钢锯。但是，他的手被箍在椅子的扶手上，他竭力转动手指，也无法碰到衣袋的边缘。

他没有法子逃走！

没有法子逃走，剩下来就只有两个结果，一个是死，另一个，则是接受烙印。

高翔闭上了眼睛，汗水自他的额上消下来。

而时间，却在慢慢地过去。

木兰花在医院中等着高翔。

她虽然断了腿，但是她在想，事情快过去了，等到高翔带著录音带来到之后，她就可以知道被收买的赛车手是那一个。

然后，她就可以进一步查出幕后的主持人是谁了！

木兰花闭上了眼睛，休息了片刻，又睁开眼来，她看了看钟，已经一点了，而高翔还没有来，木兰花心中想，或许有的赛车手来得迟了！

高翔自然要录到了所有赛车手的声音之后才会来的，那么，不妨再等一会。她又闭上了眼睛，时间慢慢地过去，已经一点半了！

木兰花皱了皱眉，一点半，高翔无论如何应该来了！

她向在一旁的安妮看了一眼，安妮忙道：“兰花姐，有什么事？”

“打一个电话到政大堂去问问，鸡尾酒会举行得怎样了，如果找得到高翔，最好叫他来听电话。”木兰花吩咐着。

安妮立时答应着，她来到了床头，拨着电话，木兰花可以听到她的一切对话，而木兰花也越听越觉得事情不对头了。

安妮放下了电话，转过头来，道：“兰花姐，那里的一个警官说，高主任在四十分钟之前，便已经离开，他早应该到达的了！”

木兰花的双眉打着结。

高翔在四十分钟前离开，那就是说，他在半小时以前，就应该到达了，高翔是绝对没有理由，在路上延误了半小时之久的！

他出了意外！

木兰花在病床上坐了起来，由于她用力太甚了，是以她的伤腿，一阵剧痛，那阵剧痛，使得她的脸色，看来变得很苍白。

她忙道：“快和方局长联络。”

安妮又急急拨着电话，三分钟之后，她将电话筒，交到了木兰花的手中，而在那三分钟内，木兰花已经设想了好几个可能，推测高翔是遇到了什么意外。

她自安妮的手中接过电话筒来，方局长的声音，听来也十分焦急，他问道：“兰花，怎么一回事了高翔还没有到你那里？”

“没有，他一定追到了意外，他是搭什么车子来的？”

“是他自己的车子。”

“方局长，通知全市警员，找寻那辆车子！”

“兰花，他可能遭到了什么意外？”

木兰花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我不知道，但是最大的可能是被人胁持走了，方局长，我们这次面对的，是极其凶恶的敌人。”

方局长苦笑着，道：“你说得是，兰花。”

木兰花放下了电话。

云五风被炸成了重伤，虽然已脱离了危险期，心脏的跳动，已恢复了

正常，但是他至今还是昏迷不醒，不可能进一步知他受了什么伤害。

而她，木兰花，却跌断了一条腿，要逼得躺在病床上。

这样坏的开始，可以说是她在任何事情中，未曾遇到过的，而如今，高翔又失了踪。而赛车的举行日期，又已迫在眉睫了！

木兰花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安妮瞪大了眼睛，一面紧张地咬着指甲，一面道：“兰花姐，我看是找不到高翔哥哥的车子的。”

“可能性极少，”木而花点头，表示同意安妮的话，“但是我们却又不能不那样做。

唉，我不明白，他是在什么情形下出了意外的。”

安妮道：“照说，在政大堂到医院这一段路程中，他驾着车，绝不会有什么人可以有办法使他停下车子来的。”

木兰花双眉一扬，道：“那么，出事的地点，不是在他刚才离开政府大堂的时候，就是在他到达医院的，我看是在市府大堂前的可能性更大。

安妮眨着眼睛，道：“是的。”

木兰花道：“替我准备轮椅我去调查一下。”

“兰花姐！”安妮立时叫了起来，“医生吩咐过不能乱动，要多休息的，我去就行了，我去通知秀珍。”

木兰花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你知道应该怎么办？”

安妮感到了有一种十分沉重的负荷，在向她的肩头上压了下来。她自然不能让木兰花去调查，是以，不论那负荷是多么重，她都必须承担下来。

她的脸上，现出十分坚毅的神色来，道：“我知道，我会尽我的力量，先去弄明白，他是在什么情形下离开政府大堂的。”

“然后呢？”

“然后，我就有希望查到他去了何处。”

木兰花望了她一会，握住了她的手，道：“安妮，你已不再是一个小孩子了，你也能独立行动了，但是这次，敌人极其凶恶，你要小心。”

安妮咬着下唇，她那种坚毅的神色，和她那瘦削的身形相比较，甚至是不相称的，是以木兰花有点不舍得放开她的手。

还是安妮自己道：“兰花姐，我该去了！”

木兰花又叹了一口气，在安妮离开病床，走到门口的那一段时间中，她连叮咛了七八声小心，安妮一一答应着。

安妮离开了病房，将门关上时，她将背靠在门上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她觉得自己，像是在突然之间，变成一个大人了！

她将要独自负责，去做一件事！

而且，那绝不是一件小事，她要设法，在毫无线索的情形下，去调查高翔的下落，安妮来到了医院门口的空地上，她在一辆警车上，借用了无线电话，请方局长将酒会时，在大堂中值勤的警方人员，都召集起来，因为他们能提供高翔的消息。

而安妮就坐着那辆警车，到了警局。

当她见到了方局长的时候，方局长虽然亲切地和她握着手，但是方局长的神情，却完全将她当作是一个小孩子！

安妮可以十分敏感地觉出这一点来，她道：“兰花姐说，高翔哥哥失踪的最大可能，是落在敌人的手中了，所以我们先要知道他离去时的情形。”

“我已经问过了，高翔走出大堂的时候，这两位警员，见过他，还曾向

他行礼，但是他却走得很匆忙。”方局长指着两位警员说。

安妮问道：“他是一个人离去的？”

一个警员搔着头，道：“我们记不清了，因为我们没有注意，但是好像高

所有的报告，几乎全是一样的！没有发现。

安妮一面看着地图，一面在想，高翔的车子，一定是驶了极短的路程，不然，高翔的车子驶过，所有的警员都会注意的。

而就算是敌人将高翔带走了，他们也是没有法子消灭一辆车子的。然而现在，车子却还未曾被发现，那么，最大的可能是车子被某一种方法隐蔽起来了。

最简单的方法，自然是将车子驶进了私人的车房之中，然而，在政府大厦距离的范围内，却并没有那样的私人车房。

那么，第二个最简单的可能，就是高翔的车子，驶进了一个比车子来得大的空间，而且更大的可能，是继续在前进着！

安妮一想到了这里，立时转过头来。

她道：“方局长，请你通知各区巡逻车，问他们是不是曾见过一辆有着密封车厢的大卡车，并且，尽可能查问路人。”

方局长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安妮用安详而镇定的声音，将她自己想到的，说了一遍，方局长和几个高级警官，不住点头，方局长立时向所有的巡逻车下了命令。

安妮仍然注视着地图，她在设想着歹徒制住了高翔之后，可能离开的地方，十分钟后，就有了报告：“半小时前，有这样的一辆大卡车，自一个窄巷中开出来。”

报告的警员还说，因为那卡车的车厢十分大，而又在窄路上行驶，是以他的印象十分深刻。安妮立时在地图上找出了警员报告的那小巷。

又过了两分钟，第二个报告又来了，一辆在公路上的巡逻车，看到这样的一辆卡车，向海追驶去，那是第二十二号公路。

安妮的手指，立时又移到了第二十二号公路上，那条公路有一段是沿着海边而筑成的，也有七八条小路，是直通海边的。

安妮忙道：“方局长，快派水警轮出海去。”

方局长迟疑了一下，道：“你认为他们到了海中？”

安妮道：“自然是，他们到了第二十二号公路，除了到海面上去，没有第二条去路。”

一个高级警官道：“他们如果到了海上，那就应该将那辆大卡车弃在海边，可是，却并没有大卡车弃在海边的报告。

安妮的声音很冷静，她道：“如果那是卡陆两用车呢？怎能再找得到它？”

那警官呆了一呆，他忙道：“说得是，不但要派水警快速轮，而且，直升机组也应该出动，局长，新到的那三艘气垫船，也好派上用场了！”

“全体出动！”方局长一拍桌子，大声说着。

安妮立时来到了电话旁，她拨着医院的电话，等到她一听到了木兰花的声音之后，她立时兴奋地道：“兰花姐，根据我们所得的线索，高翔哥哥可能被人挟持着，到了海上。现在，水警轮和直升机，都出发去寻找了！”

木兰花忙道：“好，你可以回来了！”

“不，兰花姐，我想随队前去。”

“安妮，你跟着大队前去，没有甚么作用，我还需要知道更多详细的情形，要你回来对我说。”木兰花说：“请方局长给你一具无线电通话机，以便我随时可以和他联络！”

安妮的心中，叹了一口气，她放下了电话，向方局长提出了要求，方局长忙将一具无线电通讯仪交给了安妮，又派车送她回去。

当安妮离开警局的时候，三四架直升机，已然升空了。

安妮十分钟之后到达医院，她将自己如何猜测的经过，向木兰花详细地说了一遍，木兰花面容严肃，用心地听着。

等到安妮讲完，木兰花笑了起来，道：“安妮，你的推理能力真不错，我相信，你的推断和事实一定相去不远，歹徒的总部是在海上！”

她讲到了这里，略皱了皱眉，道：“不过，可能是在公海上！”

安妮呆了一呆，道：“那么，警方不能对付他们么？”

“当然不是这个意思，”木兰花回答，“我的意思是，他们的船，可能停在离海岸很远的公海上，船队和直升机，都应该飞得远些。”

木兰花向那具无线电通讯仪指了一指，安妮忙将之提了过来，放在木兰花的面前，木兰花调整着频率，叫着方局长的呼号。

不一会，她就听到了方局长的声音，道：“是兰花？我们正在海面上低飞，但是，在空中要辨别犯罪者乘搭的船只，实在十分困难。”

木兰花道：“方局长，我估计，犯罪者决不会在近岸的船上，他们可能在远离海岸的公海之中，直升机不妨尽量向前飞去。”

方局长道：“如果在公海的话——”

木兰花忙道：“就算他们在公海，他们也必然不会在一艘经过任何国家政府注册的船上，他们一定是在海盗船上面的！”

刚才，方局长的话还没有讲完，木兰花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，是以她立时解除了方局长的疑虑，接着，她又道：“犯罪者的船，可能是高速的，也可能配有强力的武器，得千万小心。”

方局长道：“好的，你别关上通讯仪，我们随时保持联系。”

木兰花道：“好的！”

在经过了一阵紧张的通话之后，木兰花的伤口又一阵发痛，她的额上，不禁沁出了一连串细小的汗珠来。

安妮忙用手帕，替她抹着汗，木兰花的身子向后靠了靠，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歹徒居然对高翔下手，那么，他们的目的，决不止夺取赛车冠军了！”

安妮道：“还可能有什么目的呢？”

木兰花并不回答安妮的问题，只是喃喃地道：“那还不知道，但是一定另有目的，不然，他们是决不会那样做的！”

安妮望着木兰花道：“你还是休息一会吧。”

木兰花却突然又坐直了身子，无线电通讯仪一直没有关掉，她们可以听到直升机叶的“轧轧”声，木兰花挺直了身子，问道：“发现了什么？”

“还没有发现，”方局长立即回答，“现在，我们已经远离海岸了，海面上几乎没有船——等一等，了望手报告，远处好像有一艘船，在远程望远镜中，可以看到一个小小的黑点，但也有可能，那只是海中的一个孤岛！”

木兰花像是自己也在直升机中一样，立时道：“向那小黑点飞去！”

“是的，”方局长回答，“我们正在向那小黑点飞去，估计距离是五十里，

在一百倍的望远镜中，它也只是一个小黑点！”

的确，在望远镜中看来那也只是一个小黑点！

那天的天气十分好，海面上一片平静，视野几乎是无限远，方局长已从了望手的手中，接过了望远镜，向前观看着。

而同时，直升机也正以全速向前飞去。

方局长已可以肯定，那不是一座孤岛，而是一艘船了，可是奇怪得很，那艘船的船身，竟全部是黑色的。

方局长几乎以为自己是看错了，他揉了揉眼睛，再看，船还是黑色的。他立时道：“兰花，我们发现了一艘船，现在距离还远，我们不能肯定它是在行驶，还是停在海面，但是却有一点，很值得注意，那船是黑色的，全部都是黑色的！”

木兰花的声音，立即传了过来，道：“死神宫殿！”

方局长呆了一呆道：“什么意思？”

木兰花道：“如果那艘船是全部黑色的，那么，他就是传说中的黑色宫殿，

我在巴黎国际警方总部的时候，曾听得他们的高层人员说起过，他们知道有一个极神秘的组织。这个组织，专收买或威逼各地的高级警务人员加入他们。”

方局长吃了一惊，道：“那么高翔——”

木兰花道：“可是，他们对这个组织，却一点线索也没有，只有当中东某地的警务总监逝世之前，才透露过一点消息。”

“提及那黑色的船？”方局长问。

“是的，他提及那黑色的船，称之为死神的宫殿，方局长，现在，事情几乎可以肯定了，高翔在船上，他们的目的是胁迫高翔参加他们的组织。”

“高翔不会的。”方局长充满了信心地回答。

“所以，你们就要快些赶到了：这个组织秘密活动了那么多年，他决计不会让高翔不参加他们的组织，而又离开那艘船的！”

木兰花的话，令得方局长的心中又陡地一凛，他说道：“再将速度提高！”

驾驶员回过头来，苦笑着，道：“局长，已经不能再增加速度了。”

方局长对着通讯仪大声道：“直升机上的所有人，都作一级紧急任务的准备，检查武器，检查降落装置，我们的目标，是那黑色的船。”

木兰花的声音又传了过来，道：“局长，小心船上的射击！”

四架直升机，向着那艘黑色的船，迅速地接近，渐渐地，不必望远镜，也可以看得到了，方局长又下令直升机作散队飞行。

等到离得更近时，直升机在方局长的命令下，提高了飞行的高度。

直升机终于以最低时间，飞到了那船的上空。

一艘纯黑色的船，在蔚蓝平静的海面看来，实在是十分怪异的，那船的甲板上，一个人也没有，方局长的直升机，盘旋了一圈。

正在方局长准备下令低飞之际，突然之间，隆隆巨响，从甲板上传了起来，紧接着，在半空之中，已升起了黑烟，爆出了火花来。

那船向直升机开火了！

四架直升机并没有被船上的炮火了中，但是却也荡了一下，方局长一挥手，道：“还击！”

木兰花清楚地听到方局长的那一下命令，她立即道：“局长，别忘记高翔在船上！”

“当然记得，兰花。”方局长的声音沉稳，他究竟是一个经验老到的警务人员，“我们先摧毁船上的炮火，才能登上这艘船！”

就在方局长回答木兰花时，两架直升机，先是向外飞去，接着，机身一转，在半空之中，迅速地划了一个弧形，转返那艘黑船。

当直升机转返那艘黑船之际，机枪已然怒吼了起来。

机枪子弹像是骤雹一样，扫向黑船，黑船上的两尊炮，立时变得哑了，但是还有两尊炮，却还在不断地向上发着炮火。

但是，他却看到，至少有两个人，从隐蔽的地方之中，奔了出来，那两个歹徒即已中了弹，其中一个，才奔出了两步，便倒在甲板上。

另一个奔得远些，他奔向船舱的一扇门，那门本来是半开着的，可是在那人奔到之前的一刹那，却突然关上，那人用力撞着门。

但是他也并没有撞了多久，便倒在门口了。

方局长命令驾驶员再低飞，他已准备抢登上那艘黑船了，这时，黑船上只有一门炮，还在发生作用，有一架直升机的机翼，已被击中，正在迅速地向海中跌下去。方局长忙呼叫着那架直升机的负责警官，他听得那警官道：“我们已有了准备！”

从那架直升机中，只传来了那样一句话，那直升机已经跳进了海水之中，接着，便看到那机中的十多名警员，一起浮上了水面。

这时候，方局长的那架直升机，机轮离黑船的甲板，只不过几尺了，机枪向最后的一个炮扫去，炮声在突然间停止。

方局长的直升机已停在甲板上，他可以清楚地看到，在小型的机关炮上，伏着两个歹徒，那两个歹徒的身上，每人至少中了几十发子弹。

方局长的直升机一登上了甲板，另外两架直升机，也迅速地降落，每一架直升机中，都有十多名警员，一登上甲板，便一起跳了下来，各自找到了隐蔽的地方，躲了起来。

刚才，在船上，在半空之中，还是充满了各种各样惊心动魄的声响，可是这时，即突然之间静了下来。

只有在海面上，传来落在海中的警员，相互之间的呼叫声，他们是在呼唤着同伴，游近那黑船，以便攀上船舷来，船上的警员，也早已抛下绳索。

方局长在一块钢板的掩蔽之下，仔细地打量着那艘船，他认得出，这艘船，一定是一艘小型的巡洋舰经过改装而成的。

方局长曾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，而且，曾在海军中担任过职位相当高的联络官，是以他对这种英国制造的小型巡洋舰，可以说是十分熟悉。

那时，所有的舱门，都紧闭着。

警方已完全占领了甲板部份，但是歹徒仍然盘据在舱内，厚厚的舱房，决不是普通的枪弹所能摧毁的。歹徒自然也是料到了这一点，才负隅顽抗的。

但是方局长并不怕这一点，因为大量的援助力量，会从海面上到达，现在唯一要做的，就是不让这艘黑船驶远去！

要不然，那警轮的速度，是万万追不上巡洋舰的。

是以，他只观察了半分钟，便向船尾部份一指，向身边的警官道：“你带两个人，到船尾去破坏船的动力舱。”

那警官一挥手，弯着身，和四个警员，迅速向前奔去。也就在这时，

方局长所预料的事发生了，船身突然起了一阵震荡，已在开始行驶了！

方局长的心情，也不禁紧张起来，援军至少要在两小时之后，才能赶到，如果那艘黑船，以全速行驶，那么两小时后不知可以驶到什么地方去了！

跟前，他们虽然占着优势，但是如果另有一艘受歹徒控制的船只，和这艘黑船会合的话，那么，他们就可能全部被歼灭在海上！

现在，最重要的关键，就是能不能破坏动力舱了！

他望着那向前奔去的警官和警员，几乎甲板上所有的目光，都集中在他们几个人的身上，他们自一度钢梯上，迅速地奔上去。

也就在那一刹那间，突然“砰”的一声，传来了一下枪响，虽然立时有七八柄手提机枪，对着枪声传来处还击。

但是那带队的警官，还是受了伤。

只见他从那度钢梯之上，直跌了下来。

他的左眼上，鲜血涔涔而下，他并没有直跌到甲板上，而是跌下了几尺，立时又用手抓住了铜梯，一个警员立时退了下来，扶住了他，两人一起落到了甲板之上。

方局长沉声道。“三〇七警官替补！”

一个身形壮健的警官，立时向前，窜了过去，他在奔到那钢梯附近时，先向刚才发枪的地方，扫了一排子弹。

然后，他迅速地攀上了钢梯，他攀到了钢梯的尽头，有三个警员，已经先他到达，那地方，离动力舱的烟囱，只不过三四尺。

烟囱大约有十尺高，他们无法冲进动力舱，唯一破坏动力舱的可能，就是自那烟囱之中，投掷手榴弹。这时，那烟囱中正冒着浓烟，船行也渐渐地快了。

那警官在一个警员的手中，接过了一端系有一只铁钩的绳索，向上抛去，他连挥了两下，那铁钩总算才钩住了烟囱。

方局长大声道：“掩护他的行动！”

随着方局长的命令，所有的警员，都端过了手提机枪扫射着，他们并没有固定的扫射目标，但是在数十柄手提机枪交织而成的火网下，船上的歹徒再也没有法子再放冷枪了。

那警官向上攀着，烟囱的钢壁是热得惊人的，他的鞋子，由于不断要踏着烟囱的钢壁，便利他迅速向上攀去，已发出了一股难闻的焦臭味。

而绳索也不觉和烟囱的钢壁相碰，有好几处地方，已经变得焦黑，看来几乎要承受不住他的体重了，但见他仍然毫不退缩地向上爬着。

等他来到烟囱上，只有两三尺之际，他自腰间的皮带上，拔下了一枚手榴弹，咬开了盖子，一伸手，便抛了进去。

几乎是他才一抛手榴弹，他的手一松，便向下滑了下来，而当他滑到了一半的时候，绳子断了，他自空中跌了下来。

那警官的身手极其矫健，他虽然是从半空当中直跌了下来的，但是当他的身子在钢梯旁擦过之际，他一伸手，抓住了钢梯，稳住了身形。

也就在那一刹那间，那警官抛进烟囱去的手榴弹，也已爆炸了，那是一下闷哑的爆炸声，但是发出的震荡，却是极其剧烈的。

整度钢梯，都被震得向上扬了起来，那警官仍然附在钢梯之上，当钢梯扬起之际，他双手一松，从空中十五尺高处，向甲板上跳了下来。

他落在甲板上，身形滚动着，又一跃而起。

从那么高的半空中跃下来，他竟一点也未曾受伤！

而那时候，船身也开始剧烈地震动着，在那烟囱中，火夹着浓烟，一起喷了出来，不到五分钟，一切又变成静止了。

那警官走到了方局长的面前，方局长嘉勉地拍了拍他的肩头，道：“三〇七，你干得好！”

那三〇七号警官的年纪还很轻，这时，他正在高兴地笑着，在他的笑容之中，带着几分纯正，更洋溢着完成任务之后的快乐。

方局长自另一个警官的手中，接过了扩音器，他对着扩音器，道：“船上的所有人听着，你们是没有希望的，快投降吧，将手放在头上走出来！”

在船外发生的那一切惊天动地的变化，高翔是不知道的。高翔仍然坐在那椅上，手、足和颈际，都被厚厚的钢箍箍着。

高翔所能看到的東西，就是他跟前那幅黑幔。

高翔也听不到任何声音。可是虽然如此，他也知道，一定有些什麼不尋常的事發生了。

因为第一，已经过了半小时，可是还没有人来对付他。

第二，他又可以感到，船在突然向前驶去，如果不是从一开始就想以全速行驶，那么，船身是绝不会产生那种剧烈的震荡的。

而接下来的那一下闷哑的爆炸声，和更剧烈的震荡，高翔更可以肯定，那劣势的时候继续斗争，你们无法拘捕我，这里是公海！”

高翔冷笑道：“难道国际警方也不能够拘捕你们？”

那人怨道：“少废话，现在我放你出去，你要令他们立即撤退，这是我的条件，你是不是答应了还是要我先杀了你，再和他们对抗。”

高翔的心中，迅速地转念着，他道：“看来，还是第一个办法好一些，那么，你们先将我松开，我才能走出去。”

那人闷哼了一声，高翔也无法知道那人做了一个什么动作，因为那人自始至终，都在他的背后，但是突然之间，钢箍已松了开来。

钢箍一松，高翔立时站起。

他本来是想在一站起之后，立即转过头去，看看那个被称作“死神”的神秘人物，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人。

可是，他即没有那样的机会。

因为他才一站过来，他的背脊，便已被坚硬的枪管顶住，同时听得两三个人一起喝道：“向前走，如果转身，那是自讨苦头。”

高翔耸了耸肩，向前走去。

他才踏出了一步，面前的那幅黑幔，便自动移了开来，高翔走出了那舱房，在一条走廊中走着，那几个人的脚步声，就在他的身后。

枪口虽然已不再直接顶在他的背脊上，但是高翔却也可以觉得出，枪口一定离他很近，他来到了走廊的尽头，那时候，他也听到了方局长的声音。

一听到了方局长的声音，高翔立时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了，他冷笑着，道：“原来你们的处境，已糟到了这样的地步！”

他再没有得到什么反应，只听那人吩咐道：“将我们的行动，告诉他们！”

另一个人立时大声道：“方局长，请听我们的回答。”

他的声音，也是通过了扩音器向外传出的。

当他的声音一传出来之后方局长便静了下来。

甲板上每一个人，都可以听到那人的声音，那人继续道：“高翔在我们的手中，我想，你们也不希望牺牲他的性命的，是不是？”

“将他放出来！”方局长沉声说。

“可以，但是我们的条件是，将他放出之后，你们要立即撤退！”

方局长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在现在这样的情形下，你们有什么资格提条件？”

“那倒也不见得，”那人也冷笑看，“你以为我们的船上，真没有反抗的力量了么？你们不撤退，我们可以同归于尽。而且，这里是公海，我们的行动不合法，你们也未必合法，兄弟！”

方局长深深吸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先令高翔安全出来。”

“先答应我们的条件！”

方局长还在迟疑着，一位警官提看无线电通讯仪，来到了他的身边，低声道：“局长，兰花小姐有紧急的话要和你说话。”

方局长接过了通话仪，低声道：“兰花，这里发生了一些什么事，你全知道了的。现在，照你看，我们应该怎样。”

木兰花道：“接受他们的条件。”

方局长迟疑了一下，作为一个警务人员而论，在那样的情形下，接受歹徒的条件，那实在是难以考虑的事，他道：“可是——”

木兰花立即道：“局长，你们是在公海之中，而且，究竟在敌船上，你们应该尽量避免牺牲，救出了高翔之后，再通知国际警方对付他们。”

方局长又沉默了半晌，才道：“好！”

他说出了那个“好”字，立时又扬声道：“条件被接受了，你们应该让高翔安全离开，来到甲板上，不得有任何阴谋！”

方局长的话，高翔是听到的。

就在方局长的话一说完时，高翔看到他身后的一个人，越过了他，来到了走廊尽头的门前，打开了门，接着，在他背后的人，用力在他背后一推。

高翔向外直跌了出来。

在他向门外跌出去之际，他顺手一捞，想将那推开门的人，一起拉了出来，但是，那人的身手，却也是十分灵活。

在高翔伸手向他抓来之际，他身子陡地一转，又已闪进了门中，接着，那扇门又“砰”地一声关上了，高翔看到，自己是在船的左舱。

他也立即看到，三架直升机正停在甲板上。

他大声叫了起来，道：“方局长！”

他一叫，七八名警员和警官，便一起向他奔了过来，高翔也向前迎去，来到了船首部份，和方局长会合，方局长握住了高翔的手，道：“你没有什么吧！”

高翔笑看，道：“什么事也没有。”

他立即又低声问：“我们还不进去了？”

“很困难，”方局长回答，“三零七警官，破坏了他们的动力舱，但是这艘船是小型巡洋舰改建的，普通武器，射不进去。”

高翔道：“那我们只好暂时撤退了！”

通讯仪中又传来了木兰花的声音，道：“高翔，你快回来，我有重要的话要问你。”

高翔微笑着道：“我也有重要的话对你说。”

方局长已经挥手叫道：“登上直升机，撤退开始。”

直升机中很挤，因为有一架直升机毁于炮火，原来是四架直升机中的人，集中在三架直升机上，但是直升机还是顺利地升了空。

当直升机往回飞去时，他们在半空之中，看到了疾驶而来的气垫船，接着，又看到了水警轮，在方局长的命令下，船队也折了回去。

他们也看到，那艘黑船，也在缓缓地驶远去。

可能那黑船另有备用的动力，但是那备用的动力，一定不能使船快驶，是以歹徒才逼不得已，要将高翔放了出来的。

直升机上的警官，纷纷向高翔道贺，贺他脱了险。

高翔则向他们道谢，直升机一在警局的空地上降落，高翔立时飞车到了医院，而他到了医院之后，见了木兰花，第一句话便道：“兰花，那卷录音带，已经不在我身上了。”

木兰花坐在病床上，望着高翔，道：“事情发展到了现在这一地步，高翔，我看赛车冠军属于谁，已不很重要的了。”

高翔听得木兰花那样说，实是由衷地佩服！

因为木兰花在伤了腿之后，一直只是留在医院中，可是，她对于整个事情的发展，却还一样保持看十分正确的看法。

高翔道：“是，他们已有过那样的表示了。”

木兰花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道：“高翔，现在你可以有足够的时间来准备接受他们的收买，你明白我的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高翔的心中，陡地一动，他立即就明白了。

那其实也是他早想到过的。

当他只有半小时的限期，来考虑他的决定之际，他就想到过？如果他有足够的准备，那么，他就可以在他的身上，装置一块假的皮肤来接受烙印。

现在，木兰花提醒他的，显然就是这一点了。

是以，他立时道：“我明白。”

“他们可能立即就来找你，你还是快一点去准备的好，在你未曾准备好之前，最好你不要单独行动，以防突然的意外。”

高翔点了点头，道：“我可以和几个警员在一起，由他们保护我的。那么秀珍是不是还有必要，再参加这场赛车呢？”

“有必要的，正如你所说，收买你，是他们主要的目的，夺取赛车冠军，是他们次要的目的，我们要使他们完全落空！”

高翔点着头，站了起来，向安妮笑了一笑，道：“安妮，听方局长说，推测到我是在海面上，全是你的功劳，你真的长大了！”

安妮高兴得红了脸，但是她却也学会了木兰花的谦虚，她道：“那不算什么，倒是在船上出力最多的那位警官，十分了得。”

“是的。”高翔点头，“这位警官，是才接受警官训练毕业的，他的编号是二零七，他姓洪，名叫洪智，是一位杰出的人才。”

木兰花催促看他，道：“你该去了，高翔，你还可能遭到很多凶险，如果不将这个神秘组乱彻底摧毁，我们都不得安枕。”

高翔握着木兰花的手，又望了她好一会，才离开了病房。木兰花像是十分疲倦地闭上眼睛，安妮低声道：“兰花姐！”

木兰花“嗯”地一声，安妮又道：“兰花姐，你的意思是，当敌人再和高翔哥哥再接触时，他还应该去和敌人见面？”

木兰花仍然不睁开眼来，只是点了点头。

安妮苦笑看，道：“我不明白，好不容易将他救了出来，他为什么还要再去和敌人接触，如果他又落到敌人手中，还不是一样。”

木兰花微笑看，道：“那就大不相同了。第一，上次他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形下，被敌人胁持走的，而这次，他是有备而去。”

木兰花睁开眼来，又道：“而这一次，敌人难以再去胁持他，他和对方见面，一定是自动前去，那么，就增加了对方对他的信任。”

安妮道：“可是那烙印——”

木兰花笑道：“那太简单了，他可以在手臂上，或者大腿上，先贴上一块几乎难以辨得出的假皮肤，再来接受烙印，我叫他立即准备去。”

安妮就是因为未曾想通这个关键，是以心中才十分焦急，这时，她大大地松了一口气，因为高翔是她敬爱的人，如果高翔真的被人烙了一个烙印在身上，那对他来说，实在是不可想像的事。

就在安妮的脸上，也展开了微笑之际，“砰”地一声响，病房的门，突然被人推了开来，安妮和木兰花立时抹头看去。

用力推门进来的正是穆秀珍。她还穿着赛车时的衣服，她甚至未曾洗过脸，脸上全是油污，她一进来，便挥看手，道：“佟宁的车子真不错！”

木兰花望看她，觉得又好气，又好笑。

安妮忙道：“秀珍姐，又发生了一件大事，你可能还完全不知道，高翔哥哥——”

穆秀珍实在心急，安妮还未曾讲完，她已经一口气问了七八声“什么事”了。安妮用最简单的语言，将发生的事，讲了一遍。

穆秀珍顿足道：“安妮，你这小鬼，怎么不告诉我？”

“我不是一见你就告诉你么？”安妮眨着眼。

“我是说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！”

“秀珍，”木兰花说，“若不是安妮口快，我现在也不想告诉你，大赛车明天中午就学行，你快去洗一个澡，好好睡上一觉。”

“我睡不着，太兴奋了，兰花姐，我和那辆车，简直成为一体了，兰花姐，明天中午，你来不来看我出赛？”穆秀珍充满希望地问。

“来，我和安妮都来。”木兰花回答。

穆秀珍高兴得拉着安妮的手团团乱转了起来。

但是木兰花的心情，绝不轻松，她想到赛车手的激烈争斗，想到高翔未可知的遭遇，这一切，都令得她心中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！

高翔回到了办公室，大赛车快学行了，他的工作十分繁忙，但是他却将例行的公事，一起推开，而独自关在化装室之中。

他在肩头上，左腿上以及背后，各贴了一块假皮肤。

那块假皮肤不很厚，但高翔在假皮的背面，又加了一层石棉，那样，就算火炙的话，也不会受到真正的伤害。而且，高翔也作了试验，那假皮肤在高温之下，所发出来的那种焦臭的气味，和真的皮肤，发出来的，并没有什么不同。

以高翔的机警，能力而论，他已经吃过了一次亏，自然不会再落人敌人的手中，但是他却要故意落到对方的手中，从中加以彻底地摧毁！

如果不是那样做的话，那么，他几乎每一分钟都要小心提防，而对方又会不断地进行暗算，他完全无法过正常的生活了。

高翔自化妆室中走出来之后，一个警官已迎了上来，道：“高主任，秀珍小姐已打了好几次电话给你，她请你无论如何要听她的电话。”

“她在等看我听电话？”高翔问。

“不，她说等一会再打来。”

高翔点着头，回到了办公室中，他回去了不多久，电话铃便已响了起来，高翔拿起了电话，他首先听到了阵阵跑车的噪声。

高翔皱了皱眉，那电话自然是从新公路的开放段打来的了，接着，他便听到了穆秀珍的声音，穆秀珍在嚷叫道：“高翔，你好啊！”

高翔呆了一呆，他并不知道穆秀珍那样说，是什么意思，而就在这时，穆秀珍又迫不及待地道：“高翔，我已到兰花姐那里去过，安妮将一切全告诉我了。”

高翔苦笑了一下，道：“我被人掳走了，还有甚么可说的？”

“别提这件事了，高翔，”穆秀珍的话讲得又快又急，“明天早上，你不来看我出赛，我想，我一定是赛车的冠军了！”

高翔听得穆秀珍那样说法，不禁摇了摇头。

他道：“秀珍，这是一场国际性的大赛车，高手云集，你还是第一次出赛，怎可以那样夸大呢？我明天自然要来的，但我主要的任务，是要维持秩序！”

穆秀珍像是根本未曾听到高翔在说些甚么一样，她只是自顾自道：“我的车号是七零七号，我已将车身，喷成了金黄色。”

高翔笑了笑，道：“秀珍，我建议你别太紧张，今天晚上好好经松一下，那么，明天夺取冠军的希望，就更浓了。”

“唉，”穆秀珍叹了一口气，“我知道，但是你想想，叫我不要紧张，这不是比登天还难么？所以，我还是多练一下车的好。”

高翔笑出了声来，真的，如果穆秀珍竟能在今天晚上，好好轻松一下的话，那么，她也并不是穆秀珍了，她可能紧张得一晚睡不着。

高翔没有再说甚么，只是说道：“没有别的事么？”

“没有了，再见。”

高翔放下了电话，他打那个电话，还不到两分钟，可是在他的办公室外，已等看四五个警官，有事来向他请示了。

高翔一直忙看，在忙碌中，地也期待着那个神秘的犯罪组织，再派人向他接头，可是，一直到了深夜，仍然没有动静。

高翔在和木兰花通了一个电话之后，也不回家，就在办公室的长沙发中，和衣躺了下来，他实在已很疲倦，是以躺下之后不久，就睡看了。

那一天早上，天气晴朗，大赛车举行的日子到了。

那真是本居民的一个大日子，机关，商行，学校全部放假，方便民参观赛车，所有的交通，都作了特别的安排。

天才一亮，大批大批的市民，便拥向新公路，朝阳升起，阳光映在宽阔平坦的公路上，整条公路，简直是一条银灰色的带子一样，直伸向天际。

在赛车的起点，人潮汹涌，两旁的看台上，早已挤满了人，迟来的人，纷纷爬上了树，等到树上也爬满了人时，人又涌向附近的山头。

整条公路旁全是人，附近的山头上也全是人，至少有十五万人，从市区涌到公路来，观看这一场打动国际的大赛车。

这条新建成的公路，本来就是环形的，赛车当局计画的路程，是十二

个圈，共计路程，是六百七十哩，也就是说，赛车好手，要经过两小时以上的角逐，才能够判定谁是冠军。

赛车是在上午十时正就开始，但自九点钟起，一辆一辆的赛车，便已排在赛车的起点，每一而安车出现的时候，看台上上万的观众，便报以欢呼声和掌声，扩音器中，也播出赛车手的姓名和简历。

电视、电台和报纸的记者，穿梭也似来往看，趁机访问着各国的赛车名手，九时四十五分，扩音器中传出了激动的声音，道：“请大家注意，七〇七号金黄色的车子，由本的赛车手穆秀珍小姐驾驶，她是本市的唯一代表。”

所有的人都打动了，欢呼声、掌声，长久地持续着。

安妮也挥着手，竭力叫着。

她几乎连喉咙都哑了，穆秀珍穿着全套浅黄色的赛车装，手中托着头盔，站在车旁，她的长发，束成了一束，真是英姿飒爽。

有很多人涌向前去，要求她签名，所有的记者，几乎都围到了穆秀珍的身边，云四风在车旁，不断和各记者解释着。

等到九时五十三分，所有的车辆全集齐了，汽车的引擎声，震耳欲耳，云四风才满头大汗，挤到了看台，在木兰花和安妮的身边坐下。

安妮一看到云四风，便问道：“秀珍姐是不是很紧张？唉，要不是人那么多，我也挤出去，和她讲几句话，也是好的。”

木兰花坐在轮椅上，她的脸上，却是保持看冷静的微笑，道：“别傻了，你又不是没有和她讲过话，四风，看到高翔没有？”

云四风摇头道：“没有啊，唉，人实在太多，太乱了，我看高翔一定忙得连气也喘不过来了，啊，你看，这不是高翔么？”

云四风的话才说了一半，高翔已然出现了。

木兰花和安妮连忙循云四风所指的看去，他们看到高翔穿着全套便衣警官的制服，胸前挂满了各种各样的奖章，陪着长，从贵宾席上走下来。

市长来到了赛车起点之前，刹那之间，所有的声音，全都静了下来，车声也静了，长来到了扩音器旁，发表了简短的谈话。

然后，高翔将一辆金光闪闪的剪刀，近给了长，市长在横过公路的红缎带中，剪了一剪，红缎带剪断，欢呼声和掌声，足足持续了好几分钟。

然后，扩音器中又传出了宏亮的声音，道：“请各位注意，本第一次举办的大赛车，在枪声之后，便正式开始！”

扩音器宣而之后，每一个人的心情都紧张了起来，从看台上看下去，很难分辨出赛车手的面目，除了头盔和衣服的颜色不同之外，几乎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。

穆秀珍的车子被排在第三行，那是抽签的结果，她的双手，稳定地握住了驾驶盘，她直视看前面，准备一听到枪声，便立即向前冲去。

有经验的赛车手都知道，在百哩路程的赛车中，开始时的快慢，都不是太重要的。许多优秀的赛车手，甚至故意在开始的时候落后，使得车子的引擎运转顺利之后，再发挥车子的全部性能。

但是，穆秀珍即绝不是一个有经验的赛车手！

她非但不是一个有经验的赛车手，而且，她还是一个心急的人，是以她早已作了打算，一开始便冲向前去，不能落后。

她专心一致地望着前面，可是就在这时候，她又好像觉得身边有人在

不断地注视看她，穆秀珍忍不住转过头去，望了一眼。

她突然转过头去时，在她右侧的一个赛车手，本来是在凝视看穆秀珍的，这时，立即转头望向前面。

这两天来，穆秀珍几乎全在练车，她已经认识了大部份赛车手，和他们的车子，但这时，穆秀珍发现在她旁边的那辆车子，十分陌生。

那是一辆银灰色的车子，和她所驾的金黄色的车子，恰好成为一个强烈的对比，那车子又矮又长，轮胎比别的车子都来得阔上看便知道是一辆好赛车。

而车上的那个赛车手，我看头盔和风镜，也看不清他的面目，只觉得他的脸型很狭长，而且，他的双目之中，似乎有着一股阴森的光芒。

穆秀珍只向他看了一眼，也没有多加注意，便立时打回头去，就在那一刹，“砰”地一声，枪声已然响了起来。

随看那一下枪声，所有车辆都发出了怒吼声。

一共有五十六辆车。五十六辆赛车，齐声怒吼，所发出来的声响，实在是震耳欲聋的。

前面两排的车子才一移动，稍稍有了一点空隙，穆秀珍的车子，便“呼”地一声，在四五辆车子的空隙之间，直穿了上去。

她迅速追过了在她前面的车子，金黄色的车子，简直像一股旋风一样，在平坦的公路上，向前卷了过去，只有她一辆车子，遥遥领先

安妮在看台上，看到了这样的情形，高兴得拍起手来，道：“兰花姐，你看，是秀珍姐的车子最快！”

木兰花皱了皱眉，道：“安妮，路程的总长，将近六百哩，有什么用？秀珍实在太心急了，那并不是好的政策！”

安妮却不同意，道：“兰花姐，那也不一定，好的开始，就是一半成功，我如果参加赛车，我也一定要争取第一的。”

就这几句话工夫，所有的赛车早就驶远了！

带了望远镜来的观众，纷纷举起望远镜来，在高高了望台上的评述着，道：“带头的是七〇七号车，七〇七号车是本寮车手穆秀珍小姐驾驶的，最接近她的是十七号车，十七号车由法国赛车手蒙斯驾驶，再后面是日本赛车手——现在，已转过第一个弯，七〇七号车在转弯的时候，车身曾略略倾侧，但是仍然是在最前面”

在赛车驾驶出去之后，高翔略略松了一口气。

这天天未亮起，他就来到了赛车的现场，而直到现在为止，他几乎一停也未曾停过，这时，他想挤过人群，和木兰花去说几句话。

就算他穿着高级警官的制服，但是他想要在人群中挤过去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因为看台上的人，直在太多了！

他一直向前看着，他已看到了木兰花、安妮和云四风三人，他向他们三人看着，可是他们三人，却未曾看到高翔。

高翔心中不禁暗叹了一口气，他停了下来，抹了抹汗，就在那时候，在他的身后，突然传来了一下子十分低沉的叫声，道：“高主任！”

高翔转过身来，在他的身后，是两个身形壮硕的陌生人，高翔有点不耐烦地道：“什么事？我认识你们么？”

那两个人笑了一下，他们的笑容，是阴沉而不怀好意的，其中一个道：“高主任，有句话和你说，在这里，不怎么方便！”

高翔一听得他们那样说，心中便是一动。

他转过身来，道：“你们，是死神派来的？”

那两个中年人立时点了点头。

自从脱险后，高翔便一直在等候着“死神”再派人来找他，可是他却未曾想到，对方的人会在现在那样的情形下出现！

他有点愤怒地道：“你们看不出我很忙么？”

那两个人道：“自然，但是这件事，对高主任来说，却是极其重要，比任何的事情都重要，高主任，死神已离开了他的宫殿，就在这里！”

高翔的心中一凛，这家伙的胆子真不小，在赛车的场地附近，至少有一千名警员，但是他竟敢在这里现身，和自己会晤。

高翔抬起头来，又向木兰花所坐的地方，望了一眼。

他想先告诉木兰花一下，再去和“死神”会晤，但是那样一来，必然使“死神”起疑，是以他道：“好的，你们带我去。”

那两个陌生人打过身，向前走去。

高翔跟在他们的后面。

当高翔跟着那两人，挤过人在时，他听得扩音器中传来的声音，更是紧张，道：“三辆车子一起追近七〇七号车，其中七十三号，追得十分近，但七〇七号又增加了速度，七〇七号已驶了大半个圈，始终领先，紧跟着的是七十三号七十三号车由意大利好手昆士兰所驾驶”

高翎吸了一口气，他们一起向前走着，不一会，来到了看台的另一边，那两人向上一指，道：“看到没有，死神就在上面。”

高翔抬头向上望去。

他才向上看了一眼，便不禁一怔。他看到了很多熟面孔，那些人，大都是地曾在“死神宫殿”中见过的，足有二十人之多。

前来参观赛车的，各种各样的人都有，那三二十人的脸上又未曾写着字，他们混在观众之间，自然是不会惹人起疑的。

而“死神”一定是那些人的中间，那些人占据了好几排座位，那么，“死神”的前后左右，就全是他的自己人了。

在那样的情形下，自然也不会有外人听到他们的谈话。

但是，令得高翔奇怪的是，他们倾巢而出，如果“死神”真在他们之间，那么，他是凭什么认定自己一定会加入他们的？

如果自己一翻脸，那么，他们一定一网成擒，从这一点来看，“死神”所冒的险，实在是太大了，而且是十分不智的事。

高翔的心中暗自疑惑着，他站定了身，道：“死神在什么地方，我曾和他讲过话，然而他始终在我的背后，我并不认识他。”

那两个人道：“你向上走去，在你经过他身边的时候，他自然会吩咐你的。”

高翔略为表示不满地哼了一声。

这时候，和在“死神宫殿”中不同，他可以说是占着上风的，而对方还要安排那样神秘的会面方式，分明是对他的轻视！

但是，高翔却也没有说什么，他向上走去，当他来到了那些人之间的時候，那些人都以一种异样的眼光，望定了他。

高翔仍然无法知道这些人之间，哪一个才是这个神秘组织的首脑，因为他是曾听过他的声音，但并未曾见过他是怎样一个人。

就在那时，在高翔不远虑的两个人，各偏了偏身子，腾出了一个座位来道：“高主任，请坐。”

高翔向那两人，看了一眼。那两个人，自然全是那神秘组织中的歹徒，但是看他们的情形，却可以肯定他们一定不是首脑。

高翔略想了一想，就走了过去，在那两人之间，坐了下来。他才一坐下，便听得他身边的两人道：“高主任，请望向前面，别转头。”

高翔陡地一呆，他已听到在他后面一排的座位上，有人在更换着座位，高翔立即明白了，“死神”的确是在这看台之上！

“死神”混在那些人之间，当高翔坐定之后，他才掉换座位，坐到高翔的背后来，那样高翔仍然看不到他，但是他们即可以进行谈判！

这时，赛车的吼叫声，已隐约可闻了。

那表示，第一个圈，已快驶完了。

赛车的速度，实是惊人，从才听到赛车引擎的吼叫声，到赛车的出现，当真是一刹那间的事，是突如其来的。陡然之间，一辆金黄色的车子，箭一样射了过来！

那辆车子的车头上，“七〇七”三个号码，在闪闪生光。穆秀珍仍然驶在最前面，而紧跟着她的，一共有三辆车子之多。

那三辆车子相互之间的距离十分近，而且互相追逐着，忽前忽后，但是和穆秀珍的车子，即始终保持着十多码的距离。

穆秀珍的车子在欢呼声和掌声中疾驶而来，又在欢呼声中，陡地转了一个弯，车子在急速的转弯中，发出刺耳的声响来。

车子一转过了弯，又在欢呼声中，像一支箭一样，向前射了出来，扩音器中，评述员的声音很激动，道：“本赛车手穆秀珍小姐，首先跑完了第一，时间记录是二十分零七秒四，她的速度，每小时两百哩以上，现在，仍然是她的车子遥遥领先！”

等到穆秀珍的车子，又飞驰得看不见了，高翔才听得背后传来了他早已听得十分熟悉的，那阴沉的声音道：“你以为穆秀珍可以得到第一么？”

高翔想转过头去，可是他身旁的两个人，立时斜了斜身子，他们的手放在口袋之中，毫无疑问，他们的手中，握着手枪。

高翔没有再动，他答道：“至少，她现在是第一。”

他背后的那声音又道：“你刚才看到在她后面的那三辆车子没有了驾驶那三辆车子的人，全是我的人，他们随时可以追上她的。”

高翔冷冷地道：“你的手下，就算得了冠军，也是没有意义的事！”

那声音笑了起来，道：“对，你说得是，要紧的是高主任肯投向我们，高主任，你已有足够的时间考虑过了，怎么样？”

高翔皱了皱眉，道：“现在就决定？”

“当然是，不然，我何必到这里来，和你见面？高主任，你一有了决定，现在就可以签署文件，我们将烙印器也带来了，那是用电的。”

高翔沉声道：“在这里，你们怎能在一个高级警官的身上烙印。”

“那很简单，你将手伸向左边，我们的人，便能在你的手腕上，替你烙下印记，平时，你可以用你的手表，遮去了这个印记的。”

高翔的心中，不禁又惊又怒！

因为直到如今为止，对方的一切行动，似乎处处都高他一着；他已在身上，贴上了两处假皮肤，然而对方却又有了变卦。

高翔沉住了气，道：“我记得，在你的那艘船上，你好像说，烙印记的地方，是可以由得我自己来选择的，你难道忘了？”

那声音怪声地笑了起来，道：“我自然不曾忘记，但是现在情形不同了啊，高主任，你想想，难道我会蠢成那样，不防到你的身上，贴上一些假皮肤来骗我？”

高翔被那人一句话道破了他的秘密，他的心中，不禁更是气恼，他立时厉声道：“你别得意，我只要一声高呼，你们一定逃不了的。”

那声音笑了起来，道：“高主任，我发现你对我的估计太低了，对敌人估计太低，并不是一件好事，但是那也好，将来你在接受我的领导时，也可以心悦诚服。”

高翔气得几乎立时要高叫了起来，只要他一叫，“死神”和他的手下，唯一的办法，便是制造一场混乱，但他们脱身的机会，仍是微乎其微的。

但是，高翔却忍住了没有叫出来。

因为他想到，“死神”既然说得那样肯定，总是有恃无恐的，而他即还不知道，对方是恃着什么，才能那样毫无所惧的。

他冷笑着道：“我看不出你有什么百恃无恐之处。”

那声音道：“第一，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枪。”

高翔冷笑道：“那只有使你们每个人都死在警方的枪下，并不增加你们逃生的机会。”

那声音道：“但是，高主任，你可曾想到过，如果枪声一响，聚集在这里的两三万人，会怎么样，在混乱之中，警方有什么办法执行任务了有多少人会在混乱中被挤死？这个责任，高主任，只怕你也负不起吧！”

高翔听了，不禁闷哼一声，讲不出话来。

那声音又道：“而且，刚才我已提醒过你了，紧随在穆秀珍车后的三辆车，全是由我的人驾驶的，你明白这表示了什么？”

高翔的心中陡地一动，他双手不由自主握紧。

那声音道：“我想你明白了，那三辆车子，他们的目的，并不是在争夺冠军，他们的任务是紧随穆秀珍，穆秀珍跑第一，他们就一定要跑第二、第三、第四。穆秀珍跑第七，他们便要跑第八、第九、第十，以便随时可以追上穆秀珍！”

高翔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

他已经感到事态异乎寻常地严重了！

他并不出声，而在他的背后，那声音仍然阴阳怪气地在说着，道：“赛车本来就是死亡的游戏，在赛车之中，进行谋杀，对于一个有经验的赛车手而言，是最容易不过的事，只要小小的技巧，逼得对方的车子失事，就可以达到目的了！”

高翔只觉得自己的手心中在冒着汗。

那声音又道：“而我们有三辆车跟着穆秀珍，也就是说，要让穆秀珍的赛车失事，真是易如反掌，高主任，你同意我的说法？”

高翔缓缓地吁出一口气来，仍然不出声。

那声音道：“所以，高主任，你可以考虑的时间并不多，等到跑到第十个圈时，如果你仍然未曾作出决定，那么，我的人会接到通知，他们的车上，都装有无线电通讯仪，他们就会采取行动，那时，在赛道上，就会发生惨剧了。”

高翔勉力镇定着自己心中的怒意，他缓缓地道：“你是一头卑劣的畜牲。”

那声音笑着，道：“说得太重了，高主任，我只不过想证明两件事，第一，我在这里，是绝对安全的，我有着双重的保证。第二，你处处都比不上我，逃不出我的安排，你承认么？看，车子又开来了！”

车子又驶回了，那是第二圈了。

穆秀珍的车子，仍然在最前面。

可是，紧随在她后面的车子，却有七八辆之多，那三辆车子，也在其中，一这许多车子，几乎是在同时间，转过了一个弯的。

在转弯的时候，穆秀珍的车子，被另一辆车子，陡地超越，而穆秀珍的车子，又立时追上了去，两辆车几乎是并头前进，观众的呼叫声，是如此之热烈，将赛车发出来的噪声，也一起掩了过去，渐渐地，穆秀珍的车子，又超出了半个车身。

但是那辆车子，即又赶向前去，评述员的声音都哑了，他不断地道：“和穆秀珍展开激烈竞争的，是澳洲赛车手鲁特的车子，鲁特曾是法国大赛车的冠军，现在，两辆车子的时速，都超过了两百五十哩，这实在是罕见的竞争。”

高翔凝视着车子的远去，他看到在他手边的那个人，自座位下，提出了一个小小的手提箱来，打开了箱盖，箱内是一个蓄电池。

那是一个强力的蓄电池，那人又从箱中取出了一柄烙铁来，翻过来，向高翔扬了一扬，道：“高主任，看到没有，只是一个小小骷髅的印记，一印上，我们就是自己人了，而你也立即多了一个一百万美金的银行户口，这太简单了。”

高翔沉着声道：“我不是可以考虑到第十个圈的么？”

“是的，”那人说：“但是你没有不决定的可能，为什么不早一点下决定呢？”

高翔怒道：“那是我的事，你最好闭嘴！”

那人耸了耸肩，不再多声，他将那烙铁放回了手提箱，又合上了手提箱的箱盖，高翔站了起来，道：“我要离开一会。”

高翔已没有别的办法可想了，他唯一的办法，便是立即设法，使穆秀珍退出赛场！虽然，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，在那么紧张的赛车中，穆秀珍根本不可能听到外界任何的声音。

他才一站起，他身边的两人，也跟着站起。

高翔趁机回头看了一眼，在他身后的“死神”，一定早已走了，因为他看到的，只是一个猩猩一样的巨人，在对他傻笑。

跟着他一起站起来的那两个人立时道：“高主任，你想令穆小姐退出赛车，是不是？那只是使惨剧发出的时间提早而已。”

高翔沉声道：“我是维持秩序的总负责人，不能离开太久，我去交代一下，立即就回来，再详细考虑你们的条件，总可以吧。”

“不可以。”那人道：“除非你先接受烙印，那只要半分钟的时间就够了，高主任。再一次地提醒你，你没有考虑的余地！”

天气并不热，但高翔却觉得在他的背脊上，汗水不断地沁出来。对方的那种安排，实在太恶毒，也实在令人难以对抗了。

高翔本来就知道，要令正在疾驶中的穆秀珍退出赛车，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，而现在，那些人，却根本不让他离开。

这时，高翔可以轻而易举，指挥上千名武装警员。但是，事情也正如刚才“死神”所说的那样，在十万人聚集的场合，如果一有什么变故发生，那将会造成本市有史以来，最大的惨剧！不知有多少人会在混乱中丧生，高翔自然不能引起那样的混乱。

他向木兰花所在的地方望去，可是他看不见木兰花，看台上的人实在太多了，遮住了他的视线。高翔的心中，苦笑了一下。

在如今那样的情形下，他倒宁愿看不见木兰花，因为他看不到木兰花，木兰花自然也看不到他，那样，反而好些。

如果木兰花可以看到他的话，那么，以木兰花的机警，一定可以知道他的处境，十分不妙，但是，木兰花即也是一样无可奈何，只有徒增焦急！

高翔勉力使自己镇定，他冷冷地：“刚才，我听到的话，好像是说，我可以考虑到穆秀珍的跑车，跑到第十圈，是不是？”

在他身旁的那人道：“但是你不能离开。”

高翔耸了耸肩，他的内心，虽然焦急无比。但是他的外表，看来却仍然十分轻松。他道：“这对我来说，是一见极大的大事，我总得利用我所能利用的时间，来作慎重考虑。”

那人冷冷地道：“高主任，如果你是在拖延时间的话——”

高翔立时怒道：“放屁，我何必存心拖延时间？我可以不到这里来见你们的。如果你们对我有怀疑，那么就不必再考虑了！”

高翔的态度一强硬，那人略呆一呆，反倒软了下来笑道：“高主任，在我们还未成为自己人之前，怀疑总是免不了的！”

高翔愤然坐了下来，他身旁的两人，也跟着坐了下来。

高翔的心中在迅速地转着念，他知道“死神”就在那些人之间，如果他突然出手，制住了“死神”，自然可以解决问题了。

可是他面对着的，是一个狡猾的敌人，因为直到如今为止，他还是只听过“死神”的声音，而未曾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人！

那也就是说他无法突然出手制住“死神”，因为他根本没有动手的目标！高翔又向身边座位下，那手提箱望了一眼，他的手心仍淌着汗。

就在那时，突然听得至少有好几千人，一起高呼了起来，高翔连忙抬头看去，只见一辆黄色的赛车，突然失去了控制，冲向路边的沙包。

那辆车的赛车手，显然是在竭力想使车子停下来，车子在急速的前进中，突然追到紧急刹车，整辆车子，都横了过来。那辆车子，在快要开始第二个圈时，是驶在最前面的、紧随着这辆车子的，正是穆秀珍的那辆黄色的七〇七号车！

那辆车子在路中心打起转来，穆秀珍的车子，却以每小时两百哩的速度，就要撞了过来，眼看两辆车子一定要相撞了！

在那时候，所有的人，几乎都站了起来，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呼叫声来，这种呼叫声，实在令得任何一个人，心中都为之战栗！

因为这实在是太紧张了，每一个人都握紧了拳，有的人甚至闭上眼睛，不忍观看两辆赛车相撞的惨剧，高翔也大叫了起来：“秀珍！”

但是高翔的大叫声，完全湮没在人声之中，几乎连他自己也听不到自己的叫声。而就在那一刹那间，只见穆秀珍的车子，突然车头一侧。

在她的车子车头侧转时，她的车子几乎已倾斜了四十五度角，只见左边的两个轮着地，只要她的车，再倾多一点，那一定整辆车子都翻转了。但

是，她即控制住了车子，使之倾侧得恰到好处。车子发出尖锐的声浪，在路面上擦过。

当那一刹间，几万个人，没有一个人发出声响来，人人都屏住了气息，是以车子的轮胎，在路面擦过的那种尖锐的声响，人人可闻。

然后穆秀珍的车子，又恢复了四轮贴地，在那样惊险的过程中，她甚至没有改慢速度。

四轮贴地之后，车子弹了几下，引擎怒吼声持续着，像是旋风一样，向前转了过去。

穆秀珍避开了一次极度的凶险，那一半是她的技俩，另一半，也可能是由于她的幸运。

她才一避开了凶险，所有的观众，都松了一口气。

但是，那至多不过是一秒钟的时间，紧随在穆秀珍车后的那三辆车子，本来是一起散了开来，一辆贴在路左，两辆贴在路右，向前狂冲了过来。

那三辆车子散开，自然是为了避开那辆还在路中心打着转的车子，他们距离那辆车子较远，是以可以较早一些应变。

然而就在那一刹间，那辆横在路中心的车子的驾驶员，显然不甘心就此退出比赛，他还想竭力抢救，是以，他的车子，又发出了怒吼声，再向前驶去。

可是他却不是向前面冲去，而是冲向路左！

所有的观众，几乎都目击惨案的发生！那辆车子才一滑向路左，贴着路左驶来的那辆车，以极高的速度，撞了上去！

“轰”地一声巨响，两辆车子一起在路边翻滚着，撞到了堆在路边的很多沙包，随着轰然巨响，两辆车子，立时发生了爆炸。

其他的赛车，却像是根本未曾发生了意外一样，仍然呼啸着，在那两辆正在燃烧着的车子之旁，转了出去。转过了弯，开始他们第三圈赛程了。

刚才一连串的意外、惊险，令得评述员也停止了评述，直到这时，才听到他的声音，在救护车的急驰声中，响了起来。

他在道：“第三圈开始，现在，领先的仍是本赛安车手穆秀珍小姐，刚才出事的，是意大利安车手和美国赛车手的车子，救护人员已在展开急救！”

救护车和消防车赶到失事车子的旁边，消防车立时喷出了大量泡沫，救熄了火，为了防止泡沫影响路滑，又有很多工人，弄破了沙包，将沙撒在路面上，救护人员已经将两名赛车手，自毁坏不堪的车中，拉了出来，警员也奔向前去，维持秩序。

当时两个赛车手，被抬上担架的时候，人人都可以看出，那两个人早已死了！高翔最先是坐了下来，在他身边的人，仍然紧张地站立着。

高翔知道他们为什么紧张，因为那两个失事的赛车手中，正有一个是他们的对手他们安排了三个赛车能手，来对付穆秀珍，但是现在，刚才的意外，已使其中的一个丧生了。

当然，高翔的心中也很明白，那并不代表穆秀珍的处境，有任何的改变，在那样剧烈的竞赛中，赛道上有三个凶手，和两个凶手，作用是完全一样的。

但是高翔的心中，都也感到了一阵快慰。

而且，当高翔坐了下来之后，他身边的人，仍然站着，在注视前面之际，他的心中一动，他立时伸出左手去，握住了那手提箱的柄，将箱子向他，

移近了些。

那箱子是一具强力的蓄电池，和一有着骷髅印记的电烙铁，高翔对于那种蓄电池的构造，相当熟悉，他知道要破坏那样的蓄电池，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。他只要将连接蓄电池的烙铁之间的小股电线割断一股的话，电烙铁就难以发生作用了。

而现在：当他四周围的人，都紧张地注视看前面的情形之际，也就是他动手脚的最好机会了！他真有点后悔自己似乎动手得太迟了。

他一将手提箱移近他自己，便立时打开了箱盖，他在他的皮带中，挤出了一片锋利的刀片来，他不望向那手提箱。

他只是凭他手指摸索，摸到了那小股电线，然后，他迅速地用夹在手指中的刀片，切割了下去，当他割断电源的一刹那，一股电流，令得他的身子，不由自主，剧烈地一震。但是他割断的，只是小股电线中的一股，电流虽然令得他的身子震动，但是不足以使他触电致死。他忙缩回手来。

那时，在他身边的人，也已坐了下来。

在那一刹那，高翔的心中，实在紧张得可以，他全身的肌肉，都像是绷紧了的弓弦一样。因为他还未曾来得及关上那手提箱。

如果被对方发现，他曾打开那手提箱，并且做了手脚的话，那么，他就不会有那样的机会了，而且，对方既然已坐了下来，他自然也不能用手去合上箱盖了！

高翔的心神，显然极度紧张，但是他却知道，自己这时要做的是做什么。他这时要做的，就是吸引左边那人的注意力，尽管他的舌头很僵硬，他还是道：“你们已经损失了一个人了，是不是？死神先生呢？我想他的心中，一定很难过了！”

高翔一面说着，一面慢慢地伸过脚去。

那人问哼了一声，瞪视着道：“要对付穆秀珍的话，一个人也够了，我们损失了一个人，实在不算得什么！”

高翔点头道：“你说得对！”

他一面讲，一面脚尖在箱盖上用力点了一点，箱子的弹簧锁发出了“拍”地一声响，锁已锁上了，当弹簧锁发出“拍”的一声之际，高翔真有头发都竖了起来的感觉，因为只要那人听到了那一下声响，去检查那手提箱的话，他也糟了。

如果是在寂静的环境中，那么，那人自然会听到的，可是这时，人声嘈杂，即使他们互相之间的谈话，也要提高声音才听到，那人根本未曾听到那下声响。

高翔松了一口气，坐得离开那人一些。

就在这时，高翔的身后，突然又传出了“死神”低沉的声音，道：“高主任，考虑好了没有？第三个圈已快跑完了！”

高翔哼地一声，道：“如果你不是用谋杀穆秀珍来威胁我的话，我可能早已答应了！”

那声音笑了起来，道：“如果不是我用这个方法，你可能根本不考虑！一当你烙上了我们的印记之后，你就一定是我们的人了。”

高翔道：“那么，你何必心急？”

那声音道：“心急的是你，高主任，我想，如果给你看一些惊险的镜头那么，你的考虑会快一点。”

高翔陡地转过头去，道：“什么意思？”

他以为他突如其来地转过头去，一定可以看到在他身后，和他讲话的“死神”了。即不料他转过了头，看到坐在他身后的，仍是那露看傻笑，猩猩一的大汉，高翔不论在什么情形下，都可以肯定，那智力不会超过猩猩的大汉不会是“死神”！

是以他不禁陡然一呆，因为“死神”不可能那么快就离去的。但是，他立即明白了，因为那大汉的手中，拿着一个小形的无线电对讲机！

“死神”并不是真在他的背后，“死神”的声音，只不过是通过对讲机传过来的！

高翔陡地想到了，一股被戏弄的愤怒，和上了当的狼狈，他立时转回头来，“死神”的声音在他的背后响起，道：“哈哈，高主任，我早已说过，你不是我的对手，现在你总该承认了吧，我说的惊险镜头，是要我的两个赛车手，先表现一下他们的技巧。”

高翔缓缓地吸了一口气。

他自然知道“死神”那样说是什么意思，那是说，他要穆秀珍先遭到一点惊险，然后，令得高翔屈服。

而高翔也已打定了主意，就在他看到了那些惊险镜头之后，他就假装屈服，来接受烙印，他自己燃了一支烟，吸了一大口。

那时，赛车引擎的吼叫声，又已传回来了，穆秀珍的车子，仍然在最前面，在她车子之后的是六七辆距离很近的车子。

然而，突然之间，在那六七辆车中，有两辆陡地加快了速度，窜了上来，那两辆车子，在那刹间，所达到的速度，估计在每小时三百左右！

他们在不到十秒钟之内，就在穆秀珍的车子两旁掠过，穆秀珍也在那时，陡地堆加了车速，她又追上了它们，三辆车几乎是一起疾驶而来的。

而那两辆车，离得穆秀珍的车子十分接近，穆秀珍这时，紧张得连气也喘不过来，她倒觉得得她自己和车子，已经融为一体了！

在感觉上，她不像是驾着车在和人家竞赛，倒像是在和人家赛跑一样，车子已成了她的一部份，她不断地加大油门，车子像是要飞了起来一样。

但是那两辆车子，始终在她的旁边，而且渐渐向她挤了过来。

左边的那辆车子的车叶板，突然之间，和穆秀珍车子的车叶板擦了一下，发出极其难听的一声来，穆秀珍大叫了一声。

可是，她的叫声，连她自己也听不见。

因为那时，三辆车子的效能，几乎都发挥到了极点，引擎发出的声音，足以将任何的声响盖了过去。而就在那时候，右边的那辆车子，又陡地越过了穆秀珍的车子，就在穆秀珍的车子之前驶看，而且，速度仍在不断地加大，转眼之间，已快到转弯处了。

在转弯的时候，如果穆秀珍不能超越前面的那辆车，她就只好抢到路中心去，可是，在她左面的那辆车子，又紧紧逼着她，使她无法将车子驶向路中心而那辆车子，在转弯的时候，一定会更向左摆。

在那样的情形之下，穆秀珍的车子，只有三个可能，一个是被挤出路去，撞向路边的河里，一个是和她左边的那辆车子相挤，第三个可能，则是她不顾一切地加速，撞向前面的那辆车子。而不论她怎么做，结果却只有一个：车毁人亡！

穆秀珍在那一刹间，实是又惊又怒！

而在那一刹间又惊又怒的，自然不止她一个人，木兰花的面色，陡地变得十分难看，在木兰花身边的安妮和云四风，却一起惊呼了起来。

安妮挥看拳，尖叫着道：“他们在做什么？谋杀么？”

木兰花也紧张得说不出话来，这时，看台上的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得出，一定有什么意外发生了，穆秀珍一咬牙，陡地加速，向前冲去。

那是典型的穆秀珍性格，她绝不肯给人家挤出路去，她根本不必考虑，就选择了相撞这一条路，而且，一样要撞的话，她宁愿撞向前面。

就在她的车子，陡地加速，眼看要和前面的车子相撞的那一刹间，在她前面的那辆车子，突然离开了路边，向路中心冲了出去，让出了路来。

穆秀珍的车子，以极高的速度，紧贴着路边，突然转了一个弯，蹿地向前，穿了出去，突然领先，又已向前，风驰电掣而去！

看台上的几万人，一起松了一口气，安妮激动地道：“兰花姐，快设法停止这场赛车，他们要杀秀珍姐，你难道没有看出来么？”

云四风脸色灰白道：“那要找高翔！”

木兰花忙道：“别忙，就算是长下令，赛车也无法中止的，我看其中一定有什么变化，刚才的情形，只不过是一种威胁！”

“威胁？”安妮和云四风一起问。

“是的，高翔在什么地方？我们在看到他陪看长剪彩之后，就一直未曾见到他，我料想，他现在正和那些歹徒在一起。”

云四风和安妮两人，立时翘首四望。

但是，在几万人中，即使高翔穿着政府的警官制服，要发现他，也不是容易的事，何况高翔这时，正在他们视线不及之处。

高翔和别人一样，在看到穆秀珍前面的车子，跌向路中心，让出了路边之后，松了一口气，“死神”的声音又在他身后响起，道：“怎么样，高主任，是不是很精采？同样的情形，在我的指挥下，随时都可以出现，如果刚才，前面的那辆车子不是突然让开的话，旁边的车子再一逼，穆秀珍就要成一团焦炭了！在这样的情形下，你还有什么考虑的余地？”

高翔抹了抹额上的汗——这一点，他倒绝不是做作，因为刚才的惊险情形，的确使他出了一身汗，他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好吧！”

他将左手伸出去，同时，将他的手表，向上捋了捋。

在他左边的那人，伸手捉住了他的手，同时将手提箱打了开来，取出那电烙铁，按下了一个掣，将电烙铁按在高翔的腕背上。

他道：“高主任，在半分钟后，你会觉到疼痛，但是你一定可以忍得住，而且，那时间极短，只不过十几秒钟而已。”

高翔只要闷哼了一声，他并没有再说什么上面又吸了一口烟，他这支烟，已只剩下一个烟蒂了，但是他却并不将之抛去。

他将烟蒂伸向他的左腕，同时用右手巧妙地遮住了烟蒂。当烟头烫到了他的左腕时，他痛得身子，陡跑震动了一下。

而在那时，一阵难闻的焦臭味道，飘了出来。

那阵难闻的焦臭味，实在是他手中的烟蒂，灼焦了他的皮肤时所发出来的，但是那人即满意地笑了起来，道：“不是很痛，是不是？”

高翔自然感到了疼痛，但是那电烙铁却根本未曾热，因为高翔早已割断了其中的一条电线，高翔怒道：“好了没有？”

那人拿开了电烙铁，高翔立刻弹开烟蒂，缩回手来，同时，他也站了

起来，用衣袖盖看手腕，道：“行了，已完成了，是不是？”

只见在人丛中，一个身形很瘦小的中年人，挤了过来，伸手向高翔握看，道：“恭喜，恭喜，你是我们间的一员了！”

高翔一听到他的声音，便认出他就是“死神”了！

“死神”自然是认为高翔已接受了烙印，再也不能背叛他了，是以才现身相见的。高翔的心中，只觉得好笑！

但是，他即一点也不敢将他心中的好笑显露出脸上，他脸上，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情来，道：“我很愿意接受你的领导，你是一个了不起的人。”

那中年人奸猾地笑着，道：“现在，你可以离去了，我们会再和你联络的，如果你和我们在一起久了，会惹人起疑的。”

高翔忙道：“说得是！”

他一面向外走去，一面还挥看左手，表示他的左腕，还十分疼痛，他的左腕，的确十分疼痛，因为烟蒂已在他的手腕上，烙起了一个大水泡！

高翔才一挤下看台，云四风 and 安妮，便已看到了他，向他挥着手，叫嚷看，两个警官来到了高翔的身边，道：“高主任，兰花小姐在叫你。”

高翔也向安妮他们，挥了挥手，他低声吩咐道：“你们别转头向上看，但是记得你们现在所站的位置，向上数去，第六，七，八，九四行，每一行在这个位置，都有七八个人，全是匪党，我不能肯定他们有多少人，你多派些便衣探员，立即进行跟踪，他们可能不等散场的时候就离去，全将他们扣起来，要小心，他们身上都有枪，如果身上没有枪的，另外看管，只要查明他们是本的市民，就可以放人，并向他们说明因为事态严重，才要这样的紧急措施。”

那两个警官用心听看，高翔才一说完，他们便转身走了开去，等到高翔挤过人丛，来到了木兰花的身边时，已看到足有三五十个便衣探员，已在那看台之下了，而且，歹徒也在三三两两的离去，高翔得意地笑了起来，他成功了。

他将经过的情形向木兰花讲了一遍，木兰花虽然不轻易表示她心中的高兴。但是听到后来，她也禁不住为之眉飞色舞！

他们听完了高翔的叙述，跑车已跑到了第六圈了，到了第六圈上，竞争更加剧烈，一起转过弯的有六七辆车子之多。

其中有两辆车子，在转弯的时候，车身碰擦了一下，都向沙包撞去，观众又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怪叫声来，其中一辆车子的车轮，还直飞了出来。

幸而，那两辆车子的驾驶人，都有看卓越的技术，是以车子一撞在沙包上之后，立时停了下来，赛车手即从车中爬了出来。

穆秀珍的车子，也在那六七辆车子之中。

然而，穆秀珍却并没有占着绝对的优势，至少有三辆车子，在她的前面，由于车速实在太快了，也根本看不清楚，一下子就呼叫着驶过去了。

那时，在参加角逐的车子已只剩二十多辆了。

很多赛车手，在跑完了第五个圈之后，落后了几乎一个圈之多，已明知没有希望，而自动退出了，有的车子因为机件损坏，而不得不退出竞赛。

欧洲联合汽车公司的苟宁，也来到了木兰花的身边，他的神情，看来比任何人都紧张，他频频问道：“穆小姐有希望得冠军么？”

可是即没有人回答也，都用望远镜观察看远处的车子，第八个圈，第九个圈，很快已到了最后一圈了！

当最后一圈时，穆秀珍已显看落后了，有四辆车在她的前面，她显然尽力追上去，可是那四辆车子的速度，却快得惊人。

第十个圈，是速度最高的一圈，当车子转过了大弯，渐渐接近终点时，几万观众的情绪，简直已到了沸点，人人都站了起来，呼叫看，呐喊着。

可以看到车子驶近的时候，穆秀珍的车子在第三位，她尽力在向前追着，很快地，她追上第二辆车，两辆车并头驶看，距终点更近了。

终点的评判员，已将大旗高举了起来，他准备车子一驶过终点线，便立时推下旗来，穆秀珍的车子，离第一辆车，越来越近了！

可是，第一辆车在最后的一百码，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冲去，“呼”地一声越过了终点线，大旗挥下，旗还未举起，穆秀珍的车子也掠过了终点！

欧洲联合汽车公司的苟宁，也来到了木兰花的身边，他的神情，看来比任何人都紧张，他频频问道：“穆小姐有希望得冠军么？”

可是即没有人回答也，都用望远镜观察看远处的车子，第八个圈，第九个圈，很快已到了最后一圈了！

当最后一圈时，穆秀珍已显看落后了，有四辆车在她的前面，她显然尽力追上去，可是那四辆车子的速度，却快得惊人。

第十个圈，是速度最高的一圈，当车子转过了大弯，渐渐接近终点时，几万观众的情绪，简直已到了沸点，人人都站了起来，呼叫看，呐喊着。

可以看到车子驶近的时候，穆秀珍的车子在第三位，她尽力在向前追着，很快地，她追上第二辆车，两辆车并头驶看，距终点更近了。

终点的评判员，已将大旗高举了起来，他准备车子一驶过终点线，便立时推下旗来，穆秀珍的车子，离第一辆车，越来越近了！

可是，第一辆车在最后的一百码，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冲去，“呼”地一声越过了终点线，大旗挥下，旗还未举起，穆秀珍的车子也掠过了终点！

（全书完）

